



宋書卷四十一

癸酉二月初九日閱起至十二日午前校畢

列傳第一

臣沈約新撰

后妃

帝祖母號太皇太后母號皇太后妃號皇后漢舊制也晉武帝採漢魏之制置貴嬪夫人貴人是為三夫人位視三公淑妃淑媛淑儀脩華脩容脩儀婕妤容華克華是為九嬪位視九卿其餘有美人才人^中才人爵視千石以下高祖受命省二才人其餘仍用晉制貴嬪魏文帝所制夫人魏武帝初建魏國所制貴人漢光武所制淑妃魏明帝所制淑媛魏文帝所制淑儀脩華晉武帝所制脩容魏文帝所制脩儀魏明帝所制婕妤容華前漢舊號克華晉武帝所制美人漢光武所制世祖孝建三年省夫人脩華脩容置貴妃位比相國進貴嬪位比丞相貴人位比三司以為三夫人又置昭

中宇據史增

進文作置

儀昭容昭華以代脩華脩儀脩容又中才人克衣以為散位昭儀漢元帝所制昭容世祖所制昭華魏明帝所制中才人晉武帝所制克衣前漢舊制太宗泰始元年省淑妃昭華中才人克衣復置脩儀脩容才人良人三年又省貴人置貴姬以備三夫人之數又置昭華增淑容承徽列榮以淑媛淑儀淑容昭華昭儀昭容脩華脩儀脩容為九嬪婕妤容華克華承徽削榮凡五職班亞九嬪美人中才人才人三職為散役其後太宗留心後房擬外百官備位置內職削其名品于後

後宮通尹

準錄尚書

紫極戶主

光興戶主

官品第一

各置一人
並銓六宮

後宮削叙

準尚書令銓六宮

紫極中監尹

銓六宮

光興中監尹

銓六宮

宣融戶主

銓六宮

紫極房帥

置一人

光興房帥

置一人

官品第二

各置一人

後宮司儀

準左僕射銓人士

後宮司政

準右僕射銓人士

參議女林

準銀青光祿銓人士

中臺侍御尹

銓六宮

宣融便殿中監尹

銓六宮

采藝房主

銓六宮

又下史有
置宇

南房主

銓六宮

中藏女典

銓六宮

典坊

銓六宮

樂正

銓六宮

內保

銓人士

學林祭酒

銓人士

昭陽房帥

置一人

徽音房帥

置一人

宣融房帥

置一人

官品第三 各置一人

後宮都掌治職

置二人 準左右丞位比尚書銓人士

後宮殿中治職

置一人 準左民尚書銓人士

後宮源典治職

置一人 準祠部尚書銓人士

後宮穀帛治職

置一人 準度支尚書銓人士

中傅

置一人 銓人士

後宮校事女史

置一人 銓人士

紫極中監女史

置一人 銓人士

光興中監女史

置一人 銓人士

紫極房參事

置人無定數 銓人士有限外

宣融房參事

置人無定數 銓人士有限外

中臺侍御奏案女史

置一人 銓人士

贊樂女史

置一人 銓人士

中訓女史

置一人 銓人士

女祝史

置一人

紫極中監典

置一人

光興中監典

置一人

典樂帥

置人無定數有限外

紫極房廉帥祭酒

置一人

光興房廉帥祭酒

置一人

宣融房廉帥祭酒

置一人

官品第四

後宮通關參事

置一人

景德房參事

置人無定數銓人士

采藝房參事

置人無定數銓人士

南房參事

置人無定數銓人士

內房參事

置一人銓人士

校學女史

置一人銓人士

後宮中房帥

置二人

後宮源典帥

置二人

後宮穀帛帥

置二人

中臺帥

置一人

中臺侍御起居帥

置二人

中臺侍御詔誥帥

置二人

斯男房帥

置一人

宣豫房帥

置一人

景德房帥

置一人

采藝房帥

置一人

中藏帥

置一人

內坊帥

置一人

南房帥

置一人

外華房帥

置一人

招慶房帥

置一人

紫極諸房廉帥

置人無定數有限外

紫極中監省帥

置一人

紫極殿帥

置六人

光興殿帥

置四人

徽音監帥

置一人

徽章監帥

置一人

宣融便殿中監典

置一人

清商帥

置人無定數

總章帥

置人無定數

左西章帥

置人無定數

右西章帥

置人無定數

中厨帥

置一人

官品第五

中臺侍御執衛

置人無定數

中臺侍御監閨帥

置二人

中臺侍御監司帥

置二人

宣融便殿帥

置一人

永巷帥

置二人

後宮都掌內史

置二人

後宮殿中內史

置一人

後宮源典內史

置一人

後宮穀帛內史

置二人

後宮監臨內史

置三人

中臺侍御執法內史

置一人

中臺侍御典內史

置二人

中臺侍御節度內史

置二人

中臺侍御應內史

置六人

紫極房內史

置一人

光興房內史

置一人

助教

置一人

綵製師

置人無定數

裝飾師

置人無定數

繡師

置人無定數

織師

置人無定數

學林館師

置一人

宮閨師

置一人

教堂師

置人無定數

監解師

置人無定數

累室師

置人無定數

行病師

置人無定數

官品第六

合堂師

置二人

御清師

置二人

監夜師

置一人

諸房禁防

置人無定數

三廂禁防

置三人

諸房厨帥

各置一人

中厨廉

置三人

應闈

置六人

諸應閣

置人無定數

宮闈史

置一人

官品第七

諸房中掾

各置一人

中藏掾

各置二人

比五品敕吏

紫極供殿直儀

光興供殿直儀

總章伎儀

侍御扶持

主衣

準二衛五品敕吏比六品

供殿左右

紫極置二十人
光興置十人

左右守藏

置四人

典樂人

比諸房禁防

作儀

比王官

供殿給使

紫極置二十人
光興置十人

典殿

置人無定數

比官人

紫極三廂給事

置十人

全堂給使

置五人

宮闈給使

置六人

比房

南史作諱崇

孝穆趙皇后諱安下邳僮人也祖彪字世範治書侍御史父喬字
彥胃平原太守后以晉穆帝升平四年嬪孝皇晉哀帝興寧元年
四月二日生高祖其日以后以產疾殂於丹徒官舍時年二十一葬
晉陵丹徒縣東鄉練璧里雩山宋初追崇號謚陵曰興寧永初二
年有司奏曰大孝之德盛於榮親一人有慶光被萬國是以靈文
寵於西京壽張顯於隆漢故平原太守趙喬故洮陽令蕭卓並外

孝穆趙
皇后

興寧陵
丹徒雩山

屬尊戚不逮休寵臣等仰述聖思遠稽舊章並可追贈光祿大夫
加金章紫綬喬命婦孫可豫章郡建昌縣君卓命婦趙可吳郡壽
昌縣君孫氏東莞人也其年又詔曰推恩之禮在情所同故內樹
宗子外崇后屬爰自漢魏咸遵斯典外祖趙光祿蕭光祿名器雖
隆茅土未建並宜追封開國縣侯食邑五百戶於是追封喬臨賀
縣侯喬長子宣之仕至江乘令喬卒無子以弟孫襲之繼宣之紹
封襲之卒子祖憐嗣齊受禪國除宣之弟倫之自有傳

孝懿蕭皇后諱文壽蘭陵蘭陵人也祖亮字保祚侍御史父卓字

孝懿蕭
皇后

子略洮陽令孝穆后殂孝皇帝嫂后為繼室生長沙景王道憐臨
川烈武王道規義熙七年拜豫章公太夫人高祖為宋王又加太
妃之號高祖以十二年北伐仍停彭城壽陽至元熙二年入朝因
受晉禪在外凡五年后常留東府高祖踐阼有司奏曰臣聞道積

者慶流德積者禮備故祇敬表於崇高嘉號彰於盛典伏惟太妃
母儀之德化穆不言保翼之訓光被洪業雖幽明同慶而稱謂未
窮稽之前代禮有恒準宜式遵舊章允副羣望臣等參受宋王太
后號故有司奏猶稱太妃也上以恭孝為行奉太后素謹及即大
位春秋已高每旦入朝太后未嘗失時刻少帝即位加崇曰太皇
太后景平元年崩于顯陽殿時年八十一遺令曰孝皇背世五十
餘年古不祔葬且漢世帝后陵皆異處今可於塋域之內別為一
壙孝皇陵墳本用素門之禮與王者制度奢儉不同婦人禮有所
從可一遵往式乃開別壙與寧陵合墳初高祖微時貧約過甚
孝皇之卒葬禮多闕高祖遺旨太后百歲後不須祔葬至是故稱
后遺旨施行卓初與趙裔俱贈金紫光祿大夫又追封封陽縣侯
妻下邳趙氏封吳郡壽昌縣君卓子源之襲爵源之見于思話傳

武敬臧皇后

武敬臧皇后諱愛親東莞人也祖汪字山甫尚書郎父儁字宣又
郡功曹后適高祖生會稽宣長公主與弟高祖以儉正率下后恭
謹不違及高祖興復晉室居上相之重而后器服麤素不為親屬
請謁義熙四年正月甲午殂於東城時年四十八追贈豫章公夫
人還葬丹徒高祖臨崩遺詔留葬京師於是法駕迎梓宮祔葬初
寧陵宋初追贈儁金紫光祿大夫妻高密叔孫氏封永陵平鄉君
儁子燾燾弟熹熹子質自有傳

武敬臧皇后

武帝張夫人諱闕不知何郡縣人也義熙初得幸高祖生少帝又
生義興恭長公主惠媛永初元年拜為夫人少帝即位有司奏曰
臣聞嚴親敬始所因者本克孝之道由中被外伏惟夫人德並坤
元徽音光劭發祥兆慶誕啟聖明宜崇極徽號允備盛則從春秋
母以子貴之義遵漢晉推慶之典謹上尊號為皇太后官曰永樂

武帝張夫人

克

少帝既廢太后還璽紱隨居吳縣太祖元嘉元年拜營陽王太妃
三年薨

少帝司馬皇太妃

少帝司馬皇太妃諱茂英河內温人晉恭帝女也初封海鹽公主
少帝以公子尚焉宋初拜皇太子妃少帝即位立為皇后元嘉元
年降為營陽王妃又為南豐王太妃十六年薨時年四十七

武帝胡婕妤

武帝胡婕妤好諱道女淮南人義熙初為高祖所納生文帝五年被
譴賜死時年四十二葬丹徒高祖踐阼追贈婕妤太祖即位有司
奏曰臣聞德厚者禮遵慶深者位極故閔宮既構咏歌先妣園陵
崇衛鞏追來孝伏惟先婕妤好柔明塞淵光備六列德昭以範訓洽
母儀用能啟祚聖明奄宅四海嚴親莫逮天祿永違臣等遠準春
秋近稽漢晉謹上尊號曰章皇太后陵曰熙寧立廟於京師太后
兄子元慶位至奉朝請

熙寧陵
母儀

文帝表皇后諱齊嬀陳郡陽夏人左光祿大夫敬公湛之庶女也

文帝表
皇后

母本卑賤后年至六歲方見舉後適太祖初拜宜都王妃生子劭
東陽獻公主英娥上待后恩禮甚篤表氏貧薄后每就上求錢帛
以贍與之上性節儉所得不過三五萬三十四後潘淑妃有寵
愛傾後宮咸言所求無不得后聞之欲知信否乃因潘求三十萬
錢與家以觀上意信宿便得因此恚恨甚深稱疾不復見上上每
入必他處回避上數掩伺之不能得始與王濬諸庶子問訊后未
嘗視也后遂憤恚成疾元嘉十七年疾篤上執手流涕問所欲不
言后視上良久乃引被覆面崩于顯陽殿時年三十六上甚相悼
痛詔前永嘉太守顏延之為哀策文甚麗其辭曰龍輅纏綿容翟
結駟皇塗昭列神路幽巖皇帝親臨祖饋躬瞻宵載飾遺儀於組
旒想徂音乎珩珮悲黼筵之移御痛輦禴之重晦降輿客位撤奠

顏延之
哀策
龍輅
纏綿
容翟
結駟
皇塗
昭列
神路
幽巖
皇帝
親臨
祖饋
躬瞻
宵載
飾遺
儀於
組旒
想徂
音乎
珩珮
悲黼
筵之
移御
痛輦
禴之
重晦
降輿
客位
撤奠

殞階乃命史臣誅德述懷其辭曰倫昭麗昇有物有憑圖精初鑠

方抵始凝昭哉世族祥發慶膺祕儀景胄圖光玉繩昌輝在陰柔

明將進率禮蹈和稱詩納順爰自待年金聲夙振亦既有行素章

增絢象服是加言觀惟則俾我王風始基嬪德蕙問川流芳猷淵

塞方江泳漢再謠南國伊昔不造洪化中微用集寶命仰陟天機

釋位公宮登耀紫闈欽若皇姑允迪前徽孝達寧親敬行宗祀進

思才淑傍綜圖史發音在詠動容成紀壺政穆宣房樂昭理坤則

順成星軒潤飾德之所屆惟深必測下節震騰上清眺側有來懇

雍無思不極謂道輔仁司化莫晰象物方臻眡稜告診太和既融

取華委世蘭殿長陰椒塗弛衛嗚呼哀哉戒涼在律杪秋即交霜

夜流唱曉月升魄入神誓引五輅遷迹噉噉儲嗣哀哀列辟灑零

玉墀雨泗丹掖撫存悼亡感今懷昔嗚呼哀哉南背國門北首山

園僕人案節服馬顧轅遙酸紫蓋眇泣素軒滅綵清都夷體壽原

邑野淪藹戎夏悲嚙來芳可述往駕弗援嗚呼哀哉策既奏上自

益撫存悼亡感今懷昔八字以致其意焉有司奏謚宣皇后上特

詔曰元初后生劾自詳視之馳白太祖此兒形貌異常必破國亡

家不可舉便欲殺之太祖狼狽至后殿戶外手撥幔禁之乃止后

亡後常有小小靈應沈美人者太宗所幸也嘗以非罪見責應賜

死從后昔所任徽音殿前度此殿有五間自后崩後常閉美人至

殿前流涕大言曰今日無罪就死先后若有靈當知之殿諸窗戶

應聲豁然開職掌遽白太祖太祖驚往視之美人乃得釋大明五

年世祖詔曰昔漢道既靈博平輝絕魏國方安嘉憲啟策皆因心

所弘酌典沿誥亡外祖親王夫人柔德淑範光啟坤載屬內位闕

正攝饋闈庭儀被芳闈聞宣戚里永言感遠思追榮秩宜式傍鴻

南史有使字

胡致堂云婦人陰柔之質私暱牽制臨大事而能斷者鮮矣矧孰不愛其所育乎而素后詳視厥子見其有亡國之狀決意去其與庸流遠矣雖然非人理也虎豹豺狼尚不食其子豈有人而為此乎素后雖斷然非所當斷不若文帝之仁也世之議者以帝不斷而及禍非矣帝之不斷不在乎此父子之道天性也始生而殺之

作僂送作祇

送作太

取送作取拜送作拜入送作八送作送

眇

八字抵三十萬不否必盡日對產

有人心者不忍為也

則敬登徽序乃追贈豫章郡新淦縣平樂鄉君后之所生母也又
詔趙蕭臧光祿表敬公平樂郡君墓先未給塋戶加世數已遠胤
嗣衰陵外戚尊屬不宜使墳塋蕪穢可各給蠻戶三以供灑掃后
父湛之自有傳

文帝路淑媛諱惠男丹楊建康人也以色貌選入後宮生孝武帝
拜為淑媛年既長無寵常隨世祖出蕃世祖入討元凶淑媛留尋
陽上即位遣建平王宏奉迎有司奏曰臣聞曆集周邦徽音堯嗣
氣淳漢國沙麓發祥昔在上代業隆胙遠未有不敷陰教以闡洪
基膺淑慶以載聖哲者也伏惟淑媛柔明內昭徽儀外範合靈初
廸則庶姬仰耀引訓蕃闢則家邦被德民應惟和神屬惟祉故能
誕鍾叡躬用集大命固靈根於既殞融盛烈乎中興載厚化深聲
詠允緝宜式諧舊典恭享極號奉尊號曰皇太后宮曰崇憲太后

居顯陽殿上於閨房之內禮敬甚寡有所御幸或留止太后房內
故民間誼然咸有醜聲宮掖事祕莫能辨也孝建二年追贈太后
父興之散騎常侍興之妻徐氏餘杭縣廣昌鄉君大明四年太后
弟子撫軍參軍瓊之上表曰先臣故懷安令道慶賦命乖辰自違
明世敢緣衛戍請名之典特乞雲雨微垂灑潤詔付門下有司承
旨奏贈給事中瓊之及弟休之茂之並超顯職太后頗豫政事賜
與瓊之等財物家累千金居處服器與帝子相伴瓊之宅與太常
王僧達並門嘗盛車服衛從遣僧達僧達不為之禮瓊之以訴太
后太后大怒告上曰我尚在而人皆陵我家死後乞食矣欲臯僧
達上曰瓊之年少自不宜輕造詣王僧達貴公子豈可以此事加
臯大明五年太后隨上巡南豫州祀主以下並從廢帝即位號太
皇太后太宗踐阼號崇憲太后初太宗少失所生為太后所攝養

史有我字

文帝路淑媛

南史義嘉作
難太后心幸之
延上飲酒置毒
以進侍者引上
衣上寤以其危
上壽是日太后
崩

尋前車由史
詳

世祖盡心祇事而太后撫愛亦篤及上即位供奉禮儀不異舊日
有司奏曰夫德敷於內典章必遠化覃於外徽號宜宣伏惟皇太
后懿聖自天母儀允著義明八遠道變九圍聖明登御景昨攸改
皇太后宜即前號別居外宮詔曰朕備丁艱罰蚤嬰孤苦特蒙崇
憲太后聖訓撫育昔在蕃閭常奉藥膳中迫凶威抱懷莫遂今泰
運初啟情典獲申方欲親奉晨昏盡歡閨禁不得如所嗟尋崩時
年五十五遷殯東宮門題曰崇憲宮上又詔曰朕幼集荼蓼夙憑
德訓龕斲定業是資仁範恩著屯夷有兼常慕夫禮沿情施義循
事立可特齊衰三月以申追仰之心謚曰昭皇太后葬世祖陵東
南號曰修寧陵先是晉安王子勛未卒巫者謂宜開昭太后陵以
為厭勝修復倉卒不得如禮上性忌慮將來致災泰始四年夏詔
有司曰崇憲昭太后修寧陵地大明之世父所考卜前歲遭諸蕃

陳云路
太后撫
養明帝
而帝事
之亦孝
帝應子
勳以致
反噬亦
事未
必然者
此段出
南史而
書不載
但既開
陵毀極
有無亦
不可知
又云路
后有此
手後當
學昌后
翻酒書
巨必不

之難禮從權宜奉營倉卒未暇營改而塋隧之所山原卑陋頃年
積壤日有滋甚恒費修整終無永固且詳考地形殊乖相勢朕早
蒙慈遇情禮兼常思使終始之義載彰幽顯史官可就巖山左右
更宅吉地明審龜筮須選令辰式遵舊典以禮制今中寓雖寧
邊虜未息營就之功務在從簡舉言尋悲情如切割有司奏北疆
未緝戎役是務禮之詳略各沿時宜臣等參議修寧陵玄宮補治
毀壞權施油殿暫出梓宮事畢即窆於事為允詔可瓊之為衡陽
內史先后卒廢帝景和中以休之為黃門侍郎茂之左軍將軍並
封開國縣侯邑千戶又遣贈興之侍中金紫光祿大夫謚曰孝侯
道慶散騎常侍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謚曰敬侯立道慶女為
皇后以休之為侍中茂之黃門郎太宗廢幼主欲說太后之心乃
下令書曰太皇太后蚤垂愛遇沿情即事同於天屬前車騎咨議

肯飲

參軍路休之前丹陽丞路茂之崇憲密戚蚤延榮貴並懷所勲宜殊恒飾休之可黃門侍郎領步兵校尉茂之可中書侍郎太宗未卽位故稱令書茂之又遷司徒從事中郎休之桂陽王休範鎮北咨議參軍太宗殺世祖諸子因此陷休之等宥其諸子

孝武文穆王皇后諱憲娘琅邪臨沂人元嘉二十年拜武陵王妃生廢帝豫章王子尚山陰公主楚玉臨淮康哀公主楚佩皇女楚琇康樂公主修明世祖在蕃后甚有寵上入伐凶逆后留尋陽與太后同還京都立爲皇后大明四年后率六宮躬桑於西郊皇太后觀禮上下詔曰朕卜祥大昕測辰拂羽爰詔六宮親蠶川室皇太后降鑾從御佇蹕觀禮綠遠旣具玄統方修庶儀發椒闈化動中縣妃主以下可量加班錫廢帝卽位尊曰皇太后宮曰永訓其年崩於含章殿時年三十八附葬景靈陵后父偃字子游晉丞相

導玄孫尚嘏之子也母晉孝武帝女鄱陽公主宋受禪封永成君偃尚高祖第二女吳興長公主諱榮男少歷顯官黃門侍郎祕書監侍中元嘉末爲散騎常侍右衛將軍世祖卽位以后父授金紫光祿大夫領義陽王師常侍如故遷右光祿大夫常侍王師如故偃謙虛恭謹不以世事關懷孝建二年卒時年五十四追贈開府儀同三司本官如故謚曰恭公長子藻位至東陽太守尚太祖第六女臨川長公主諱英媛公主性妒而藻別愛左右人吳崇祖前廢帝景和中主讒之於廢帝藻坐下獄死主與王氏離婚太始初以主適豫章太守庾冲遠未及成禮而冲遠卒宋世諸王莫不嚴妬太宗每疾之湖孰令表愔妻以妒忌賜死使近臣虞通之撰妒婦記左光祿大夫江湛孫敷當尚世祖女上乃使人爲敷作表讓婚曰伏承詔旨當以臨海公主降嬪榮出望表恩加典外顧審轉

孝武文穆
皇后

景靈陵
後

讓婦表

婦女情事具此
表昔惟公主今也
昔同習惡俗慣
恒不為異此亦今
古升降之事也

蔽伏用憂惶臣寒門頓族人凡質陋閭閻有對本隔天姻如臣素
流室貧業寡年近將冠皆已有室荆釵布帶足得成禮每不自解
無偶迄茲謀訪莫尋素族弗問自惟門慶屬降公主天恩所覃容
及醜末懷憂抱惕慮不獲免徵命所當果膺茲舉雖門泰宗榮於
臣非幸仰緣聖貸冒陳愚實自晉氏以來配尚王姬者雖累經美
胄亟有名才至如王敦懾氣桓温斂威真長佯愚以求免于敬炙
足以違詔王偃無仲都之質而保露於北階何瑀闕龍工之姿而
投軀於深井謝莊殆自同於矇室殷冲幾不免於疆鉏數人者非
無才意而勢屈於崇貴事隔於聞覽吞悲茹氣無所逃訴制勒甚
於僕隸防閑過於婢妾往來出入入理之常當賓待客朋友之義
而令掃轍息駕無闕門之期廢筵抽席絕接對之理非唯交友離
異乃亦兄弟疎濶第令受酒肉之賜制以動靜監子荷錢帛之私

節其言笑姆妳爭媚相勸以嚴妮媪競前相諂以急第令必凡庸
下才監子皆葭萌愚豎議舉止則未閑是非聽言語則謬於虛實
姆妳敢恃耆舊唯贊妒忌尼媪自倡多知務檢口舌其間又有應
答問訊卜筮師母乃至殘餘飲食詰辨與誰衣被故敝必責頭領
又出入之宜繁省難衷或進不獲前或入不聽出不入則嫌於欲
疏求出則疑有別意召必以三晡為期遣必以日出為限夕不見
晚魄朝不識曙星至於夜步月而弄琴晝拱袂而披卷一生之內
與此長乖又聲影裁聞則少婢奔迸裾袂向席則老醜叢來左右
整刷以疑寵見嫌賓客未冠以少容致斥禮則有削膝象則有貫
魚本無嫚嫡之嫌豈有輕婦之謂況今義絕傍和虔恭正匹而每
事必言無儀適設辭輒言輕易我又竊聞諸主集聚唯論夫族緩
不足為急者法急則可為緩者師更相扇誘本其恒意不可貸借

陳云入不
曉出此
常情也
進不
前何故

固實常辭。或言野敗去。或言人笑我。雖家曰私理有甚。王憲發口所言。恒同科律。玉藻雖復彊佞。頗經學涉。戲笑之事。遂爲冤魂。褚駿憂憤。用致夭絕。傷理害義。難以具聞。夫螽斯之德。實致克昌。專妒之行。有妨繁衍。是以尚主之門。往往絕嗣。駙馬之身。通離曩咎。以臣凡弱。何以克堪。必將毀族淪門。豈伊身青。前後嬰此。其人雖衆。然皆患彰。遐邇事融。天朝故吞言咽理。無敢論訴。臣幸屬聖明。矜照由道。弘物以典。處親以公。臣之鄙懷。可得自盡。如臣門分世。荷殊榮足。守前基便。預提拂。清官顯宦。或由才升。一叨婚戚。咸有恩假。是以仰冒非宜。披露丹實。非唯止陳一已。規全身願。寔乃廣申。諸門憂患之切。伏願天慈。照察特賜。蠲停使燕雀微羣。得保叢蔚。蠢物含生。自己彌篤。若恩詔難降。披請不申。便當刊膚剪髮。投山竄海。太宗以此表徧示諸主。於是臨川長公主上表曰。妾遭隨

奇薄。絕於王氏。私庭囂戾。致此分異。今孤疾笑然。假息朝夕。情寄所鐘。唯在一子。契濶荼炭。特兼憐愍。否泰枯榮。繫以爲命。實願申其門。爨還爲母子。推遷僂俛。未及自聞。先朝慈愛。鑑妾丹衷。若賜使息徹歸。第定省。仰揆天旨。或有可尋。今事迫誠切。不顧典憲。敢緣恩燾。觸冒披聞。特乞還身王族。守養弱嗣。雖死之日。實甘於生。許之。藻弟懋昇。明末貴達。懋弟攸。太宰從事中郎。蚤卒。追贈黃門侍郎。弟臻。昇明末顯宦。

前廢帝何皇后諱令婉。廬江潯人也。孝建三年。納爲皇太子妃。大明五年。薨於東宮徽光殿。時年十七。塋闕。謚曰獻妃。上更爲太子。置內職二等。曰保林。曰良娣。納南中郎長史太山羊瞻女爲良娣。宜都太守袁僧惠女爲保林。廢帝卽位。追崇獻妃曰獻皇后。太宗踐阼。遷后與廢帝合葬龍山北。后父瑀。字穉玉。晉尚書左僕射。

澄曾孫也祖融大司農瑀尚高祖少女豫章康長公主諱欣男公
主先適徐喬美容色聰敏有智數太祖世禮待特隆瑀豪競於時
與平昌孟靈休東海何曷等竝以輿馬驕奢相尚公主與瑀情愛
隆密何氏外姻疏戚莫不沾被恩紀瑀歷位清顯至衛將軍大明
八年公主薨瑀墓開世祖追贈金紫光祿大夫加散騎常侍子邁
尚太祖第十女新蔡公主諱英媚邁少以貴戚居顯宦好犬馬馳
逐多聚才力之士有墅在江乘縣界去京師三十里邁每遊履輒
結駟連騎武士成羣大明末爲豫章王子尚撫軍咨議參軍加寧
朔將軍南濟陰太守廢帝納公主於後宮僞言薨殞殺一婢送出
邁第殯葬行喪禮常疑邁有異圖邁亦招聚同志欲因行幸廢立
事覺廢帝自出討邁誅之太宗卽位追封建寧縣侯食邑五百戶
子曼倩嗣齊受禪國除瑀兄子亮孝建初爲桂陽太守丞相南郡

王義宣爲逆遣參軍王師壽斷桂陽道似防廣州刺史宗慤收亮
斬之官至新安內史亮弟恢廢帝元徽初爲廣州刺史末之鎮坐
國哀期晦不到免官復起爲都官尚書末拜卒恢弟誕司徒右長
史誕弟衍最知名性躁動太宗初爲建安王休仁司徒從事中郎
仍除黃門郎未拜竟求轉司徒司馬得司馬復求太子右率拜右
率一二日復求侍中旬日之間求進無已不得侍中以怨詈賜死

文帝沈婕妤諱容

字快四

人也納於後宮爲美人生明帝拜爲

婕妤元嘉三十年卒時四十葬建康之莫府山世祖卽位追贈湘
東國太妃太宗卽位有司奏曰昔幽都追遠正邑纏哀緬慕德義
敬奉園陵先太妃德履端華徽景明峻風光宸掖訓流國闡鞠聖
誕靈蚤捐鴻祚臣等遠模漢冊近儀晉典謹上尊號爲皇太后下
禮官議謚謚曰宣太后陵號曰崇寧以太后弟道慶爲給事中泰

始三年卒追贈通直散騎常侍賜爵縣侯又追贈太后父散騎常侍母王氏成樂鄉君

明恭王皇后諱貞風琅邪臨沂人也元嘉二十五年拜淮陽王妃

明恭王皇后

太宗改封湘東王妃生晉陵長公主伯姁建安長公主伯媛太宗

即位立為皇后上常宮內大集而羸婦人觀之以為歡笑后以扇障面獨無所言帝怒曰外舍家寒乞今共為笑樂何獨不視后曰

羸

為樂之事其方自多豈有姑姊妹集聚而羸婦人形體以此為樂

外舍之為歡適實與此不同帝大怒遣后令起后兄揚州刺史景

陳云有貞風不姓其名

文以此事語從舅陳郡謝緯曰后在家為傭弱婦人不知今段遂

能剛正如此廢帝即位尊為皇太后宮曰弘訓廢帝失德太后每

加勗始者猶見順從後狂慝轉甚漸不悅元徽五年五月五日

太后賜帝玉柄毛扇帝嫌其毛柄不華因此欲加醜害已令太醫

醫

煑藥左右人止之曰若行此事官便應作孝子豈復得出入狡獪

帝曰汝語大有理乃止順帝即位齊王秉權宗室劉晁劉綽卜伯

興等有異志太后頗與相關順帝禪位太后與帝遜於東邸因遷

居丹陽宮拜汝陰王太妃順帝殂於丹陽更立第京邑建元元年

薨於第時年四十四追加號謚葬以宋后禮父僧朗事別見景文

傳

明帝陳貴妃諱妙登丹陽建康人屠家女也世祖常使尉司採訪

明帝陳貴妃

民間女子有姿色者太妃家在建康縣界家貧有艸屋兩三間上

出行問尉曰御道邊那得此艸屋當由家貧賜錢三萬令起瓦屋

尉自送錢與之家人並不在唯太妃在家時年十二三尉見其容

質甚美即以此白世祖於是迎入宮在路太后房內經二三年再呼

不見幸太后因言於上以賜太宗始有寵一年許衰歇以乞李道

史無四字

兒尋又迎還生廢帝故民中皆呼廢帝為李氏子廢帝後每自稱李將軍或自謂李統太宗卽位拜貴妃禮秩同皇太子妃廢帝踐阼有司奏曰臣聞河龍啟聖理浹民神郊電基皇慶爍天地故資敬之道粹古銘風必貴之誼眇代疑則伏惟貴妃含和日晷表淑星樞徽音峻古柔光照世聲華帝掖軌秀天嬪景發皇明祚昌睿命而備物之章未換彛策遠酌前王允陟鴻典臣等參議謹上尊號曰皇太妃輿服一如晉孝武帝太后故事置家令一人改諸國太妃曰太妃如音怡宮曰弘化追贈太妃父金寶散騎常侍金寶妻王氏永世縣成樂鄉君昇明初降為蒼梧王太妃伯父照宗中書通事舍人叔佺念步兵校尉兄敬元通直郎南魯郡太守佺念大通貨賄侵亂朝政昇明初賜死

後廢帝江皇后諱簡珪濟陽考城人北中郎長更智淵孫女太始

後廢帝江皇后

五年太宗訪求太子妃而雅信小數名家女多不合后弱小門無彊廕以下筮最吉故為太子納之諷朝士州郡令獻物多者將直百金始與太守孫奉伯止獻琴書其外無餘物上大怒封藥賜死既而原之太子卽帝位立為皇后帝既廢降為蒼梧王妃智淵自有傳

明帝陳昭華

明帝陳昭華諱法容丹陽建康人也太宗晚年痿疾不能內御諸弟姬人有懷孕者輒取以入宮及生男皆殺其母而以與六宮所愛者養之順帝桂陽王休範子也以昭華為母焉明帝崩昭華拜安成王太妃順帝卽位進為皇太妃順帝禪位去皇太妃之號順帝謝皇后諱梵境陳郡陽夏人右光祿大夫莊孫女也昇明二年立為皇后順帝禪位降為汝陰王妃莊自有傳史臣曰飲食男女民之大欲存焉故聖人順民情而為之度王宮

六列士室二等皆司事設防典文曲立若夫義篤閭闈化形邦國
古先哲王有以之致治者矣夫后妃專夕配以德升姬嬙並御進
非色幸欲使情有覃被愛罔偏流專貞內表妖蠱外息至於降班
在四簪珥成行同列者三環珮係響乃可以燮理陰教輔佐君德
宋氏藉晉世令典娉納有章倪天作儷必四岳之後雖正位天閨
禮亢尊極而衰慙易兆恩宴難留一謝屬車之塵永隔青蒲之地
是故元后憤終良有以也自元嘉以降內職稍繁椒庭綺觀千門
萬戶而淫糲怪飾變炫無窮自漢氏昭陽之輪奐魏室九華之照
曜曾不能槩其萬一徒以所選止於軍署之內徵引極乎斯阜之
間非晉氏採擇濫及冠冕也且愛止帷房權無外授戚屬餽賚歲
時不過肴漿斯爲美矣及太祖之傾惑潘姬謀及婦人大明之淪
溺殷姬並后匹嫡至使多難起於肌膚拜命行於同產又況進於
此者乎以斯言之三代二漢之亡於淫嬖非不幸也

列傳第一

十九日勘六月十九重展 仲子記

宋書四十一

宋書卷四十一 列傳第一終



東川中圖書
氏圖書

宋書卷四十二

宋書四十二

新撰
氏圖書

列傳第二

劉穆之

王弘

鄒泉云道和起自布衣協佐義熙不惟擅言宏謀溢于民睡乃其忠規遠畫潛慮密謀造膝詭辭誠有莫見其際者至于尊主卑臣之義定于馬捶之間出征入輔之勳銘于鼎彝之上史氏記為一代宗臣者徒言其

劉穆之字道和小字道民東莞莒人漢齊悼惠王肥後也世居京

口少好書傳博覽多通為濟陽江敬所知敬為建武將軍琅邪內

史以為府主簿初穆之嘗夢與高祖俱泛海忽值大風驚懼俯視

船下見有二白龍夾舫既而至一山峰巒聳秀林樹繁密意甚悅

之及高祖克京城問何無忌曰急須一府主簿何由得之無忌曰

無過劉道民高祖曰吾亦識之即馳信召焉時穆之聞京城有叫

譟之聲晨起出陌頭屬與信會穆之視不言者久之既而反室壞

布裳為縵往見高祖高祖謂之曰我始舉大義方造艱難須一軍

范光宙云天... 道和天才俊倫... 史任冠代与... 元之可方執... 也其忠謀遠畫... 造漆... 固莫... 千際... 既經... 草... 時... 耳目... 口... 應... 參... 涉... 金... 陌... 鐵... 回... 事... 卷... 瞻... 采... 維... 北... 基... 固... 宏... 德... 持... 大... 體... 者... 之... 為... 而... 太... 庶... 乎... 禮... 之... 往... 臣... 矣... 王... 故... 不... 責... 其... 協... 謀... 策... 畫... 音... 而... 特... 取... 不... 臨... 事... 之... 實... 才... 舌...

知人

劉穆之

吏甚急卿謂誰堪其選穆之曰貴府始建軍吏實須其才倉卒之際當略無見踰者高祖笑曰卿能自屈吾事濟矣卽於座受署從平京邑高祖始至諸大處分皆倉卒立定並穆之所建也遂委以腹心之任動止咨焉穆之亦竭節盡誠無所遺隱時晉綱寬弛威禁不行盛族豪右負勢陵縱小民窮蹙自立無所重以司馬元顯政令違舛桓玄科條繁密穆之斟酌時宜隨方矯正不盈旬日風俗頓改遷尚書祠部郎復爲府主簿記室錄事參軍領堂邑太守以平桓玄功封西華縣五等子義熙王季揚州刺史王謐薨高祖次應入輔劉毅等不欲高祖入議以中領軍謝混爲揚州或欲令高祖於丹徒領州以內事付尚書僕射孟昶遣尚書右丞皮沈以二議咨高祖沈先見穆之具說朝議穆之僞起如廁卽密疏白高祖曰皮沈始至其言不可從高祖旣見沈且令出外呼穆之問曰

卿云沈言不可從其意何也穆之曰昔晉朝失政非復一日加以桓玄篡奪天命已移公與復皇祚勲高萬古旣有大功便有大位大勲高非可持火公今日形勢豈得居謙自弱遂爲守蕃之將邪劉孟諸公與公俱起布衣共立大義本欲匡王成勲以取富貴耳事有前後故一時推功非爲委體心服宿定臣主之分也方敵勢均終相吞咀揚州根本所係不可假人前者以授王謐事出權道豈是始終大計必宜若此而已哉今若復以他授便應受制於人一失權柄無由可得而公功高勲重不可直置疑畏交加異端互起將來之危難可不熟念今朝議如此且相酬答必云在我厝辭又難唯應云神州治本宰輔崇要典喪所階宜加詳擇此事旣大非可懸論便擊入朝共盡同異公至京彼必不敢越公更授餘人明矣高祖從其言由是入輔從征廣固還拒盧循常居幙中畫

通鑑有
邑字

細

策決斷衆事劉毅等疾穆之見親每從容言其權重高祖愈信仗之穆之外所聞見莫不大小必白雖復閭里言謔塗陌細事皆一二以聞高祖每得民間委密消息以示聰明皆由穆之也又愛好賓遊坐客恒滿布取目以爲視聽故朝野同異穆之莫不必知雖復親暱短長皆陳奏無隱人或譏之穆之曰以公之明將來會自聞達我蒙公恩義無隱諱此張遼所以告關羽欲叛也高祖舉止施爲穆之皆下節度高祖書素拙穆之曰此雖小事然宣彼四遠願公小復留意高祖既不能厝意又稟分有在穆之乃曰但縱筆爲大字一字徑尺無嫌大既足有所包且其名亦美高祖從之一紙不過六七字便滿所薦達不進不止常云我雖不及荀令君之舉善然不舉不善穆之與朱齡石並便尺牘常於高祖坐與齡石答書自旦至中穆之得百函齡石得八十函而穆之應對無廢

凡

名史作勢

必當作書

也轉中軍太尉司馬八年加丹陽尹高祖西討劉毅以諸葛長民監留府總攝後事高祖疑長民難獨任留穆之以輔之加建威將軍置佐吏配給實力長民果有異謀而猶豫不能發乃屏人謂穆之曰悠悠之言皆云太尉與我不平何以至此穆之曰公沂流遠伐而以老母稚子委節下若一毫不盡豈容如此邪意乃小安高祖還長民伏誅十年進穆之前將軍給前軍府年布萬匹錢三百萬十一年高祖西伐司馬休之中軍將軍道憐知留任而事無大小一決穆之遷尚書右僕射領選將軍尹如故十二年高祖北伐留世子爲中軍將軍監太尉留府轉穆之左僕射領監軍中軍二府軍司將尹領選如故甲仗五十人入居東城穆之內總朝政外供軍旅決斷如流事無擁滯賓客輻輳求訴百端內外諮稟盈堵滿室目覽辭訟手答牋書耳行聽受口竝酬應不相參涉皆悉瞻

道岸云內德胡
以四禮穆之意不
負其可謂世當
良佐於言下可

通鑑作府

聽

唯曰老目視手
雖匪人不能受用
穆曰美此不七班
乎

舉又數客。臆實言談賞笑。引日旦時。未嘗倦苦。裁有閑暇。自手寫
書。尋覽篇章。校定墳籍。性奢豪。食必方丈。且輒為十人饌。穆之既
好賓客。未嘗獨餐。每至食時。客止十人。以還者。帳下依常下食。以
此為常。嘗白高祖曰。穆之家本貧賤。贍生多闕。自叨忝以來。雖每
存約損。而朝夕所須。微為過豐。自此以外。一毫不以負公。十三年
疾篤。詔遣正直黃門郎問疾。十一月卒。時年五十八。高祖在長安
聞。問驚慟哀惋者數日。本欲頓駕關中。經略趙魏。穆之既卒。京邑
任虛。乃馳還彭城。以司馬徐羨之代管。留任。而朝廷大事。當決穆
之者。竝悉北諮。穆之前軍府文武二萬人。以三千配羨之。建威府
餘悉配世子中軍府。追贈穆之散騎常侍。衛將軍。開府儀同三司。
高祖又表天子曰。臣聞崇賢旌善。王教所先。念功簡勞。義深追遠。
故司勳秉策。在勤必書。德之休明。沒而彌著。故尚書左僕。前軍

將軍臣穆之。爰自布衣。協佐義始。內端謀猷。外勤庶政。密勿軍國。
心力俱盡。及登庸朝。右尹司京畿。翼新王化。敷讚百揆。頃戎軍遠。
役居中。作扞撫寄之勲。實洽朝野。方宣讚盛。猷緝隆聖。世志績未
究。遠邇悼心。皇恩喪述。班同三事。榮哀兼備。寵靈已厚。臣伏思尋
自義熙。彈劾艱患。未弭外虞。既殷內難。彌結時屯。世故靡歲。暨寧
豈臣以寡乏。負荷國重。實賴穆之匡翼之益。豈唯讜言嘉謀。溢于
民聽。若乃忠規遠書。潛慮密謨。造膝詭辭。莫見其際。功隱於視聽
事。隔於皇朝。不可稱記。所以陳力一紀。克遂有成。出征入輔。幸不
辱命。微夫人之左右。未有寧濟其事者矣。履謙居寡。守之彌固。每
議及封賞。輒深自抑。絕所以勲高當年。而未沾茅社。撫事永傷。胡
寧可昧。謂宜加贈正司。追甄土宇。俾大賚所及。永秩於善人。忠正
之烈。不泯於身後。臣契闊屯泰。旋觀始終。金蘭之分。義深情密。是

陳云穆
之之死
天志
合二南
此也
表是傳
季友作
見文選
書選記
是作敷
百揆
大猷
扞撫寄
作寧載作
化兼作既
厚作恭服
彌結時屯
聖事
無豈字
益作對
密作密
視聽
稱作母
送脫矣字
實作實
作才兼及
大賚所及
倒文正作
執作執
表作表
密作密

以獻其乃懷布之朝聽於是重贈侍中司徒封南昌縣侯食邑千五百戶高祖受禪思佐命元勳詔曰故侍中司徒南昌侯劉穆之深謀遠猷肇基王跡勳造大業誠實匪躬今理運維新蕃屏並肇感事懷人實深悽悼可進南康郡公邑三千戶故左將軍青州刺史王鎮惡荆郢之捷尅剪放命北伐之勳參跡方叔念勤維績無忘厥心可進龍陽縣侯增邑千五百戶謚穆之曰文宣公太祖元嘉九年配食高祖廟庭二十五年四月車駕行幸江寧經穆之墓詔曰故侍中司徒南康文宣公穆之秉德佐命翼亮景業謀猷經遠元勳克茂功銘鼎彝義章典策故已嗣徽前哲宣風後代者矣近因遊踐瞻其塋域九原之想情深悼歎可致祭奠所以申永懷穆之者內史三子長子慮之嗣仕至員外散騎常侍卒子邕嗣先是郡縣為封國若自吏相並於國主稱臣去任便止至世祖孝建中始

穆之
者內史

此制為下官致敬河東王歆之嘗為南康相素輕邕後歆之與邕俱豫元會並坐邕性嗜酒謂歆之曰卿昔嘗見臣今不能見斟一盃酒乎歆之因數孫皓歌答之曰昔為汝作臣今為汝比肩既不勸汝酒亦不願汝年邕所致嗜食瘡痂以為味似鯁魚嘗詣孟靈休靈休先患瘡瘡痂落牀上因取食之靈休大驚答曰性之所嗜靈休瘡痂未落者悉褫取以飴邕邕既去靈休與何勗書曰劉邕向顧見噉遂舉體流血南康國史二百許人不問有罪無罪遞互與鞭鞭瘡痂常以給膳卒子彤嗣大明四年坐刀砍妻奪爵土以弟彪紹封齊受禪降為南康縣侯食邑千戶穆之中子式之字延叔通易好士累遷相國中兵參軍太子中舍人黃門侍郎寧朔將軍宣城淮南二郡太守在任賊貨狼藉揚州刺史王弘遣從事檢校從事呼攝吏民欲加辯覆式之召從事謂曰治所還白使君

病至此

史記卷八
卷一三有誤

劉式之於國家粗有微分偷數百萬錢何有況不偷邪吏民及文章之互在從事還具白弘弘曰劉式之辯如此奔一由此得停還為太子右率左衛將軍吳郡太守卒追贈征虜將軍從征關洛有功封德陽縣五等侯謚曰恭侯長子敬世祖初黃門侍郎敬弟衍大明末以為黃門郎出為豫章內史晉安王子助稱偽號以為中護軍事敗伏誅衍弟瑀字茂琳少有才氣為太祖所知始與王濬為南徐州以瑀補別駕從事史為濬所遇瑀性陵物護前不欲人居已上時濬征北府行參軍吳郡顧邁輕薄而有才能濬待之甚厚深言密事皆與參之瑀乃折節事邁深布情款家內婦女聞事言語所不得至者莫不倒寫備說邁以瑀與之款盡深相感信濬所言密事悉以語瑀瑀與邁共進射堂下瑀忽顧左右索單衣幘邁問其所以瑀曰公以家人待卿相與言無所隱而卿於外宣洩

瑀式

毛據南史
政刊下同

致使人無不知我是公吏何得不啟因而白之濬大怒啟太祖徙邁廣州邁在廣州值蕭簡為亂為之盡力與簡俱死瑀遷從事中郎領淮南太守元嘉二十九年出為寧遠將軍益州刺史元凶弒立以為青州刺史瑀聞即起義遣軍并送資實於荊州世祖即位召為御史中丞還至江陵值南郡王義宣為逆瑀陳其不可言甚切至義宣以為丞相左司馬俱至梁山瑀猶乘其蜀中船舫又有義宣故部曲潛於梁山洲外下投官軍除司徒左長史明年遷御史中丞瑀使氣尚人為憲司甚得志彈王僧達云廕籍高華人品冗末朝士莫不畏其筆端尋轉右衛將軍瑀願為侍中不得謂所親曰人仕官不出當入不入當出安能長居戶限上因求益州世祖知其此意許之孝建三年除輔國將軍益州刺史既行甚不得意至江陵與顏竣書曰朱修之三世叛兵一旦居荊州青油幘

下作謝宣明面見向使齊師以長刀引吾下席於吾何有政恐匈奴輕漢耳其年坐奪人妻為妾免官大明元年起為東陽太守明年遷吳興太守侍中何偃嘗案云參伍時望瑀大怒曰我於時望何參伍之有遂與偃絕及為吏部尚書意彌憤憤族叔秀之為丹陽尹瑀又與親故書曰吾家黑面阿秀遂居留安眾處朝廷不為多士其年疽發背何偃亦發背癰瑀疾已篤聞偃亡懼躍叫呼於是亦卒謚曰剛子子卷南徐州別駕卷弟藏尚書左丞穆之少子貞之中書黃門侍郎太子右衛率寧朔將軍江夏內史卒官子衷始興相以贓貨繫東冶內穆之女適濟陽蔡祐年老貧窮世祖以祐子平南參軍孫為始安太守

粗有微分偷舊本作耗石發分偷一由此得舊本作亦曰也待

王弘傳

馬道子驃騎參軍主簿時農務頓息末役繁興弘以為宜建屯田陳之曰近面所諮立屯田事已具簡聖懷南畝事與時不可失宜早督田畷以要歲功而府資單刻控引無所雖復厲以重勸肅以嚴威適足令囹圄充積而無救於事實也伏見南局諸冶募吏數百雖資以廩贍收入甚微愚謂若回以配農必功利百倍矣然軍器所須不可都廢今欲留銅官大冶及都邑小冶各一所重其功課一准揚州州之求取亦當無乏餘者罷之以充東作之要又欲二局田曹各立典軍募吏依冶募比例并聽取山湖人此皆無損於私有益於公者也其中亦應疇量分判番假及給廩多少自可一以委之本曹親局所統必當練悉且近東曹板水曹參軍納之領此任其人頗有幹能自足了其事耳頃年以來斯務弘廢田蕪廩虛實亦由此弘過蒙飾擢志輸短效豈可相與寢默有懷弗聞

何不曰居利女宣

貞之

帥

邪至於當否尊自當裁以遠鑒若所啟謬允者伏願便以時施行
庶歲有務農之勤倉有盈廩之實禮節之興可以垂拱待也道子
欲以為黃門侍郎珣以其年少固辭珣頗好積聚財物布在民間
珣薨弘悉燔燒券書一不收責餘舊業悉以委付諸弟未免喪後
將軍司馬元顯以為諮議參軍加寧遠將軍知記室事固辭不就
道子復以為諮議參軍加建威將軍領中兵又固辭時內外多難
在喪者皆不終其哀唯弘固執得免桓玄尅京邑收道子付廷尉
臣吏畏恐莫敢瞻送弘時尚在喪獨於道側拜攀車涕泣論者稱
焉高祖為鎮軍召補諮議參軍以功封華容縣五等侯遷琅邪王
大司馬從事中郎出為寧遠將軍琅邪內史尚書吏部郎中豫章
相盧循寇南康諸郡弘奔尋陽高祖復命為中軍諮議參軍遷大
司馬右長史轉吳國內史義熙十一年徵為太尉長史轉左長史

史有其字

史作道側
不辭

從北征前鋒已平洛陽而未遣九錫弘銜使還京師諷旨朝廷時
劉穆之掌留任而旨反從北來穆之愧懼發病遂卒而高祖還彭
城弘領彭城太守宋國初建遷尚書僕射領選太守如故奏彈謝
靈運曰臣聞閑厥有家垂訓大易作威專戮致誠周書斯典或違
刑茲無赦世子左衛率康樂縣公謝靈運力人桂典淫其嬖妾殺
興江渙棄尸洪流事發京畿播聞遐邇宜加重劾肅正朝風案世
子左衛率康樂縣公謝靈運過蒙恩獎頻叨榮授聞禮知禁為日
已久而不能防閑闔致茲紛穢罔顧憲軌忿殺自由此而勿治
典刑將替請以事見免靈運所居官上臺削爵土收付大理治罪
御史中丞都亭侯王准之顯居要任邦之司直風聲噂嗜曾不彈
舉若知而弗糾則情法斯撓如其不知則尸昧已甚豈可復預班
清階式是國憲請免所居官以侯還散輩中內臺舊體不得用風

陳三穆
三穆
首或

聲舉彈此事彰赫暴之朝野。執憲茂聞羣司循舊國典既頽所虧者重。臣弘忝承人乏位副朝端若復謹守常科則終莫之糾政所以不敢拱默自同秉爨違舊之愆伏須准。歲高祖令曰靈運免官而已。餘如奏端右肅正風軌誠副所期豈拘常儀自今爲永制。十四年遷監江州豫州之西陽新蔡二郡諸軍事撫軍將軍江州刺史至州省賦簡役百姓安之。永初元年加散騎常侍以佐命功封華容縣公食邑二千戶。三年入朝進號衛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高祖因宴集謂羣公曰我布衣始望不至此傅亮之徒竝撰辭欲盛稱功德弘率爾對曰此所謂天命求之不可得推之不可去時人稱其簡典。少帝景平二年徐羨之等謀廢立召弘入朝太祖卽位以知策安社稷進位司空封建安郡公食邑千戶上表固辭曰臣聞趙武稱隨會夫子之家事治言於晉國無隱情臣千載幸會謬

荷榮遇雖以智能虛薄政績茂聞而言無隱情竊所庶幾向令天啟其心預定大策而名編司勳功不見紀固將請不賞之罪懸龍蛇之書豈當稽違成命苟修小節但無功勤暴之四海進闕君子勞心之謀退微小人勞力之效而聖朝僭賞於上愚臣苟忝於下則爲厚誣當時永貽口實竊財之誚比此爲輕惟塵盛猷虧玷爲大微躬所惜一朝亦盡非唯仰塵國紀實亦俯畏友朋憂心彌忝胡顏靡託且凡人之交尚申知己況在明主可用理干所以敢遂愚狷守之以述乃見許加使持節侍中改監爲都督進號車騎大將軍開府刺史如故徐羨之等以廢弒之罪將見誅弘旣非首謀弟曇首又爲上所親委事將發密使報弘羨之等誅徵弘爲侍中司徒揚州刺史錄尚書給班劍三十人上西征謝晦弘與驃騎彭城王義康居守入任中書下省引隊仗出入司徒府權置參軍五

年春大旱弘引咎遜位曰臣聞三才雖殊其致則一故世道休明五福攸應政有得失咎徵必顯臣抑又聞之台輔之職論道讚契上佐人主變理陰陽位以德授則和氣淳穆寇竊非據則譴見於天是以陳平有辭不濫王者之局邴吉停駕大懼牛喘之由斯固有國之所同天人之遠旨陛下聖哲裕世光隆宜休徵表祥醴泉苾涌而頃陰陽隔并亢旱成災秋無嚴霜冬無積雪疾厲之氣彌歷四時此豈非任失其人覆餗之咎臣以庸短自輦凡流謬逢嘉運叨恩在昔陛下忘其不腆又重之以今任正位槐鼎統理神州珥貂衣袞總錄朝端內外要重頓萃微躬窮極寵貴人臣莫比令德居之猶或難稱矧伊陋昧何以充任此之易了不俟明識但受命之始屬值時艱六戎親戒憂及社稷誠是臣下致節忘身之時當有何心塵撓聖聽所以僂俛從事循牆馳驅志在宣力慮不及

編

遠既鯨鯢折首西夏底便宜調其本懷避賢謝拙而常人偷安日甘後一日實亦仰佩天眷未能自已荏苒推遷忽及三載遂令負乘之釁彰著幽明愆伏之災患纏氓庶上缺皇朝緝熙之美下增官謗覆折之災伏念惶赧五情飛散雖日厚顏何以寧處不遠而復大易攸稱小懲大戒細人之福近復之美非所敢決懲戒之幸竊懷庶幾今履端惟始朝慶禮畢輒還私門思愆家巷庶微塞天譴少弭謗讟伏願鑑其所守即而許之臨啟愧塞不自宣盡先是彭城王義康為荊州刺史鎮江陵平陸令河南成粲與弘書曰僕聞軌物設教必隨時制宜世代盈虛亦與之消息夫勢之所處非親不居是以周之宗盟異姓為後權軸之要任歸二南斯前代之明謦當今之顯輒明公位極台鼎四海具瞻劬勞夙夜義同吐握而總錄百揆兼牧畿甸功實盛大莫之與儔天道福謙宜存挹損

誦詔致書俱不載疑是謬誤

成案與和書

轍

驃騎彭城王道德昭備上之懿弟宗本歸源所應推先宜出據列
蕃齊光曾衛明公高枕論道燮理陰陽則天下和平災害不作福
慶與大宋升降享年與松喬齊久名垂萬代豈不美歟弘本有還
志挾粲言由是固自陳請乃降爲衛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六年弘
又上表曰臣聞異姓爲後宗周之明義親不在外有國之所先故
魯長滕君春秋所美楚出棄疾前史垂誠矧乃茂親明德道光一
時述職侯甸朝政弗及而以庶族庸陋浮華之臣超踰先典居中
贊契豈所以憲章古式緝熙治道驃騎將軍臣義康徽猷淵邈明
德彌劭敷政江漢化被荆南縉紳屬情想樂當務周旦之寄不謀
同詞分陝雖重比此爲輕臣實空閭階恩踰越俯積素餐仰玷盛
化公私二三無一而可昔孫叔未進優孟見弋展季在下臧文貽
譏況道隆地昵義兼前禮臣於古人無能爲役負乘竊位萬物謂

指

弘本表

何雖曰厚顏胡寧以處斯亡之懼實疚其心乞解州錄以充民望
伏願陛下遠存至公近鑑丹款俯順朝野改授親賢豈惟下臣獲
免大戾凡厥衆隸孰不慶幸若天眷罔已脫復遲回請出臣表逮
聞外內朝議輿誦或有可擇詔曰省表遠擬隆周經國之體近述
大易卑牧之志三復冲旨良用憮然公體道淵虛明識經遠毗翼
艱難勲猷光茂俾朕獲辰居垂拱司契委成豈容高遜總錄固辭
神州使成務有虧以重朕之不德邪深存體國所望寅亮驃騎親
賢之寄地均且夷還入內輔參讚機務輒敬從所執義康由是代
弘爲司徒與之分錄弘又表曰近冒表聞披陳愚管實冀天鑒體
其至誠而奉被還詔未蒙酬察徒塵聖覽仰延優旨顧影慙惶罔
識攸厝臣忝荷要重四載於今既違前史量力之誠又微古人進
賢之美尸位固寵日積官謗旋觀周行興愧已後況在親賢朝野

九

厚

弘本表

歸德甫思引身曷云能補惟塵大典虧喪已多不悟天眷之隆復垂恩獎名器弗改蒙寵如舊感遇自揆茫若無涯臣義康既總錄百揆毗讚盛化忝廁下風謬有所內朝細務庶可免竭神州任重望實兼該臣何人斯寇竊不已爲爾推遷覆敗將及就無人事之愆必有陰陽之患伏念惟憂疹如疾首不知何理可以自安但成旨已決渙汗難反加臣懦劣少無此志進不能抗言陳辭以死自固退不能重置冰鮮食爲瘠祇畏天威遂復俛仰至於攝督所部料綜文案曹局吏役所須不多其餘文武皆爲冗長相府初建或有未充請留職僚同事而已自此以外及諸資實一送司徒臣受恩深重休戚是預義無虛飾苟自貶損伏願聖察特垂許順不令誠訴其見抑壘上又詔曰衛軍表如此司徒宜須事力可順公雅懷割二千人配府資儲不煩事送弘博練治體留心庶事

酌時宜每存優允與八座丞郎疏曰同位犯法無士人不罪之科然每至詰謫輒有請訴若垂恩宥則法廢不可行依事糾責則物以爲苦怨宜更爲其制使得憂苦之衷也又主守偷五匹常偷四十匹並加大辟議者咸以爲重宜進主偷十匹常偷五十匹死四十四匹降以補兵旣得小寬民命亦足以有懲也想各言所懷左丞江與議士人犯盜賊不及棄市者刑竟自在贓汙淫盜之目清議終身經赦不原當之者足以塞愆聞之者足以鑒誠若復雷同羣小謫以兵役愚謂爲苦符伍雖比屋隣居至於士庶之際實自天隔舍藏之罪無以相關奴客與符伍交接有所藏蔽可以得知是以罪及奴客自是客身犯愆非代郎主受罪也如其無奴則不應坐石丞孔默之議君子小人旣雜爲符伍不得以相檢爲義士庶雖殊而理有聞察譬百司居上所以下不必躬親而後同坐是

故犯違之日理自關今罪其養子典計者蓋義存戮僕如此則無
奴之室豈得宴安但既云復士宜令輸贖常盜四十匹主守五匹
降虎補兵雖大存寬惠以紓民命然官及二千石及失節士大夫
時有犯者罪乃可戮恐不足以補兵也謂此志可施小人士人自
還用舊律尚書王淮之議昔爲山陰令士人在伍謂之押符同伍
有愆得不及坐士人有罪符伍糾之此非士庶殊制寔使卽刑當
罪耳夫束修之胄與小人隔絕防檢無方宜及不逞之士事接羣
細既同符伍故使糾之于時行此非唯一處左丞議奴客與鄰伍
相關可得檢察符中有犯使及刑坐卽事而求有乖實理有奴客
者類多使役東西分散任家者少其有停者左右驅馳動止所須
出門甚寡典計者在家十無其一奴客坐伍濫刑必衆恐非立法
當罪本旨右丞議士人犯偷不及大辟者宥補兵雖欲弘士懼無
以懲邪乘理則君子違之則小人制嚴於上猶冒犯之以其宥科
犯者或衆使畏法其心乃所以大宥也且击庶異制意所不同殿
中郎謝元議謂宜先治其本然後其末可理本所以探士大夫於
符兩束所以檢小人邪可使受檢於小人邪士犯坐奴是士庶天
隔則士無弘庶之由以不知而押之於伍則是受檢於小人也然
則小人有罪士人無事僕隸何罪而令坐之若以實相交關貴其
聞察則意有未因何者名實殊章公私異令奴不押符是無名也
民之資財是私賤也以私賤無名之人豫公家有實之任公私混
淆名實非允由此而言謂不宜坐還從其主於事爲宜無奴之士
不在此例若士人本檢小人則小人有過已應獲罪而其奴則義
歸戮僕然則無奴之士未合宴安使之輸贖於事非謬二科所附
惟制之本耳此自是辯章二本欲使各從其分至於求之管見宜

附前科區別士庶於義爲美盜制按左丞議士人既終不爲兵革
幸可同寬宥之惠不必依舊律於議咸允吏部郎何尚之議按孔
右丞議士人坐符伍爲臯有奴臯奴無奴輪贖既許士庶緬革則
聞察自難不宜以難知之事定以必知之法夫有奴不賢無奴不
必不賢今多僮者傲然於王憲無僕者怵迫於時網是爲恩之所
霑恒在程卓法之所設必加顏原求之鄙懷竊所未愿謝殿中謂
奴不隨主於名分不明誠是有理然奴僕實與閭里相關今都不
問恐有所失意同左丞議弘議曰尋律令旣不分別士庶又士人
同坐伍罹謫者無處無之多爲時恩所宥故不盡親謫耳吳及義
興適有許陸之徒以同符合給二千石論啟丹書已未問會稽士
人云十數年前亦有四族坐比被責以時恩獲停而王尚書云人
舊無同伍坐所未之解恐蒞任之日偶不值此事故邪聖明御世

士人誠不憂至苦然要須臨事論通上千天聽爲紛擾不如近爲
定科使輕重有節也又尋甲符制蠲士人不傳符耳令史復除亦
得如之共相押領有違糾列了無等衰非許士人間里之外也諸
議云庶士緬絕不相參知則士人犯法庶民得不知若庶民不許
不知何許士人不知小民自非超然簡獨永絕塵糝者比門接棟
小以爲意終自聞知不必須日夕來往也右丞百司之言粗是其
況如衰陵士人實與里巷關通相知情狀乃當於冠帶小民今謂
之士人便無小人之坐署爲小民輒受士人之罰於情於法不其
頗歟且都令不及士流士流爲輕則小人令使徵預其罰便事至
相糾閭伍之防亦爲不同謂士人可不受同伍之謫耳罪其奴客
庸何傷邪無奴客可令輪贖又或無奴僮爲衆所明者官長二千
石便當親臨列上依事遣判偷五匹四十匹謂應見優量者實以

小吏無知臨財易昧或由疏慢事蹈重科求之於心常有可愍故欲小進匹數寬其性命耳至於官長以上荷蒙祿榮付以局任當正已明憲檢下防非而親犯科律亂法冒利五匹乃已爲弘矣士人無私相偷四十匹理就使至此致以明罰固其宜耳並何容復加哀矜且此輩士人可殺不可謫有如諸論本意自不在此也近聞之道路聊欲共論不呼乃爾難精既衆議糾紛將不如其已若呼不應停寢謂宜集議奏聞決之聖旨太祖詔衛軍議爲允弘又上言舊制民年十三半役十六全役當以十三以上能自營私及公故以克役而考之見事猶或未盡體有彊弱不皆稱年且在家自隨力所能堪不容過苦移之公役動有定科循吏隱恤可無其患庸宰守常已有勤劇况值苛政豈可稱言乃有務在豐役增進年齒孤遠貧弱其敝尤深至今依寄無所生死靡告一生之切逃

竄求免家人遠討胎孕不育巧避羅憲實亦由之今皇化惟新四方無事役召之應存乎消息十五至十六宜爲半丁十七爲全從之其後弘寢疾弘表屢乞骸骨上輒優詔不許九年進位太保領中書監餘如故其年薨時年五十四卽贈太保中書監給卽加羽葆鼓吹增班劔爲十六人侍中錄尚書刺史如故謚曰文昭公配食高祖廟庭其年詔曰乃者三逆煽禍實繁有徒爰初遵養暨于明罰外虞內慮實維艱難故太保華容縣公弘故衛將軍華故左光祿大夫曇首抱義懷忠乃情同至籌謀廟堂竭盡智力經營艱險簡自朕心國恥旣雪尤膺茅土而竝執謙挹志不命踰故用佇朝典將有後命盛業不究相係殞落永懷傷歎痛恨無已弘可增封千戶華曇首封開國縣侯食邑各千戶護軍將軍建昌公彥之深誠密謨比踪齊望其復先食邑以酬忠勳又詔聞王太保家便

已匱乏清約之美同規古人言念始終情增悽歎可賜錢百萬米
千斛世祖大明五年車駕遊幸經弘墓下詔曰故侍中中書監太
保錄尚書事揚州刺史華容文昭公弘德猷光劭鑒識明遠故散
騎常侍左光祿大夫太子詹事豫章文侯曇首夙尚恬素理心貞
正竝綢繆先眷契闊屯夷內亮王道外流徽譽以國圖令勛民思
茂惠朕薄巡都外瞻覽墳塋永言想慨良深于懷便可遣使致祭
墓所弘明敏有思致既以民望所宗造次必存禮法凡動止施爲
及書翰儀體後人皆依倣之謂爲王太保家法雖歷任藩翰不營
財利薨亡之後家無餘業而輕率少威儀性又褊隘人忤意者輒
面加責辱少時嘗樗蒲公城子野舍及後當權有人就弘求縣辭
訴頗切此人嘗以蒲戲得罪弘詰之曰君得錢會戲何用祿爲答
曰不審公城子野何在弘默然子錫嗣少以宰相子起家爲員外

散騎歷清職中書郎太子左衛率江夏內史高自位遇太尉江夏
王義恭當朝錫箕踞大坐殆無推敬卒官子僧亮嗣齊受禪降爵
爲侯食邑五百戶弘少子僧達別有傳弘弟虞廷尉卿虞子深有
美名官至新安太守虞弟抑光祿大夫抑弟孺侍中孺弟曇首別
有傳弘從父弟練晉中書令珉子也元嘉中歷顯官侍中度支尚
書練子釗世祖大明中亦經清職黃門郎臨海王子項晉安王子
勛征虜前軍長史左民尚書太宗初爲司徒左長史隨司徒建安
王休仁出赭圻時居母憂加冠軍將軍忤犯休仁出爲始興相休
仁恚之不已太宗乃收付廷尉賜死

史臣曰晉綱弛紊其漸有由孝武守文於上化不下及道子昏德
居宗憲章墜矣重之以寶國啟亂加之以元顯嗣虐而祖宗之遺
典羣公之舊章莫不葉散水離掃地盡矣至威不樹臣道專行國

典人殊朝網家異編戶之命竭於豪門王府之蓄變為私藏由是禍基東妖難結天下蕩蕩然王道不絕者若經高祖一朝創義事屬橫流改亂章布平道尊主卑臣之義定於馬樞之間威令一施內外從禁以建武永平之風變太元隆安之俗此蓋文宣公之為也為一代宗臣配饗清廟豈徒然哉

列傳第二

宋書四十二

朱里云劉穆之殷景仁有當世之志作史者稱高祖王業漸隆非無可取矣大凡人君創業於此論略或在周秦以上其時去古未遠有功名不能有道德不曰霸則雖多智謀之士無足深錄或在周秦以下其時民不聊生無道德止有功名稱曰王則解屬智謀之士能匡厥其君以拯起其臣亦為史書所不錄以今重觀穆之景仁之匡厥若此豈不足特為開創王業之本務乎高祖念廣國久不下城陷將坑之韓範力諫止相難入寇江陵士民皆暗與通書許為內應謀賊劉道規焚不視眾乃大受此尤為論略與王者之所不能廢棄矣

宋書卷四十二

列傳第二

終 南史年勳誌 六月五日再展改

氏圖國南

宋書卷四十三

宋書四十三

氏圖國南

列傳第三

徐羨之

王立麟云徐羨之傳亮謝晦之死猶晉之里克衛之寘喜也文帝不失為

傅亮

檀道濟

徐羨之字宗文東海郟人也祖寧尚書吏部郎江州刺史未拜卒父祚之上虞令羨之少為王雅太子少傅主簿劉牢之鎮北功曹尚書祠部郎不拜桓脩撫軍中兵曹參軍與高祖同府深相親結義旗建高祖版為鎮軍參軍尚書庫部郎領軍司馬與謝混共事混甚知之補琅邪王大司馬參軍司徒左西屬徐州別駕從事史太尉諮議參軍義熙十一年除鷹揚將軍琅邪內史仍為大司馬從事中郎將如故高祖北伐轉太尉左司馬掌留任以副貳劉穆

王立麟云霍光廢昌邑王廢之已爾徐羨之廢廢廢則則殺管陽且傳亮手握朝權而使謝晦檀道濟擁重兵于外卒之宜都一殺羨之使道濟討晦取之如孤雛然向之自為計者適而速其死耳雖然三人固非不忠於宋者也亮之言曰受先帝布衣之眷豈昏之明社稷之計也欲加之罪其無辭乎晦之言曰臣等若志欲扶植初廢管陽陛下

在遠。武皇之子。尚有童幼。擁以號令。誰敢非之。豈不泝流三千。里。虛館之。自。理。實。旗。者。哉。皆。實。語。也。帝。惡。其。信。殺。之。可。耳。并。殺。其。子。弟。及。兄。弟。之。子。亮。獨。以。江。陵。之。誠。免。其。子。過。美。宜。其。不。以。令。終。也。

胡致堂云漢魏而後人君即位則施惠必自大臣始以報翼戴之助也高祖因晉子年一旦得之腹心羽翼莫先于徐傅二公徐年然後班賞夫徐傅非能忘懷榮利高祖豈忘于酬功而所蒙反若不及王謚何也初帝既受珠禮欲速得之而徐傅不知大勸晉主致帝自言亮然後悟是二人于禪授之幾無能為力此帝所以緩若不經意者歟昔劉穆之有言劉孟諸公俱起非委體心腹定君臣之分也愚謂徐傅何獨不然惟有德之君使人悅而誠服若用智力雄長則人亦以機變事我矣徐傅為翼戴元勳又受道

之初高祖議欲北伐朝士多諫唯美之默然或問何獨不言美之曰吾位至二品官為二千石志願久克今二方已平拓地萬里唯有小羌未定而公寢食不怠意量乖殊何可輕豫劉穆之卒高祖命以美之為吏部尚書建威將軍丹楊尹總知留任甲仗二十人出入轉尚書僕射將軍尹如故十四年大司馬府軍人朱興妻周坐息男道扶年三歲先得癩病周因其病發掘地生蕪之為道扶姑女所告正周棄市刑美之議曰自然之愛虎狼猶仁周之凶忍宜加顯戮臣以為法律之外故尚弘物之理母之即刑由于明法為子之道焉有自容之地雖伏法者當辜而在宥者靡容愚謂可特申之遐裔從之高祖踐阼進號鎮軍將軍加散騎常侍上初即位思佐命之功詔曰散騎常侍尚書僕射鎮軍將軍丹楊尹徐美之監江州豫州之西陽新蔡諸軍事撫軍將軍江州刺史華容侯

王弘散騎常侍護軍將軍作唐男檀道濟中書令領太子詹事傅亮侍中中領軍謝晦前左將軍江州刺史宜陽侯檀韶使持節雖梁南北秦四州荊州之河北諸軍事後將軍雖州刺史關中侯趙倫之使持節督北徐兗青三州諸軍事征虜將軍北徐州刺史南城男劉懷慎散騎常侍領太子左衛率新淦侯王仲德前冠軍將軍北青州刺史安南男向彌左衛將軍潁陽男劉粹使持節南蠻校尉佷山子到彥之西中郎司馬南郡宜陽侯張劭參西中郎將軍軍事建威將軍河東太守資中侯沈林子等或忠規遠謀扶讚洪業或肆勤樹績弘濟艱難經始圖終勲烈惟茂竝宜與國同休饗茲大賚美之可封南昌縣公弘可華容縣公道濟可改封永脩縣公亮可建城縣公晦可武昌縣公食邑各二千戶韶可更增邑二千五百戶仲德可增邑二千二百戶懷慎彥之各進爵為侯粹改

本傳集作
封武昌縣
七字

輔政高祖陵去未就
二子已被廢殺然
則高祖待其臣
徐傳之事其君報
施如何耶

致堂云義真之過
宗室之常態非有
言於國家者擇良
傳友與之處可也
不改則詔書訓責
之比至廢殺其刑名
尚多等級也而一奏
即為庶人乃特坐
與執政小忿不平
之故又因是殺忠
諫張約之流徐
傳受顧命輔幼
君而賞罰自恣
如此其能免乎
致堂云高祖遺
詔以徐傳當無
異國死總二年
嗣君愛子相繼

弒殺不少願忌何
哉以高祖於晉
有以啓之矣天道
好還豈不信夫
又云文帝年已十
非幼主也徐傳身
負廢君弒主之罪
乃偃然當政至於
逾年然後帝得
親萬機于是時
而國全雖有墨
翟擢里之智無
所施矣
又云晉陽居喪無禮
押比人方諸昌邑未
為甚也徐傳無諫
教之志而遽殺之何
義乎義亮於是無
免死之道矣使徐
傳廢晉陽而廢
徐奉義真而不
絕封爵文帝未

封建安縣侯竝增邑為千戶倫之可封霄城縣侯食邑千戶劭可
封臨沮縣伯林子可封漢壽縣伯食邑六百戶開國之制率遵舊
章美之遷尚書令揚州刺史加散騎常侍進位司空錄尚書事常
侍刺史如故美之起自布衣又無術學直以志力局度一旦居廊
廟朝野推服咸謂有宰臣之望沈密寡言不以憂喜見色頗工奕
棊觀戲常若未解當世倍以此推之傅亮蔡廓常言徐公曉萬事
安異同高祖不豫加班劔三十人宮車晏駕與中書令傅亮領軍
將軍謝晦鎮北將軍檀道濟同被顧命少帝詔曰平理獄訟政道
所先朕哀荒在疚未堪親覽司空尚書令可率眾官月一決獄帝
後失德美之等將謀廢立而廬陵王義真輕動多過不任四海乃
先廢義真然後廢帝時謝晦為領軍以府舍內屋敗應治悉移家
人出宅聚將士於府內鎮北將軍南袁州刺史檀道濟先朝舊將

威服殿省但有兵眾召使入朝告之以謀事將發道濟入宿領軍
府中書舍人邢安泰潘盛為內應其日守關道濟領兵居前美之
等繼其後由東掖門雲龍門入宿衛先受處分莫有動者先是帝
於華林園為列肆親自酤賣又開瀆聚土以像破岡率左右唱呼
引船為樂是夕寢於龍舟在天淵池兵士進殺二人又傷帝指扶
帝出東閣收璽綬羣臣拜辭衛送故太子宮遷於吳郡侍中程道
惠勸立第五皇弟義恭美之不許遣使殺義真於新安殺帝於吳
縣時為帝築宮未成權居金昌亭帝突走出昌門追者以門關擊
之倒地然後加害太祖即昨進美之司徒餘如故改封南平郡公
食邑四千戶固讓加封有司奏事駕依舊臨華林園聽訟詔曰政
刑多所未悉可如先二公推訊元嘉二年美之與左光祿大夫傅
亮上表歸政曰臣聞元首司契運樞成務臣道代終事盡宣翼冕

方且序廢昏立明
之績表計安社稷
之功借國安榮
及子孫尚何与里
克因罪耶

旒之道理絕於上皇拱已之事不行於中古故高宗不言於三齡
為斷冢宰聽政以再期為節百王以降罔或不然陛下聖德紹興
負荷洪業億兆顛顛思陶盛化而聖旨謙挹委成羣司自大禮告
終鑽燧三改大明佇照遠邇傾屬臣等雖率誠屢聞未能仰感敢
藉品物之情謹因倉生之志伏願陛下遠存周文日昃之道近思
皇室締構之艱時攬萬機躬親朝政庶闢四聰博詢庶業則雍熙
可臻有生幸甚上未許美之等重奏曰近寫下情言為心罄奉被
還詔鑒許未回豈惟愚臣秉心有在詢之朝野人無異議何者形
風四方實繫王德一國之事本之一人雖世代不同時殊風異至
於主運臣贊古今一揆未有渾心委任而休明可期此之非宜布
自遐邇臣等荷遇二世休感以均情為國至豈容順默重披丹心
冒昧以請上猶辭美之等又固陳曰此表披陳辭誠俱盡詔旨冲

遠未垂聽納三復屏營伏增憂歎臣聞克隆先構幹蠱之盛業昧
且丕顯帝王之高義自皇宋創運英聖所造殷憂未闕艱患仍纏
賴天命有底聖明承業時屯國故猶在民心太山之安未易可保
昏明隆替繫在聖躬斯誠周詩夙興之辰殷王待旦之日豈得無
為拱已復玄古之風逡巡虛挹徇匹夫之事伏願以宗廟為重百
姓為心弘大業以嗣先軌隆聖道以增前烈愚瞽所獻情盡於此
上乃許之美之乃遜位退還私第兄子佩之及待中程道惠吳興
太守王詔之等竝謂非宜敦勸甚苦復奉詔攝任三年正月詔曰
民生於三事之如一愛敬同極豈惟名教況乃施侔造物義在加
隆者乎徐羨之傅亮謝晦皆因緣之才荷恩在昔擢自無聞超居
要重卵翼而長未足以譬永初之季天禍橫流大明傾曜四海邊
密實受顧託任同負圖而不能竭其股肱盡其心力送往無復言

之節事君闕忠貞之效將順靡記匡救蔑聞懷寵取容順成失德雖末因懼禍以建大策而逞其悖心不畏不義播遷之始謀肆醜毒至止未幾顯行怨殺窮凶極虐荼酷備加顛沛皂隸之手告盡逆旅之館都鄙哀愕行路飲涕故廬陵王英秀明遠徽風夙播曾衛之寄朝野屬情羨之等暴蔑求專忌賢畏逼造構貝錦成此無端罔主蒙上橫加流屏矯誣朝旨致茲禍害寄以國命而剪爲仇讎旬月之間再肆醜毒痛感三靈怨結人鬼自書契以來棄常安忍反易天明未有如斯之甚者也昔子家從弒鄭人致討宋肥無辜蕩澤爲戮況逆亂倍於往釁情痛深於國家此而可容孰不可忍卽宜誅殛告謝存亡而于時大事甫爾異同紛結匡國之勲實著莫大之罪未彰是以遠酌民心近聽輿訟雖欲討亂慮或難圖故忍感含哀懷恥累載每念人生實難情事未展何嘗不顧影慟

心伏枕泣血今逆臣之釁彰暴遐邇君子悲情義徒思奮家讎國恥可得而雪便命司寇肅明典刑晦據有上流或不卽罪朕當親率六師爲其遏防可遣中領軍到彥之卽日電發征北將軍檀道濟絡驛繼路符衛軍府州以時收剪已命征虜將軍劉粹斷其走伏罪止元凶餘無所問感惟永往心情崩絕氛霧旣祛庶幾治道爾且詔召羨之行至西明門外時謝晦弟瞻子瞻爲黃門郎正直報亮云殿內有異處分亮馳報羨之美之回還西州乘內人問訊車出郭步走至新林入陶竈中自剄死時年六十三羨之初不應召上遣中領軍到彥之右衛將軍王華追討羨之死野人以告載尸付廷尉子喬之尚高祖第六女富陽公主官至竟陵王文學喬之及弟乞奴從誅初羨之年少時嘗有一人來謂之曰我是汝祖羨之因起拜之此人曰汝有貴相而有厄可以錢二十八文葬宅

四角可以免災過此可位極人臣後羨之隨親之縣住在縣內嘗
暫出而賊自後破縣縣內人無免者雞犬亦盡唯羨之在外獲全
隨從兄履之為臨海樂安縣嘗行經山中見黑龍長丈餘頭有角
前兩足皆具無後足曳尾而行及拜司空守關將入彗星晨見危
南又當拜時雙鶴集太極東鳴尾鳴喚兄子佩之輕薄好利高祖
以其姻戚累加寵任為丹陽尹吳郡太守景平初以羨之秉權頗
豫政事與王韶之程道惠中書舍人邢安泰潘盛相結黨與時謝
晦久病連灸不堪見客佩之等疑其託疾有異圖與韶之道惠同
載詣傅亮稱羨之意欲令亮作詔誅之亮答以為已等三人同受
顧命豈可相殘戮若諸君果行此事便當角巾步出掖門耳佩之
等乃止羨之既誅太祖特宥佩之免官而已其年冬佩之又結殿
中監茅亨謀反并告前寧州刺史應襲以亨為兗州襲為豫州亨

佩之

朱明鎬云徐傳
諸人並不良死三
人者受不可受之
名居不可居之功
一朝赤族自其公
也乃原其心本廢
昏立明燕之不貪
童稚授長嗣
以現平勃之黜
帝迎代王霍光
之廢昌邑奉宣
帝事初不殊而
平勃霍光以功高
蒙厚賞徐謝
三人以震主廢顯
戮事有幸不幸
未可異論也

密以聞襲亦告司徒王弘佩之聚黨百餘人殺牛犒賜條牒時人
竝相署置期明年正會於殿中作亂未及數日收斬之
傅亮字季友北地靈州人也祖咸司隸校尉父瑗以學業知名位
至安成太守瑗與郝超善超嘗造瑗瑗見其二子迪及亮亮年四
五歲超令人解亮衣使左右持去初無吝色超謂瑗曰卿小兒才
名位宦當遠踰於兄然保家傳祚終在大者迪字長猷亦儒學官
至五兵尚書永初二年卒追贈太常亮博涉經史尤善文詞初為
建威參軍桓謙中軍行參軍桓玄篡位聞其博學有文采選為秘
書郎欲令整正祕閣未及拜而玄敗義旗初丹陽尹孟昶以為建
威參軍義熙元年除員外散騎侍郎直西省典掌詔命轉領軍長
史以中書郎滕演代之亮未拜遭母憂服闋為劉毅撫軍記室參
軍又補領軍司馬七年遷散騎侍郎復代演直西省仍轉中書黃

傅亮傳

傅亮見狀獨曰
點唇立明社稷之
計欲加之罪其無
辭乎詞氣條正
聞之當然宋書
前古不載非實
錄也

門侍郎直西省如故高祖以其久直勤勞欲以為東陽郡先以語
迪迪大喜告亮亮不答即馳見高祖曰伏聞恩旨賜擬東陽家貧
忝祿私計為幸但憑廢之願實結本心乞歸天宇不樂外出高祖
笑曰謂卿之須祿耳若能如此甚協所望會西討司馬休之以為
太尉從事中郎掌記室以太尉參軍羊徽為中書郎代直西省亮
從征關洛還至彭城宋國初建令書除侍中領世子中庶子徙中
書令領中庶子如故從還壽陽高祖有受禪意而難於發言乃集
朝臣燕飲從容言曰桓玄篡竊鼎命已移我首唱大義復興皇室
南征北伐平定四海功成業著遂荷九錫今年將衰暮崇極如此
物戒盛滿非可久安今欲奉還爵位歸老京師羣臣唯盛稱功德
莫曉此意日晚坐散亮還外乃悟旨而宮門已閉亮於是叩扉請
見高祖即開門見之亮入便曰臣暫宜還都高祖達解此意無復

他言直云須幾人自送亮曰須數十人便足於是即便奉辭亮計
出已夜見長星竟天亮拊髀曰我常不信天文今始驗矣至都即
徵高祖入輔永初元年遷太子詹事中書令如故以佐命功封建
城縣公食邑二千戶入直中書省專典詔命以亮任總國權聽於
省見容神虎門外每旦車常數百兩高祖登庸之始文筆皆是記
室參軍滕演北征廣固悉委長史王誕自此後至於受命表策文
誥皆亮辭也演字彥將南陽西鄂人官至黃門郎祕書監義熙八
年卒二年亮轉尚書僕射中書令詹事如故明年高祖不豫與徐
羨之謝晦竝受顧命給班劍二十人少帝即位進為中書監尚書
令景平二年領護軍將軍少帝廢亮率行臺至江陵奉迎太祖既
至立行門於江陵城南題曰大司馬門率行臺百僚詣門拜表威
儀禮容甚盛太祖將下引見亮哭慟甚哀動左右既而問義真及

字 缺字更作兒

少帝薨廢本未悲號嗚咽侍側者莫能仰視亮流汗沾背不能答於是布腹心於劉彥之王華等深自結納太祖登阼加散騎常侍左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本官悉如故司空府文武即為左光祿府又進爵始興郡公食邑四千戶固讓進封元嘉三年太祖欲誅亮先呼入見省內密有報之者亮辭以媿病篤求暫還家遣信報徐羨之因乘車出郭門騎馬奔馳廸墓屯騎校尉郭泓收付廷尉伏誅時年五十三初至廣莫門上遣中書舍人以詔書示亮并謂曰以公江陵之誠當使諸子無恙初亮見世路屯險著論名曰演慎曰大道有言慎終如始則無敗事矣易曰括囊無咎慎不害也又曰籍之用茅何咎之有慎之至也文王小心大雅詠其多福仲由好勇馮河貽其苦箴虞書著慎身之譽周廟銘陞坐之側因斯以談所以保身全德其莫尚於慎乎夫四道好謙三財忌滿祥

陳去亮 等或名 禍可免

演慎論

萃虛室鬼瞰高屋豐屋有郤家之灾鼎食無百年之貴然而徇欲厚生者忽而不戒知進忘退者曾莫之懲前車已摧後鑿不息乘危以庶安行險而徼幸於是有顛墜覆亡之禍殘生夭命之釁其故何哉流溺亡反而以身輕於物也故昔之君子同名爵於香餌故傾危不及思憂患而豫防則鍼石無用洪流壅於涓涓合拱挫於纖蘖介焉是式色斯而舉悟高鳥以風逝鑑醴酒而投紱夫豈敝著而後謀通患結而後思復云爾而已哉故詩曰慎爾侯度用戒不虞言防萌也夫單以營內喪表張以治外失中齊秦有守一之敗偏恃無兼濟之功冰炭滌於心曾巖牆絕於四體夫然故形神偕全表裏寧一營魄內澄百骸外固邪氣不能襲憂患不能及然可以語至而言極矣夫以嵇子之抗心希古絕羈獨放五難之根既拔立生之道無累人患殆乎盡矣徒以忽防於鍾呂肆言於

曾心補

禹湯禍機發於豪端逸翩鍛於舉舉觀夫貽書良友則匹厚味於

甘醖關八

其懼患也若無轡而乘奔其慎祗也猶履水而臨谷或

禍

振褐高樓揭竿獨往或保約違豐安於卑位故漆園外楚忌在龜
犧商洛遐遊畏此駟馬平仲辭邑殷鑒於崔慶張臨挹滿灼戒乎
桑霍若君子覽茲二塗則賢鄙之分既明全喪之實又顯非知之
難慎之惟艱慎也者言行之樞管乎夫據圖揮刃愚夫弗為臨淵
登峭莫不惴慄何則害交故慮篤患切而懼深故詩曰不敢暴虎
不敢馮河慎微之謂也故庖子涉族怵然為戒差之一毫弊猶如
此況乎觸害犯機自投死地禍福之具內充外斥陵九折於叩甕
泛衝波於呂梁傾側成於俄頃性命哀而莫救嗚呼嗚呼故語有
之曰誠能慎之福之根也曰是何傷禍之門爾言真而已矣亮布
衣儒生僥幸際會既居宰輔兼總重權少帝失德內懷憂懼作感

感物賦

物賦以寄意焉其辭曰余以暮秋之月述職內禁夜清務隙遊目
藝苑于時風霜初戒蟄類尚繁飛蛾翔羽翩翩滿室赴軒幌集明
燭者必以焦滅為度雖則微物矜懷者久之退感莊生異鵲之事
與彼同迷而忘反鑒之道此先師所以鄙智及齊客所以難目論
也悵然有懷感物興思遂賦之云爾在西成之暮暑肅皇命於禁
中聆蜻蛚於前廡鑿朗月於房櫳風蕭瑟以陵幌霜澄澄而被墉
伶鳴蜩之應節惜落景之懷東嗟勞人之萃感何夕永而慮充眇
今古以遐念若循環之無終詠倚相之遺短希董生之方融鑽光
燈而散表溫聖哲之遺蹤墳素杳以難暨九流紛其異封領三百
於無邪貫五千於有宗考舊聞於前史訪心跡於汗隆豈夷阻之
在運將全喪之由躬遊翰林之彪炳嘉美手於良工辭存麗而去
穢旨既雅而能通雖源流之深浩且揚摧而發蒙習習飛蚋飄飄

目

織蠅緣幌求隙望爛思陵糜蘭膏而無悔赴朗燭而未懲瞻前軌
之既覆忘改轍於後乘匪微物之足悼悵永念而拊膺彼人道之
爲貴參二儀而比靈稟清曠以授氣修緣督而爲經照安危於心
術鏡纖兆於未形有徇末而捨本或耽欲而忘生碎隨侯於微爵
捐所重而要輕矧昆蟲之所昧在智士之猶嬰悟離陵於莊氏幾
鑿濁而迷清仰前修之懿軌知吾跡之未并雖宋元之外占曷在
予之克明豈知反之徒爾喟投翰以增愴初奉迎大駕道路賦詩
三首其一篇有悔懼之辭曰夙權發皇邑有人祖我舟餞離不以
幣贈言重琳球知止道攸貴懷祿義所尤四牡倦長路君轡可以
收張邴結晨軌疎董頓夕翰東隅誠以謝西景逝不留性命安可
圖懷此作前修敷衽銘篤誨引帶佩嘉謀迷寵非予志厚德良禾
訓撫躬愧疲朽三省慙爵浮重明照蓬艾萬品同率由忠誥豈假

詩

知式微發直謳亮自知傾覆求退無由又作辛有穆生董仲道讚
稱其見微之美長子演祕書郎先亮卒演弟悝湛逃亡湛弟都徙
建安郡世祖孝建之中竝還京師

檀道濟高平金鄉人左將軍韶少弟也少孤居喪備禮奉姊事兄
以和謹致稱高祖創義道濟從入京城參高祖建武軍事轉征西
討平魯山禽桓振除輔國參軍南陽太守以建義勲封吳興縣五
等侯盧循寇逆羣盜互起郭寄生等聚作唐以道濟爲揚武將軍
天門太守討平之又從劉道規討桓謙荀林等率厲文武身先士
卒所向摧破及徐道覆來逼道規親出拒戰道濟戰功居多遷安
遠護軍武陵內史復爲太尉參軍拜中書侍郎轉寧朔將軍參太
尉軍事以前後功封作唐縣男食邑四百戶補太尉主簿諮議參
軍豫章公世子爲征虜將軍鎮京口道濟爲司馬臨淮太守又爲

鄒泉云方徐羨
之傅亮於中東
權而謝晦之接
上流也三人未
爲自全之計朝
疑之久矣乃也
清六權王共心
鎮廣陵王華
之徒詭西由本
也夫文官西殿
跪承顧托任重
於身是任自主
雖至拔身承顧
宜可自安何可
懷厥疑貳樣
抑後定以自速
其幸乎然思
潘無疑慮

形而適之矣
三
已晚矣

世子西中郎司馬梁國內史復為世子征虜將軍司馬加冠軍將
軍義熙十二年高祖北伐以道濟為前鋒出淮肥所至諸城戍望
風降服進克許昌獲偽寧朔將軍穎川太守姚坦及大將楊業至
成臯偽兗州刺史韋華降逕進洛陽偽平南將軍陳留公姚沈歸
順凡拔城破壘俘四千餘人議者謂應悉戮以為京觀道濟曰伐
罪吊民正在今日皆釋而遣之於是戎夷感悅相率歸之者甚眾
進據潼關與諸軍共破姚紹長安既平以為征虜將軍琅邪內史
世子當鎮江陵復以道濟為西中郎司馬持節南蠻校尉又加征
虜將軍遷宋國侍中領世子中庶子兗州大中正高祖受命轉護
軍加散騎常侍領石頭戍事聽直入殿省以佐命功改封永修縣
公食邑二千戶徙為丹陽尹護軍如故高祖不豫給班劍二十人
出監南徐兗之江北淮南諸郡軍事鎮北將軍南兗州刺史景平

李漁云檀公
之量必與如臍臍
寔是兩篇套頭
字道濟量涉
虞翻語寔
寔亦東但用古
能化取行兵
德在善悟不
者在寔上推求
減之則與臍合
掌地之文與虞
雷因欲合其意
與用之文無半
半減之法惟有
舍古以今別行
其首而已孰知
推廣其意寔可
推為沙神明
而為唱寔與沙
相古不啻霄壤

元年虜圍青州刺史竺夔於東陽城夔告急加道濟使持節監征
討諸軍事與王仲德救東陽未及至虜燒營焚攻具遁走將追之
城內無食乃開窖取人穀窖深數丈出穀作米已經再宿虜去已
遠不復可追乃止還鎮廣陵徐羨之將廢廬陵王義真以告道濟
道濟意不同屢陳不可不見納羨之等謀欲廢立諷道濟入朝既
至以謀告之將廢之夜道濟入領軍府就謝晦宿晦其夕竦動不
得眠道濟就寢便就晦以此服之太祖未至道濟入守朝堂上即
位進號征北將軍加散騎常侍給鼓吹一部進封武陵郡公食邑
四千戶固辭進封又增督青州徐州之淮陽下邳琅邪東莞五郡
諸軍事及討謝晦道濟率軍繼到彥之彥之戰敗退保隱圻會道
濟至晦本謂道濟與羨之等同誅忽聞來上人情兇懼遂不戰自
潰事平遷都督江州之江夏豫州之西陽新蔡晉熙四郡諸軍事

而原其貴念之
初則皆出于位
也此善也

范光富曰檀將

軍是收自言壞

沙里長城後

其極滑其保

屬守宗以迄

亦下庚癸呼急

不唱者少矣

而示有是虞

以灶之術取恭

揚水之請不

出沒神鬼者

其念軍在州

動庸蓋代非

祇長城之宗

方馬乎而卒

威名又殺疆

場未靖雖堪先

權為廟社決

藩籬為胡廷

撤保郭宗自

去殆矣以威名

取勝主為檀

也慎以干城日

壞又為宗也

燕尚文云檀名

滿與徐義傳

其皆月功一

者善傳亮

被殺也過此

時不能見矣

征南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江州刺史持節常侍如故增封千戶

元嘉八年到彥之伐索虜已平河南尋復失之金墉虎牢並沒虜

逼滑臺加道濟都督征討諸軍事率眾北討軍至東平壽張縣值

虜安平公乙旃眷道濟率寧朔將軍王仲德驍騎將軍段宏奮擊

大破之轉戰至高梁亭虜寧南將軍濟州刺史壽昌公悉頗庫結

前後邀戰道濟分遣段宏及臺隊主沈虔之等奇兵擊之即斬悉

頗庫結道濟進至濟上連戰二十餘日前後數十交虜眾盛遂陷

滑臺道濟於歷城全軍而反進位司空持節常侍都督刺史並如

故還鎮尋陽道濟立功前朝威名甚重左右腹心並經百戰諸子

又有才氣朝廷疑畏之太祖寢疾累年屢經危殆彭城王義康慮

宮車晏駕道濟不可復制十二年上疾篤會索虜為邊寇召道濟

入朝既至上聞十三年春將遣道濟還鎮已下船矣會上疾動召

入祖道收付廷尉詔曰檀道濟階緣時幸荷恩在昔寵靈優渥莫

與為比曾不感佩殊遇思答萬分乃空懷疑貳履霜日久元嘉以

來猜阻滋結不義不昵之心附下罔上之事固已暴之民聽彰於

遐邇謝靈運志凶辭醜不臣顯著納受邪說每相容隱又潛散金

貨招誘剽猾逋逃必至實繁彌廣日夜伺隙希冀非望鎮軍將軍

仲德往年入朝屢陳此迹朕以其位居台鉉豫班河岳彌縫容養

庶或能革而長惡不悛凶慝遂遘因朕寢疾規肆禍心前南蠻行

參軍龐延祖具悉奸狀密以啟聞夫君親無將刑茲罔赦况罪釁

深重若斯之甚便可收付廷尉肅正刑書事止元惡余無所問於

是收道濟及其子給事黃門侍郎植司徒從事中郎粲太子舍人

隰征北主簿承伯祕書郎遵等八人並於廷尉伏誅又收司空參

軍薛彤付建康伏法又遣尚書庫部郎顧仲文建武將軍茅亨至

軍薛彤付建康伏法又遣尚書庫部郎顧仲文建武將軍茅亨至

軍薛彤付建康伏法又遣尚書庫部郎顧仲文建武將軍茅亨至

軍薛彤付建康伏法又遣尚書庫部郎顧仲文建武將軍茅亨至

軍薛彤付建康伏法又遣尚書庫部郎顧仲文建武將軍茅亨至

軍薛彤付建康伏法又遣尚書庫部郎顧仲文建武將軍茅亨至

軍薛彤付建康伏法又遣尚書庫部郎顧仲文建武將軍茅亨至

軍薛彤付建康伏法又遣尚書庫部郎顧仲文建武將軍茅亨至

軍薛彤付建康伏法又遣尚書庫部郎顧仲文建武將軍茅亨至

尋陽收道濟子夷邕演及司空參軍高進之誅之薛彤進之並道濟腹心有勇力時以比張飛關羽初道濟見收脫幘投地曰乃復壞汝萬里之長城邕子孺乃被宥世祖世為奉朝請史臣曰夫彈冠出里結組登朝道申於夷路運艱於險轍是以古人裴回於出處交戰乎臨岐若其任重於身恩結自主雖復據鼎承劍悠然不以存歿為懷當二公受言西殿跪承顧託若使死而可再固以赴蹈為期也及逢權定之期當震主之地甫欲攘抑後禍御蔽身災使桐宮有卒道之痛淮王非中霧之疾若以社稷為存亡則義異於此但彭城無燕刺之釁而有楚英之戮若使一昆延曆亦未知定終所在也謝晦言不以賊遺君父豈徒言哉

宋書卷四十三

列傳第三終

宋書四十三

南史勘六月十五復校脫七字謄二字

西川中鳳節氏書南南甫

宋書卷四十四

宋書四十四

西川中鳳節氏書南南甫

列傳第四

謝晦

謝晦字宣明陳郡陽夏人也祖朗東陽太守父事會稽王道子驃騎長史兄絢高祖鎮軍長史早卒晦初為孟昶建威府中兵參軍昶死高祖問劉穆之孟昶參佐誰堪入我府穆之舉晦即命為太尉參軍高祖嘗訊囚其旦刑獄參軍有疾札晦代之於車中一鑑訊牒催促便下相府多事獄繫殷積晦隨問酬辯曾無違謬高祖奇之即日署刑獄賊曹轉豫州治中從事義熙八年土斷僑流郡縣使晦分判揚豫民戶以平允見稱入為太尉主簿從征司馬休之時徐逵之戰敗見殺高祖怒將自披甲登岸諸將諫不從怒愈甚晦前抱持高祖高祖曰我斬卿晦曰天下可無晦不可無公晦

臣沈約新撰

謝晦傳

史作當

死何有會胡蕃已得登岸賊退走乃止晦美風姿善言笑眉目分明鬢髮如點漆涉獵文義朗贍多通高祖深加愛賞羣僚莫及從征關洛內外要任悉委之劉穆之遣使陳事晦往往措異同穆之怒曰公復有還時不高祖欲以爲從事中郎以訪穆之堅執不與終穆之世不遷穆之喪問至高祖哭之甚慟晦時正直喜甚自入閣內參審穆之死問其日教出轉晦從事中郎宋臺初建爲右衛將軍尋加侍中高祖受命於石頭登壇備法駕入宮晦領游軍爲警備遷中領軍侍中如故以佐命功封武昌縣公食邑二千戶二年坐行鹽封鎮西司馬南郡太守王華大封而誤封北海太守球版免晦侍中尋轉領軍將軍散騎常侍依晉中軍羊祜故事入直殿省總統宿衛三月高祖不豫給班劔二十人與徐羨之傅亮檀道濟並侍醫藥少帝卽位加領中書令與羨之亮共輔朝政少帝

旣廢司空徐羨之錄詔命以晦行都督荆湘雖益寧南北秦七州諸軍事撫軍將軍領諸南蠻校尉荊州刺史欲令居外爲援慮太祖至或用別人故遽有此授精兵舊將悉以配之器械軍資甚盛太祖卽位加使持節依本位除授晦慮不得去甚憂邊及發新亭顧望石頭城喜曰今得脫矣尋進號衛將軍加散騎常侍進封建平郡公食邑四千戶固讓進封又給鼓吹一部初爲荊州甚有自矜之色將之鎮詣從叔光祿大夫澹別澹問晦年晦答曰三十三澹笑曰昔荀中郎年二十七爲北府都督卿比之已爲老矣晦有愧色至江陵深結侍中王華冀以免禍二女當配彭城王義康新野侯義賓元嘉二年遣妻曹及長子世休送女還京邑先是景平中索虜爲寇覆沒河南至是上欲誅羨之等并討晦聲言北伐又言拜景陵治裝舟艦傅亮與晦書曰薄伐河朔事猶未已朝野之

慮憂懼者多。又言朝士多諫北征。上當遣外監萬幼宗往相諮訪。時朝廷處分異常。其謀頗泄。三年正月。晦弟黃門侍郎瞻馳使告。晦。晦猶謂不然。呼諮議參軍何承天。示以亮書。曰。計幼宗一二日必至。傅公慮我好事。故先遣此書。承天曰。外間所聞。咸謂西討已定。幼宗豈有上理。晦尚謂虛妄。使承天豫立答詔。啟草伐虜宜須明年。江夏內史程道惠得尋陽人書。言朝廷將有大處分。其事已審。使其輔國府中兵參軍樂罔封。以示晦。晦又謂承天曰。幼宗尚未至。若復二三日無消息。便是不復來邪。承天答曰。詔使本無來理。如程所說。其事已判。豈容復疑。晦欲焚南蠻兵籍。率以力決戰。士人多勸發兵。乃立幡戒嚴。謂司馬庾登之曰。今嘗自下。欲屈卿以三千人守城。備禦劉粹。登之曰。下官親老在都。又素無旅情。計二不敢受此旨。晦仍問諸佐戰士三千。足守城不南蠻。司馬周

超對曰。非徒守城而已。若有外寇。可以立勲。登之乃曰。超必能辦。下官請解司馬南郡。以授。即於坐命超為司馬。建威將軍南義陽太守。轉登之為長史。南郡如故。太祖誅羨之等。及晦子新除祕書郎。世休收矚矚子世平。兄子著作佐郎紹等。樂罔又遣使告晦。徐傅二公及瞻等。竝已誅。晦先舉羨之亮哀次。發子弟凶問。既而自出射堂。配衣軍旅。數從高祖征討。備覩經略。至是指麾處分。莫不曲盡其宜。二三日中。四遠投集。得精兵三萬人。乃奉表曰。臣階緣幸會。蒙武皇帝殊常之眷。外聞政事。內謀帷幄。經綸夷險。毗贊王業。預佐命之勲。膺河山之賞。及先帝不豫。導揚末命。臣與故司徒臣羨之。左光祿大夫臣亮。征北將軍臣道濟等。竝升御牀。跪受遺詔。載貽話言。託以後事。臣雖凡淺。感恩自厲。送往事君。誠貫幽顯。逮營陽失德。自絕宗廟。朝野岌岌。憂及禍難。忠謀協契。徇國忘已。

何承天
傳晦表
機皆出
其手筆

援登聖朝唯新皇祚陛下馳傳乘流曾不惟疑臨朝殷勤增崇封爵此則臣等赤心已亮於天鑒遠近萬邦咸達於聖旨若臣等志欲專權不顧國典便當協翼幼主孤背天日豈復虛館七旬仰望鸞旗者哉故廬陵王於營陽之世屢被猜嫌積怨犯上自貽非命天祚明德屬當昌運不有所廢將何以興成人之美春秋之高義立帝清館臣節之所司耿弁不以賊遺君父臣亦何負於宋室邪況釁結閱墻禍成畏逼天下耳目豈伊可誣臣忝居蕃任乃誠匪懈爲政小大必先啟聞糾剔羣蠻夷境內分留弟姪並侍殿省陛下聿遵先志申以婚姻童稚之日猥荷齒召薦女遷子合門相送事君之道義盡於斯臣美之總錄百揆翼亮三世年耆乞退屢抗表疏優旨綢繆未垂順許臣亮管司喉舌恪虔夙夜恭謹一心守死善道此皆皇宋之宗臣社稷之鎮衛而讒人傾覆妄生國釁

侵

天威震怒加以極刑并及臣門同被孥戮雖未知臣道濟問推理卽事不容獨存先帝顧託元臣翼命之佐勦於佞邪之手忠貞匪躬之輔不免夷滅之誅陛下春秋方富始覽萬機民之情僞未能鑒悉王弘兄弟輕躁昧進王華猜忌忍害規弄威權先除執政以逞其欲天下之人知與不知孰不爲之痛心憤怨者哉臣等見任先帝垂二十載小心謹慎無纖介之愆伏事甫爾而嬰若斯之罪若非先帝謬於知人則爲陛下未察愚款臣去歲末使反得朝士及殿省諸將書並言嫌隙已成必有今日之事臣推誠仰期罔有二心不圖姦回潛違理順難恃忠賢隕朝愚臣見襲到彥之蕭欣等在近路昔白公稱亂諸梁嬰胄惡人在朝趙鞅入伐臣義均休戚任居分陝豈可顛而不扶以負先帝遺旨輒率將士繕治舟甲須其自送投袂撲討若天祚大宋卜世靈長義師克振中流清蕩

虛館三旬
史作豈得
沿流數千
虛館三月
奉迎鸞駕
以道下武
書具後表
史詳耳

便當浮舟東下戮此三豎申理冤恥謝罪闕庭雖伏鑽赴鑊無恨於心伏願陛下遠尋永初託付之旨近存元嘉奉戴之誠則微臣丹款猶有可察臨表哽慨言不自盡太祖時已戒嚴諸軍相次進路尚書符荊州曰禍福無門逆順有數天道微於影響人事鑒於前圖未有蹈義而福不延從惡而禍不至也故智計之士審敗以立功守正之臣臨難以全節徐美之傅亮謝晦安忍鳩殺獲罪於天名教所極政刑所取已遠暴四海宣於聖詔美之父子亮及晦息電斷之初並卽大憲復王室之讎摠義夫之憤國典澄明人神感悅三姓同罪旣擒其二晦之室屬縲仆獄戶苟幽明所怨孤根易拔以順討逆雖厚必萌然歸死難圖獸困則噬是以爰整其旅用爲過防京師之衆天下雲集士練精兵大號響震使持節中領軍佷山縣開國侯到彥之率羽林選士果勁二萬雲於首路組甲

曜川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南徐兗之江北淮南青州徐州之淮陽下邳琅邪東莞七郡諸軍事征北將軍南兗州刺史永修縣開國公檀道濟統勁銳武卒三萬戈船蔽江星言繼發千帆俱舉萬棹遄征散騎常侍驍騎將軍段宏鐵馬二千風驅電擊步自竟陵直至鄢郢又命征虜將軍雍州刺史劉粹控河陰之師衝其巢窟湘州刺史張劭提湘川之衆直據要害巴蜀杜荆門之險秦梁絕丹圻之逕雲網四合走伏路盡然後鑿輿效駕六軍鵬翔警畢前驅五牛整飾雖以英布之氣彭寵之資登陣無名授兵誰御加以西土之人咸沐皇澤東吳將士懷本首丘必不自陷罪人之黨橫爲亂亡之役置軍則魚貫嬰城則鳥散其勢然矣聖上殷勤哀愍其罪由晦士民何辜是用一分前麾宣示朝旨符到其卽共收擒晦身輕舟護送若已猖蹶先事阻衛宜翻然背亂相率歸朝頃大

刑所加。洪恩曠洽。傅亮三息。特蒙全宥。晦同產已下。美之諸姪。咸無所染。況彼府州文武。並列王職。荷國榮任。身雖在外。乃心辰極。夫轉禍貴速。後機則凶。遂使王師臨郊。雷電皆至。噬臍之恨。亦將何及。時益州刺史蕭摹之。巴西太守劉道產。被徵還。始至江陵。晦竝繫繫沒其財貨。以克軍資。竟陵內史殷道鸞。未之郡。以爲諮議參軍。以弟遯爲冠軍。竟陵內史總留任。兄子世猷爲建威將軍。南平太守劉粹若至。周超能破之者。卽以爲龍驤將軍。雍州刺史。晦率二萬發自江陵。舟艦列自江津。至於破冢。旂相照。蔽奪日光。晦乃歎曰。恨不得以此爲勤王之師。自領湘州刺史。以張劭爲輔國將軍。劭不受命。晦檄京邑曰。王室多故。禍難薦臻。營陽失德。自絕宗廟。廬陵王構。闕有本。屢被猜嫌。且居喪失禮。遐邇所具積怨。犯上自貽非道。羣后釋位。爰登聖明。亂之未乂。職有所係。按車騎。

大將軍王弘侍中王曇首。謬蒙時私。叨竊權要。弘於永初之始。實荷不世之恩。元嘉之讓。自謂任遇浮淺。進誣先皇。委誠之寄。遐長嫌隙。異同之端。曇首往因使下訪。以今上起居不能光揚。令德彰於朝聽。其言多誣。故不具說。王華賊亡之餘。賞擢之次。先帝常見訪逮。庶有一分可取。而華稟性凶猜。多所恐害。曩者縱人入城。託疾辭事。此都士庶咸所聞知。以其所啟。及上手答示宗叔。獻又令宣告徐傅二公。及周糾使下。又令見容。云欲自攬政事。求離任還。都并令曇首具述此意。又惠觀道人說外人告華。及到彥之謀。反不謂無之城內。東將數日之內。操戈相待。華說數爲秋當所譖。常不自安。凡此諸事。豈有忠誠冥契。若此者。邪。自以父亡道側。情事異人。外絕酒醴。而宵飲是恣。覲貌闕六字。凡厥士庶。誰不側目。又常數宰相。頭有數人。是何憤憤。規總威權。不顧國典。保佑

皇家者雁屠戮之誅效勤社稷者致殲夷之禍措紳之徒孰不愴
慨遂矯違詔旨遣到彥之蕭欣之輕舟見襲即日監利左尉露檄
衆軍已至揚子雖以不武忝荷蕃任國家艱難悲憤兼集若使小
人得志君子道消凡百殄瘁之哀蒼生深橫流之懼輒糾勒義
徒繕治舟甲舳艦亘川駟介蔽野武夫鷲勇人百其誠今遣南蠻
司馬寧遠將軍庾登之統參軍事建武將軍建平太守安泰宣威
將軍昭弘宗參軍事宣威將軍王紹之等精銳一萬前鋒致討南
蠻參軍振武將軍魏像統參軍事宣威將軍陳珍虎旅二千參軍
事建威將軍新興太守賀惜甲卒三千相係取道南蠻參軍振威
將軍郭卓鐵騎二千水步齊舉大軍三萬駱驛電邁行冠軍將軍
竟陵內史河東太守謝遜建威將軍南平太守謝世猷驍勇一萬
留守江陵分命參軍長寧太守竇應期步騎五千直入義陽司馬

有脫

建威將軍行南義陽太守王超之統軍司馬振武將軍胡崇之精
悍一萬北出高陽長兼行參軍寧遠將軍朱澹之步騎五千西出
雁塞同討劉粹並趨襄陽奇兵尚速指景齊奮諸賢並固國恩情
兼義烈今誠志士忘身之日義夫著績之秋見機而動望風而不
待最晦至江口到彥之已到彭城洲庾登之據巴陵畏懦不敢進
會霖雨連日參軍劉和之曰彼此共有兩耳檀征北尋至東軍方
強唯宜速戰登之恇怯使小將陳祐作大囊貯茅數千斛懸於颿
檣云可以焚艦用火宜須晴以緩戰期晦然之遂停軍十五日乃
攻蕭欣於彭城洲中兵參軍孔延秀率三千人進戰甚力欣於陳
後櫓楫自衛又委軍還船於是大敗延秀又攻洲口柵陷之彥之
退保隱圻晦又上表曰臣聞凶邪敗國先代成患讒豎亂朝異世
齊禍故趙高矯逼秦氏用傾董卓階亂漢祚伊覆雖哲王宰世大

雁

之字詳下
疑衍

此作賀惜
後作齊憤
必有一誤

同

明照臨未能使其漸弗興茲害不作姦臣王弘等竊弄威權興造禍亂遂與弟華內外影響同惡相成忌害忠賢圖希非望故司徒臣羨之左光祿大夫臣亮橫被酷害并及臣門雖未知征北將軍臣道濟存亡不容獨免遂遣蕭欣到彥之等輕舟見襲姦偽之甚一至於斯羨之及亮或宿德元臣姻婭皇極或任總文武位班三事道濟職惟上將扞城是司皆受遇先朝棟梁一代臣昔因時幸過蒙先眷內聞政事外經戎旅與羨之亮等同被齒盼既經啟王基協濟大業爰自權輿暨于揖讓誠積雖微仍見紀錄並蒙丹書之誓各受山河之賞欲使與宋升降傳之無窮及聖體不豫穆卜無吉召臣等四人同升御牀顧命領遺委以家國仰奉成旨俯竭股肱忠貞不效期之以死但營陽悖德自絕於天社稷之危憂在託付不有所廢將焉以興乃遠稽殷漢用升聖德陛下順流乘傳

不聽張武之疑入邸龍飛非俟宋昌之議斯乃主臣相信天人合契九五當陽化形四海羨之及亮內贊王猷臣與道濟分翰于外普天之下孰曰不宜遂蒙寵授來鎮此方分留弟姪以侍臺省到任以來首尾三載雖形在遠外心係本朝事無大小動皆咨啟八州之政罔一專輒尊上之心足貫幽顯陛下遠述先旨申以婚姻大息世休復蒙引召是以去年送女遣兒闔家俱下血誠如此未知所愧而凶狡無端妄生釁禍羨之內誅臣受外伐顧省諸懷不識何辜天聽遐邇陳訴靡由弘等既蒙寵任得侍左右自謂勢擅狐鼠理隔熏掘又以陛下富於春秋始覽政事欲馮陵恩幸闕望國權親從磐時規自封殖不除臣等罔得專權所以交結纒慝成是亂階又惟弘等所構當以營陽爲言廬陵爲臯又以臣等位高功同內外膠固陛下信其厚貌忘厥左道三至下機能不暫惑伏

自尋省廢昏立明事非爲已。廬陵之事不由傍人內積蕭牆之釁。外行叔段之罰。旣制之有主。臣何預焉。然廬陵爲性輕險。悌順不足。武皇臨崩。亦有口詔。比雖發自營陽。實非國禍。至於羨之亮等。周旋同體。心腹內外。政欲戮力皇家。盡忠報主。若令臣等頗欲執權不專。爲國初廢營陽。陛下在遠。武皇之子。尚有童幼。擁以號令。誰敢非之。而汧流三千。虛館三月。奉迎鸞駕。以遵下武。血心若斯。易爲可鑒。且臣等奉事先朝。十有七年。竝居顯要。世稱恭謹。不圖一旦致茲釁罰。夫周公大賢。尚有流言之謗。伯奇至孝。不免譖愬之禍。慈父非無情於仁子。明君豈有志於貞臣。姦慝所移。勢回山岳。況乃精誠微淺。而望求信者。哉。詩不云乎。讒人罔極。交亂四國。愷悌君子。無信讒言。陛下躬覽篇籍。研覈是非。釁兆之萌。宜應深察。臣竊懼王室小有皇甫之患。大有閻樂之禍。夙夜殷憂。若無首

領。夫周道浸微。桓文稱伐。君側亂國。趙鞅入誅。況今凶禍滔天。辰極危逼。台輔孳戮。岳牧傾陷。臣才非絳侯。安漢是職。人愧博陸。則奉遺旨。國難旣深。家痛亦切。輒簡徒繕甲軍。次巴陵。蕭欣窘。懾望風奔迸。臣誠短劣。在國忘身。仰憑社稷之靈。俯厲義勇之氣。將長驅電掃。直入石頭。梟剪元凶。誅夷首惡。弔二公之冤魂。寫私門之禍痛。然後分歸司寇。甘赴鼎鑊。雖死之日。猶生之年。伏惟陛下德合乾元。道侔玄極。鑒凶禍之無端。察貞亮之有本。回日月之照發。霜電之威梟。四凶於廟庭。縣三監於絳闕。申二台之匪辜。明兩蕃之無罪。上謝祖宗。下告百姓。遣一乘之使。賜咫尺之書。臣便勒衆旋旗。還保所任。須次近路。尋復表聞。初晦與徐羨之。傅亮謀爲自全之計。晦據上流。而檀道濟鎮廣陵。各有疆兵。以制持朝廷。羨之亮於中秉權。可得持久。及太祖將行誅王華之徒。咸云道濟不可

信太祖曰道濟止於脅從本非事主殺害之事又所不關吾召而問之必異於是詔道濟入朝授之以衆委之西討晦聞夷之等死謂道濟必不獨全及聞率衆來上惶懼無計道濟既至與彥之軍合牽盤緣岸晦始見艦數不多輕之不卽出戰至晚因風帆上前後連咽西人離阻無復鬪心臺軍至忌置洲尾削艦過江晦大軍一時潰散晦夜出投巴陵得小船還江陵初雒州刺史劉粹遣弟竟陵太守道濟與臺軍主沈敞之襲江陵至沙橋周超率萬餘人與戰大破之俄而晦敗問至晦至江陵無它處分唯愧謝周超而已超其夜舍軍單舸詣到彥之降衆散略盡乃攜其弟遜兄子世基等七騎北走遜肥壯不能騎馬晦每待之行不得速至安陸延頭爲成主光順之所執順之晦故吏也檻送京師於路作悲人道其詞曰悲人道今悲人道之實難哀人道之多險傷人道之寡安

悲人道

劉道濟

懿華宗之冠胄固清流而遠源樹文德於庭戶立操學於衡門應積善之餘祐當履福之所延何小子之凶放實招禍而作愆值革變之大運遭一顧於聖皇參謀猷於勅物贊帝制於宏綱出治戎於禁衛入關言於帷房分河山之珪組繼文武之龜章稟顧命於西殿受遺寄於御牀伊懦劣其無節實懷此而不忘荷隆遇於先主欲報之於後王憂託付之無効懼愧言於存亡謂繼體其嗣業能增輝於前光居過密之未幾越禮度而酒荒普天壤而殞氣必社稷之淪喪矧吾儕之體國實啟處而匪遑藉億兆之一志固昏極而明彰諒主尊而民晏信卜祚之無疆國旣危而重構家已衰而載昌獲扶顛而休否冀世道之方康朝褒功以疏爵祇命服於西蕃奏簫管之嘈噴擁朱旄之赫煌臨八方以作鎮響文武之相栢厲薄弱以爲政實忘食於日旰豈申甫之敢慕庶惟宋之屏翰

甫逾歷其三稔實周回其未再豈有慮於內

關五

其云裁

痛夾輔之二宰並加辟而靡貸哀弱息之從禍悲發中而心痲伊
荆漢之良彥逮文武之子民見忠貞而弗亮覩理屈而莫申皆義
槩而同憤咸荷戈而競臻浮軸艦之奕奕陳車騎之鱗鱗觀人和
與師整謂茲兵其誰陳庶亡魂之雪怨反涇渭於彘倫齊輕舟於
江曲殄銳敵其皆湮勒陸徒於白水寇無反於隻輪氣有捷而益
壯威既肅而彌振嗟時哉之不與迂風雨以踰旬我謀戰而不克
彼繼奔其躡塵之智勇之奇正忽孟明而是遵苟成敗其有數豈
怨天而尤人恨矢石之未竭遂摧師而覆陳誠得喪之所遭固當
之其無吝痛同懷之弱子橫遭罹之殃釁智未窮而事傾力未極
而莫振誓同盡於鋒鏑我怯劣而愆信愍弟姪之何辜實吾咎之
所嬰謂九夷其可處思致免以全生詹性命之難遂乃窘繼於邊

亭亦何忤於天地備艱危而是丁我聞之於昔誥功彌高而身蹙
霍芒刺而幸免卒傾宗而滅族周歎貴於獄吏終下蕃而靡鞠雖
明德之大賢亦不免於殘戮懷今憚而忍人忘向惠而莫復續無
賞而震主將何方以自牧非矜石之園照孰違禍以取福著殷鑑
於自古豈獨歎於季叔能安親而揚名諒見稱於先哲保歸全而
終孝傷在余而皆缺辱歷世之平素忽成滿而傾滅惟烝嘗與灑
掃痛一朝而永絕問其誰而爲之實孤人之險戾辜有踰於丘山
雖萬死其何雪羈角偃兮衡閭親朋交兮平義雖履尚兮不一隆
分好兮情寄但憚耕兮從祿覩世道兮艱諛規志局兮功名每謂
之兮爲易今定謚兮闔棺慙明智兮昔議雖待盡兮爲恥詹厚顏
兮靡寘長揖兮數子謝爾兮明智百齡兮浮促終焉兮斟克臥盡
兮斧斤理命兮同得世安彼兮非此豈曉分兮辨惑御莊生之達

朱明鑑云既書
庚登之等並
伏誅又書庚
登之並皆原
免一庚之身
乍生乍死為
之駭然
庚傳列五十
三卷中

言請承風以為則周超既降到彦之以參府事劉粹遣參軍沈敞
之告彦之沙橋之敗事由周超彦之乃執之先繫矚等猶未即戮
於是與晦遜兄子世基世猷及同黨庚登之孔延秀周超費愔實
應期蔣虔嚴千斯等並伏誅世基絢之子也有才氣臨死為連句
詩曰偉哉橫海鱗壯矣垂天翼一旦失風水翻為螻蟻食晦續之
曰功遂侔昔人保退無智力既涉太行險斯路信難陟晦死時年
三十七庚登之殷道鸞何承天並皆原免初河東人商玄石為晦
參軍晦為逆玄石密欲推西人庾田夫及到彦之從弟為主田夫
等不敢許知玄石獨謀不立遂為晦領幢事既平恨本心之不遂
投水死太祖嘉之以其子懷福為衡陽王義季右軍參軍督護晦
走左右皆棄之唯有延陵蓋追隨不舍太祖嘉之後以蓋為長沙
王義欣鎮軍功曹督護

然尚父曰晦惟名
位未多而人歸
乃亦故賤有此
戒蓋恐其干預
時事便於門戶
有隙以此士不
應附彼門戶
長者車何以稱
焉

史臣曰謝晦坐璽封違謬遂免侍中斯有以見高祖之識治宰臣
之稱職也夫孥戮所施事行重疊左黜或用義止輕愆輕愆物之
所輕重疊人之所重故斧鉞希行於世微簡日用於朝雖貴臣細
故不以任隆弛法至乎下肅上尊用此道也自太祖臨務茲典稍
違網以疏行法為恩息妨德害美抑此之由降及大明傾詖愈甚
自非訐竊深私陵犯密諱則左降之科不行於權威若有身觸盛
旨釁非國刑免書裁至弔客固望其門矣由是律無恒條上多弛
行網維不舉而綱目隨之所以吉人防著在微慎大由小蓋為此
云 王起慶云謝晦自皇太子多狎羣臣為武帝言帝曰應陵何如晦曰臣請觀太子
其真也盛怒與譚晦不甚答曰德經于才非人主也遂出為義其為豫州刺史其非
才守國中見之矣晦之觀也

列傳第四

宋書四十四

与史年對六月十五再展校政一字

裴野
斐子略宗略曰

王鎮惡以五月五

日生家人欲棄之

其祖猛曰昔孟

嘗君以此日生

卒得相齊兒

必興我宗以鎮

惡為名

御覽
冊六卷

宋書卷四十五

列傳第五

王鎮惡

檀韶

向靖

劉懷慎

劉粹

王鎮惡北海劇人也祖猛字景略符堅僭號關中猛為將相有文

武才北土重之父休偽河東太守鎮惡以五月五日生家人以俗

忌欲令出繼疎宗猛見奇之曰此非常兒昔孟嘗君惡日生而相

齊是兒亦將興吾門矣故名之為鎮惡年十三而符氏敗亡關中

擾亂流寓澗澗之間嘗寄食澗池人李方家方善遇之謂方曰若

馬川世鳳
氏周南南

遭遇英雄主要取萬戶侯當厚相報方答曰君丞相孫人才如此
何患不富貴至時願見用為本縣令足矣後隨叔父曜歸晉客居
荊州頗讀諸子兵書論軍國大事騎乘非所長關弓亦甚弱而意
略縱橫果決能斷廣固之役或薦鎮惡於高祖時鎮惡為天門臨
澧令即遣召之既至與語甚異焉因留宿明旦謂諸佐曰鎮惡王
猛之孫所謂將門有將也即以為青州治中從事史行參中軍太
尉軍事署前部賊曹拒盧循於查浦屢戰有功封博陸縣五等子
高祖謀討劉毅鎮惡曰公若有事西楚請賜給百舸為前驅義熙
八年劉毅有疾求遣從弟兗州刺史蕃為副貳高祖偽許之九月
大軍西討轉鎮惡參軍事加振武將軍高祖至姑熟遣鎮惡率龍
驤將軍蒯恩百舸前發其月二十九日也戒之曰若賊知吾上比
軍至亦當少日耳政當岸上作軍未辦便下船也卿至彼深加籌

量可擊便燒其船艦且浮舸水側以待吾至慰勞百姓宣揚詔旨
并赦文及吾與衛軍府文武書罪止一人其餘一無所問若賊都
不知消息未有備防可襲便襲今去但云劉兗州上鎮惡受命便
晝夜兼行於鵲洲尋陽河下巴陵守風凡四日十月二十二日至
豫章口去江陵城二十里自鎮惡進路揚聲劉兗州上毅謂信然
不知見襲鎮惡自豫章口捨船步上蒯恩軍在前鎮惡次之舸留
一二人對舸岸上豎六七旗下輒安一鼓語所留人計我將至城
便長嚴令後有大軍狀又分隊在後令燒江津船艦鎮惡逕前襲
城語前軍若有問者但云劉兗州至津戍及百姓皆言劉蕃實上
晏然不疑未至城五六里逢毅要將朱顯之與十許騎步從者數
十欲出江津問是何人答云劉兗州至顯之馳前問蕃在所答云
在後顯之既見軍不見蕃而見軍人檐彭排戰具望見江津船艦

三人通典作一乙士
注云卒之次者
通典作每旗下
安一鼓通鑑旗
字重文
要將通典作親
將
彭排即今
旁排以杆
夫和怡曰植彭

劉兗州
劉蕃
豫章口
在荊州
府東南
二十里
水入江
口也
嚴嚴
播鼓也
陳云得
頭之盛
問方極

排敵德攻也

凡城內牙城晉
宋時記金城

日加申為晡中晡
正申時也申末為
下晡

已被燒烟焰張天而鼓嚴之聲甚盛知非藩上便躍馬馳去告毅
外有大軍似從下上垂已至城江津船悉被火燒矣行令閉諸城
門鎮惡亦馳進軍人緣城得入門猶未及下關因得開大城東門
大城內毅凡有八隊帶甲千餘已得戒嚴蒯恩入東門便北回擊
射堂前攻金城東門鎮惡入東門便直擊金城西門軍分攻金城
內東從舊將猶有六隊千餘人西將及能細直吏快手復有二千
餘人食時就鬪至中晡西人退散及歸降略盡鎮惡入城便因風
放火燒大城南門及東門又遣人以詔及赦文并高祖手書凡三
函示毅毅皆燒不視金城內亦未信高祖自來有王桓者家在江
陵昔手斬桓謙為高祖所賞拔常在左右求還西迎家至是率十
餘人助鎮惡戰下晡聞於金城東門北三十步鑿城作一穴桓便
先眾入穴鎮惡自後繼之隨者稍多因短兵接戰鎮惡軍人與毅

趣甚

通作軍
分攻金城
門數金城
內多五字

東將或有是父兄子弟中表親親者鎮惡令且鬪且共語眾並知
高祖自來人情離懈一更許聽事前陣散潰斬毅勇將趙蔡毅左
右兵猶閉東西閣拒戰鎮惡慮闇夜自相傷犯乃引軍出繞金城
開其南面以為退路毅慮南有伏兵三更中率左右三千許人開
北門突出初毅常所乘馬在城外不得入倉卒無馬毅便就子肅
民取馬肅民不與朱顯之謂曰人取汝父而惜馬不與汝今自走
欲何之奪馬以授毅初出政直鎮惡軍衝之不得去回衝蒯恩軍
軍人鬪已一日疲倦毅得從大城東門出奔牛牧佛寺自縊死鎮
惡身被五箭射鎮惡手所執稍於手中破折江陵平後二十日大
軍方至署中兵出為安遠護軍武陵內史以討劉毅功封漢壽縣
子食邑五百戶蠻帥向博抵根據阮頭屢為凶暴鎮惡討平之初
行告刺史司馬休之求遣軍以為聲援休之遣其將朱襄領眾助

東將通
作東來將
士親親通
鍾作親
親通鍾作

鎮惡會高祖西討休之。鎮惡乃告諸將曰：「百姓皆知官軍已上朱襄等，復是一賊表裏受敵，吾事敗矣。」乃率軍夜下江水，迅急倏忽，行數百里，直據都尉治。既至，乃以竹籠盛石，堙塞水道。襄軍下夾岸擊之，斬襄首，殺千餘人。鎮惡性貪，既破襄，因停軍抄掠。諸蠻不時反，及至江陵，休之已平。高祖怒，不時見之。鎮惡笑曰：「但令我一見，公無憂矣。」高祖尋登城，喚鎮惡，鎮惡爲人疆辯，有口機，隨宜酬應。高祖乃釋休之。及魯宗之奔襄陽，鎮惡統荆恩諸軍，水路追之。休之等奔羌，鎮惡追躡，盡境而還。除游擊將軍。十二年，高祖將北伐，轉鎮惡爲咨議參軍，行龍驤將軍，領前鋒將發。前將軍劉穆之見鎮惡於積弩堂，謂之曰：「公愍此遺黎，志蕩逋逆，昔晉文王委伐蜀於鄧艾，今亦委卿以關中。想勉建大功，勿孤此授。」鎮惡曰：「不尅咸陽，誓不復濟江而還也。」鎮惡入賊境，戰無不捷。邵陵許昌望風

奔散，破虎牢及柏谷塢，斬賊帥趙玄。軍次洛陽，僞陳留公姚洗歸順。進次澠池，造故人李方家，升堂見母，厚加酬賚。卽版授方爲澠池令，遣司馬毛德祖攻僞弘農太守尹雅於蠡城，生禽之。仍行弘農太守方軌，長驅徑據潼關，僞大將軍姚紹率大衆拒險深溝，高壘以自固。鎮惡懸軍遠入，轉輸不充，與賊相持久。將士乏食，乃親到弘農督上民租，百姓競送義粟軍食，復振初。高祖與鎮惡等期若尅洛陽，須大軍至，未可輕前。既而鎮惡等逕向潼關，爲紹所拒，不得進而軍又乏食。馳告高祖，求遣糧援。時高祖治河索虜屯據河岸，軍不得前。高祖呼所遣人，開舫北戶，指河上虜示之，曰：「我語令勿進而輕佻，深入岸上如此，何由得遣軍？」鎮惡既得義租，紹又病死，僞撫軍姚讚代紹守險，衆力猶盛。高祖至湖城，讚引退大軍，次潼關，謀進取之計。鎮惡請率水軍自河入渭，僞鎮北將軍姚疆

胡致堂云心無二用則思慮精而智術明心有二用則物欲重而智術斂方鎮惡之未入秦也身先士卒不避艱難何其持軍嚴厲志焉也既克長安乃意存寶物取多歲歲之財一何鄙哉功成而意滿財盛而氣昏向之嚴厲專精變而為驕怠貪鄙莫覺莫悟死于匹夫之手可不戒哉

屯兵涇上鎮惡遣毛德祖擊破之直至渭橋鎮惡所乘皆蒙衝小艦行船者悉在艦內羌見艦沂渭而進艦外不見有乘行船人北土素無舟楫莫不驚惋咸謂為神鎮惡既至今將士食畢便棄船登岸渭水流急倏忽間諸艦悉逐流去時姚泓屯軍在長安城北猶數萬人鎮惡撫慰士卒曰卿諸人並家在江南此是長安城北門外去家萬里而舫乘衣糧並已逐流去豈復有求生之計邪唯宜死戰可以立大功不然則無遺類矣乃身先士卒眾亦知無復退路莫不騰踊爭先泓眾一時奔潰即陷長安城泓挺身逃走明日率妻子歸降城內夷晉六萬餘戶鎮惡宣揚國恩撫慰初附號令嚴肅百姓安堵高祖將至鎮惡於灊上奉迎高祖勞之曰成吾霸業者真卿也鎮惡再拜謝曰此明公之威諸將之力鎮惡何功之有焉高祖笑曰卿欲學馮異也是時關中豐全倉庫殷積鎮惡

朱明鑑云王鎮惡橫死非沈田子殺之宋武帝殺之也英雄方得天下日夜所焦心勞思者無非前除異己及勝己者耳劉毅諸葛長民司馬休之所謂異己者也鎮惡平江陵平關中疾於風而髮為日已久及去軍東歸私語田子曰鍾會不得遂其亂者以有衛瓘等也又曰卿等十餘人何懼王鎮惡是則明殺田子殺之矣由子持刀武帝

極意收斂子女玉帛不可勝計高祖以其功大不問也進號征虜將軍時有白高祖以鎮惡既克長安藏姚泓偽輦為有異志高祖密遣人覘輦所在泓輦飾以金銀鎮惡悉剔取而棄輦於垣側高祖聞之乃安高祖留第二子桂陽公義真為安西將軍離秦二州刺史鎮長安鎮惡以本號領安西司馬馮翊太守委以扞禦之任時西虜佛佛彊盛姚興世侵擾北邊破軍殺將非一高祖既至長安佛佛畏憚不敢動及大軍東還便寇逼北地義真遣中兵參軍沈田子距之虜甚盛田子屯劉回堡遣使還報鎮惡鎮惡對田子使謂長史王修曰公以十歲兒付吾等當各思竭力而擁兵不進寇虜何由得平使還具說鎮惡言田子素與鎮惡不協至是益激怒二人常有相圖志彼此每相防疑鎮惡率軍出北地為田子所殺事在序傳時年四十六田子又於鎮惡營內殺鎮惡兄基弟鴻

推母曲罪崇殺
不過掩天下聽
聞使獄有歸
取關中大事
付之十歲見子
輔以狼如羊貪
狼之數將軍而
復誨之以相殘相
滅以謂為天下者
不願家乎帝意
以為得殺鎮惡
即失關中屠兒
子不可悔也宗
書前其語不載
武帝奸雄之略
無由得意章乎
鄭夫添通志對
酌書史之間往
弄沈而登亭也
然則孟景在帝
得考死耶曰
不然孟祖不仰
帝作沈田子者

藥者并以煩丁
督護矣盧循
徐道覆曲為武
帝作沈田子者

遵淵及從弟昭朗弘凡七人是歲十四年正月十五日也高祖表
曰故安西司馬征虜將軍王鎮惡志節亮直機略明舉自策名州
府屢著誠績荆南邁舉勢據上流難與疆蕃愛兼內侮鎮惡輕舟
先邁神兵電臨肝食之虞一朝霧散及王師西伐有事中原長驅
洛陽肅清湖陝入渭之捷指麾無前遂廓定咸陽俘執偽后克成
之效莫與為疇實扞成所寄國之方召也近北虜遊魂寇掠渭北
統率眾軍曜威撲討賊既還奔還次涇上故龍驤將軍沈田子忽
發狂易奄加刃害忠勲未究受禍不圖痛惜兼至惋悼無已伏惟
聖懷為之傷惻田子狂悖即已備憲鎮惡誠著艱難勲參前烈殊
績未酬宜蒙追寵願敕有司議其褒贈於是追贈左將軍青州刺
史高祖受命追封龍陽縣侯食邑千五百戶謚曰壯侯配食高祖
廟庭子靈福嗣位至南平王鑠右軍諮議參軍靈福卒子述祖嗣

述祖卒子獻嗣齊受禪國除鎮惡弟康留關中及高祖北伐鎮惡
為前鋒康逃匿田舍鎮惡次潼關康將家奔之高祖板為彭城公
前將軍行參軍鎮惡被害康逃藏得免攜家出洛陽到彭城歸高
祖即以康為相國行參軍求還洛陽視母尋值關陝不守康與長
安徙民張盱醜劉雲等唱集義徒得百許人驅率邑郭僑戶七百
餘家共保金墉城為守戰之備時有一人邵平率部曲及并州乞
活一千餘戶屯城南迎亡命司馬文榮為主又有亡命司馬道恭
自東垣率三千人屯城西亡命司馬順明五千人屯陵雲臺順明
遣刺殺文榮平復推順明為主又有司馬楚之屯栢谷塢索虜野
坂戍主異朔公遊騎在芒上攻逼交至康堅守六旬宋臺建除康
寧朔將軍河東太守遣龍驤將軍姜錕率軍救之諸亡命並各奔
散高祖嘉康節封西平縣男食邑三百戶進號龍驤將軍迎康家

黑

還京邑勸課農桑百姓甚親賴之永初元年卒金墉時年四十九
塋於偃師城西追贈輔國將軍無子以兄河西太守基子天祐嗣
當太祖元嘉二十七年隨劉康祖伐索虜敗沒子懷祖嗣

檀韶傳

檀韶字令孫高平金鄉人也世居京口初辟本州從事西曹主簿
輔國司馬高祖建義韶及弟祗道濟等從平京城行參高祖建武
將軍軍事都邑既平爲鎮軍將軍加寧遠將軍東海太守進號建武
將軍遷龍驤將軍秦郡太守北陳留內史以平桓玄功封巴丘縣
侯食邑五百戶復參車騎將軍軍事加龍驤將軍遷騎將中軍諮議
參軍加寧朔將軍從征廣固率向彌胡蕃等五千人攻臨朐城克
之及圍廣固慕容超夜燒樓當韶圍分降號橫野將軍城陷之日
韶率所領先登領北琅邪太守進號寧朔將軍琅邪內史從討盧
循於左里又有戰功并論廣固功更封宜陽縣侯食邑七百戶降

先封一等爲伯減戶之半二百五十戶賜祗子臻坐六門內乘輿
白衣領職義熙七年號輔國將軍八年丁母憂起爲冠軍將軍明
年復爲琅邪內史淮南太守將軍如故鎮姑熟尋進號左將軍領
本州大中正十二年遷督江州豫州之西陽新蔡二郡諸軍事江
州刺史將軍如故有罪免官高祖受命以佐命功增八百戶并前
千五百戶韶嗜酒貪橫所莅無績上嘉其合門從義弟道濟又有
大功故特見寵授永初二年卒於京邑時年五十六追贈安南將
軍加散騎常侍子緒嗣緒卒無子國除祗子臻臻卒子遐嗣齊受
禪國除祗弟道濟並別有傳

向靖字奉仁小字彌河內山陽人也名與高祖同改稱小字世居
京口與高祖少舊從平京城參建武軍事進平京邑板參鎮軍軍
事加寧遠將軍京邑雖平而羣寇互起彌與劉蕃孟龍符征破桓

向靖傳

檀韶傳

歆桓石康石綏於白茅攻壽陽尅之義熙三年遷建武將軍秦郡太守北陳留內史戍堂邑以平京城功封山陽縣五等侯從征鮮卑大戰於臨朐累月不決彌與檀韶等分軍自間道攻臨朐城彌擐甲先登卽時潰陷斬其牙旗賊遂奔走攻拔廣固彌又先登盧循屯據蔡洲以親黨阮賜爲豫州刺史攻逼姑孰彌率譙國內史趙恢討之時輔國將軍毛修之戍姑孰告急續至彌兼行進討破賜收其輜重除中軍諮議參軍將軍如故盧循退走高祖南征彌爲前鋒於南陵電池左里三戰並大捷軍還除太尉諮議參軍下邳太守將軍如故八年轉游擊將軍尋督馬頭淮西諸郡軍事龍驤將軍鎮蠻護軍安豐汝陰二郡太守梁國內史戍壽陽以平廣固盧循功封安南縣男食邑五百戶十年遷冠軍將軍高陽內史臨淮太守領石頭戍事高祖西伐司馬休之以彌爲吳興太守將

軍如故明年高祖北伐彌以本號侍從留戍碭礮進屯石門柏谷遷督北青州諸軍事北青州刺史將軍如故高祖受命以佐命功封曲江縣侯食邑千戶遷太子左衛率加散騎常侍二年卒官時年五十九追贈前將軍彌治身儉約不營室宇無園田商貨之業時人稱之子植嗣多過失不受母訓奪爵更以植次弟植紹封又坐殺人國除植弟柳字玄季有學義才能立身方雅無所推先諸盛流並容之太尉袁淑司空徐湛之東陽州刺史顏立皆與友善歷始興王濬征北中兵參軍始興內史南康相臧質爲逆召柳至尋陽與之俱下質敗歸降下獄死彌弟劭永初中爲宣城太守劭弟子亮以私忿殺彌妻施氏託云奴客所殺劭輒於墓所殺亮及彌妾并奴婢七八人匿不聞官爲有司所奏詔無所問元嘉初卒於義興太守

劉懷慎彭城人左將軍懷肅弟也少謹慎質直始參高祖鎮軍騎將軍事振威將軍彭城內史從征鮮卑每戰必身先士卒及尅廣固懷慎率所領先登從高祖距盧循於石頭屢戰克捷加輔國將軍義熙八年以本號監北徐州諸軍事鎮彭城尋加徐州刺史爲政嚴猛境內震肅九年亡命王靈秀爲寇討平之十一年進北中郎將以平廣固盧循功封南城縣男食邑五百戶十三年高祖北伐以爲中領軍征虜將軍衛輦轂坐府中相殺免官雖各位轉優而恭恪愈至每所之造位任不踰已者皆束帶門外下車其謹退類如此宋臺立召爲五兵尚書仍督江北淮南諸軍前將軍南晉州刺史復爲度支尚書加散騎常侍高祖遷都壽春留懷慎督北徐兗青淮北諸軍事中軍將軍徐州刺史以亡命入廣陵城降號征虜將軍永初元年以佐命功進爵爲侯增邑千戶進號平北

徵

克

傳

將軍徵爲五兵尚書加散騎常侍光祿大夫景平元年遷護軍將軍常侍如故特賜班於宗族家無餘財二年卒時年六十一追贈撫軍謚曰肅侯子德願嗣世祖大明初爲游擊將軍領石頭戍事坐受賈客韓沸智貨下獄奪爵土後復爲秦郡太守德願性麤率爲世祖所狎侮上寵姬殷貴妃薨葬畢數與羣臣至殷墓謂德願曰卿哭貴妃若悲當加厚賞德願應聲便號慟撫膺擗踊涕泗交流上甚悅以爲豫州刺史又令醫術人羊志哭殷氏志亦嗚咽他日有問志卿那得此副急淚志時新喪愛姬答曰我爾時自哭亡妾耳志滑稽善爲諧謔上亦愛狎之德願善御車嘗立兩柱使其中劣通車軸乃於百餘步上振轡長驅未至數尺打牛奔從柱間直過其精如此孝武聞其能爲之乘畫輪車幸太宰江夏王義恭第德願岸著籠冠短朱衣執轡進止甚有容狀永光中爲廷尉與

德願

德願

朱明鎬云榮祖一
知幾君子也謝晦
接昵志在異歸
立大功掉頭不顧及
至徐傅駢首榮
祖脫然易曰知幾
其神榮祖有焉史
臣詆以偏險褊隘
頗失士大夫之心嗟
乎當時所謂夫
夫不過謝宣明面
不見向耳以此云
失庸何傷乎

柳元景厚善元景敗下獄誅懷慎庶長子榮祖少好騎射為武帝
所知及盧循攻逼時賊乘小艦入淮拔柵武帝宣令三軍不得輒
射賊榮祖不勝憤怒冒禁射之所中應弦而倒帝益奇焉以戰功
參太尉軍事從討司馬休之彭城內史徐達之敗沒諸將意沮榮
祖請戰愈厲高祖乃解所著鎧以授之榮祖率所領陷陣身被數
創會賊破走加振威將軍尋參世子征虜軍事領遂成令高祖北
伐轉鎮西中兵參軍寧遠將軍水軍入河與朱超石大破索虜於
半城又攻劉度壘克之高祖大饗戰士謂榮祖曰卿以寡克衆攻
無堅城雖古名將何以過此轉為太尉中兵參軍加建威將軍既
破長安姚泓女婿徐衆率其餘衆連營叛走榮祖與檀道濟等攻
營破之斬首擒馘不可稱計十四年除彭城內史又補相國參軍
其年遣榮祖還都為世子中兵參軍永初元年除越騎校尉尋轉

右軍將軍索虜南寇司州刺史毛德祖陷沒榮祖時居父艱起為
輔國將軍追論半城之功賜爵都鄉侯榮祖為人輕財重義善撫
將士然性偏險褊隘頗失士君子之心領軍將軍謝晦深接待之
廢立之際要榮祖固辭獲免及晦出鎮荆楚欲請為南蠻校尉榮
祖又固止之其年冬卒德願弟興祖青州刺史懷慎弟懷默冠軍
將軍江夏內史太中大夫懷默子道球巴東建平二郡太守道球
弟孫登武陵內史孫登子亮世祖大明中為武康令時境內多盜
鑄錢亮掩討無不禽所殺以千數太宗泰始初為巴陵王休若鎮
東中兵參軍北伐南討功冠諸將封順陽縣侯食邑六百戶歷黃
門郎梁益二州刺史在任廉儉不營財貨所餘公祿悉以還官太
宗嘉之下詔褒美亮在梁州忽服食修道欲至長生迎武當山道
士孫道胤令合仙藥至益州泰豫元年藥始成而未出火毒孫不

榮祖

貴

冠

亮

道胤史作
懷道

聽亮服亮苦欲服平日開城門取井華水服至食鼓後心動如刺中間便絕後人逢見乘白馬將數十人出關西行共語分明此乃道家所謂尸解者也追贈冠軍將軍謚曰剛侯孫登弟道隆元嘉二十二年爲廬江太守世祖舉義棄郡來奔以補南中郎參軍事加龍驤將軍時世祖分麾下以爲三幢道隆與中兵參軍王謙之馬文恭各領其一大明中歷黃門侍郎徐青冀三州刺史前廢帝景和中以爲右衛將軍永昌縣侯食邑五百戶委以心腹之任泰始初爲太宗盡力遷衛將軍中護軍尋賜死事在建安王休仁傳王謙之字休光琅邪臨沂人晉司州刺史胡之曾孫也世祖初歷驍騎將軍御史中丞吳興太守以南下之功封石陽縣子食邑五百戶大明三年卒贈前將軍謚曰肅子應之嗣大明末爲衡陽內史晉安王子勛反應之起義拒湘州行事何慧文爲慧文所殺事

道隆

王謙之

在鄧琬傳追贈侍中應之弟雲之順帝昇明中貴達馬文恭扶風人也亦以功封泉陵縣子食邑五百戶世祖卽位爲游擊將軍頃之卒

劉粹字道冲沛郡蕭人也祖恢持節監河中軍事征虜將軍粹家在京口少有志幹初爲州從事高祖克京城參建武軍事從平京邑轉參鎮軍事尋加建武將軍沛郡太守又領下邳太守復爲車騎中軍參軍從征廣固戰功居多以義功封西安縣五等侯軍還轉中軍諮議參軍盧循逼京邑京口任重太祖時年四歲高祖使粹奉太祖鎮京城轉遊擊將軍遷建威將軍江夏相衛將軍毅粹族兄也粹盡心高祖不與毅同高祖欲謀毅衆並疑粹在夏口高祖愈信之及大軍至粹竭其誠力事平封灑縣男食邑五百戶母憂去職俄而高祖討司馬休之起粹爲寧朔將軍竟陵太守統水

馬文恭

劉粹傳

軍入河明年進號輔國將軍遷相國右司馬侍中中軍司馬冠軍
將軍遷左衛將軍永初元年以佐命功改封建安縣侯食邑千戶
二年以役使監吏免官尋督江北淮南郡事征虜將軍廣陵太守
三年以本號督豫司雍并四州南豫州之梁郡弋陽馬頭三郡諸
軍事豫州刺史領梁郡太守鎮壽陽治有政績少帝景平二年譙
郡流離二十餘家叛沒虜趙靈秦剛等六家悔倍還投陳留襄邑
縣頓謀等村粹遣將苑縱夫討叛戶不及因誅殺謀等三十家男
丁一百三十七人女弱一百六十二口收付作部粹坐貶號爲寧
朔將軍時索虜南寇粹遣將軍李德元襲許昌殺僞潁川太守庫
龍於是陳留人董邈自稱小黃盟主斬僞征虜將軍廣州刺史司
馬世賢傳首京都太祖卽位遷使持節督雍梁南北秦四州荊州
之南陽竟陵順陽襄陽新野隨六郡諸軍事征虜將軍領寧蠻校

尉雍州刺史襄陽新野二郡太守在任簡役愛民罷諸沙門二千
餘人以補府史元嘉三年討謝朓遣粹弟車騎從事中郎道濟龍
驤將軍沈敞之就粹自陸道向江陵粹以道濟行意陵內史與敞
之及南陽太守沈道興步騎至沙橋爲朓司馬周超所敗士衆傷
死者過半降號寧朔將軍初朓與粹厚善以粹子曠之爲參軍粹
受命南討一無所顧太祖以此嘉之朓遣送曠之還粹亦不害也
明年粹卒時年五十三追贈安北將軍持節本官如故曠之嗣官
至晉熙太守曠之卒子琛嗣琛卒無子國除琛弟亮順帝昇明末
尚書駕部郎粹庶長子懷之爲臨州內史與臧質同逆伏誅粹弟
道濟尚書起部郎王弘車騎從事中郎江夏王義恭撫軍司馬河
東太守仍遷鎮武將軍益州刺史長史費謙別駕張熙參軍楊德
年等並聚斂興利而道濟委任之傷政害民民皆怨毒太祖聞之

與道濟詔戒之曰聞卿在任未盡清省又頗爲殖貨若萬一有此必宜改之比傳人情不政緝詣當以法御下深思自警以副本望道濟雖奉此旨政化如初有司馬飛龍者自稱晉之宗室晉末走仇池元嘉九年聞道濟緩撫失和遂自仇池入綿竹崩動羣小得千餘人破巴興縣殺令王貞之進攻陰平陰平太守沈法興焚城遁走道濟遣軍擊飛龍斬之初道濟以五城人帛氏奴梁顯爲參軍督護費謙固執不與遠方商人多至蜀土資貨或有值數百萬者謙等限布絲綿各不得過五十斤馬無善惡限蜀錢二萬府又立冶一斷私民鼓鑄而貴賣鐵器商旅吁嗟百姓咸欲爲亂氏奴旣懷恚忿因聚黨爲盜賊其年七月道濟追羅習爲五城令氏奴等謀曰羅令是使君腹心而卿猶有作賊盜不止者一旦發露則爲禍不測宜結要誓共相禁檢乃殺牛盟誓俄而氏奴及趙廣等

唱曰官禁殺牛而村中公違法禁脫使羅令白使君疑吾徒更欲作賊則無餘類矣因詐言司馬殿下猶在陽泉山中若能共建大事則功名可立不然立滅不久衆旣樂亂因相率從之得數千人復向廣漢道濟遣參軍程展會治中李抗之五百人擊之並爲所殺賊於是逕向涪城巴西人唐頌聚衆應之寧遠將軍巴西梓潼二郡太守王懷業再遣軍拒之戰敗失利懷業及司馬南漢中太守韋處伯並棄城走涪陵太守阮惠江陽太守杜玄起遂寧太守馮遷聞涪城不守並委郡出奔蜀土僑舊翕然並反道濟惶懼乃免吳兵三十六營以爲平民分立宋興宋寧二郡又招集商賈及免道俗奴僮東西勝兵可有四千人賊衆數萬屯城西及城北道濟嬰城自守趙廣本以譎詐聚兵頌兵城下不見飛龍各欲分散廣懼乃將三千人及羽儀詐其衆云迎飛龍至陽泉寺中謂道人

程道養曰但自言是飛龍則坐享富貴若不從即日便斬頭道養
惶怖許諾道養袍罕人也廣改名爲龍興號爲蜀王車騎大將軍
益梁二州牧建號泰始元年備置百官以道養弟道助爲驃騎將
軍長沙王鎮涪城廣自號鎮軍帛氏奴征虜將軍梁顯鎮北將軍
同黨大帥張寧秦州刺史嚴遐前將軍奉道養還成都衆十餘萬
四面圍城就道濟索費謙張熙曰但送此人來我等自不復作賊
道濟遣中兵參軍裴方明任浪之各將千餘人出西門戰皆失利
十一月方明等復出戰破賊營焚其積聚賊黨江陽人楊孟子領
千餘人屯城南道濟參軍梁儁之統南樓屢與孟子交言因投書
曉以禍福要使入城孟子許諾入見道濟道濟大喜卽板爲王簿
遣子爲任克期討賊趙廣知其謀孟子懼將所領奔晉原晉原太
守文仲興拾合得二千餘人與孟子并力自固廣遣同黨表玄子

攻晉原爲仲興所殺廣又遣帛氏奴攻之連戰仲興軍敗及孟子
並死方明復出東門破賊三營斬首數百級賊雖敗已復還合方
明復僞出北門仍回軍擊城東大營殺千餘人斬僞僕射蔡滔時
天大霧方明等復揚聲出東門而潛自北門出攻城北城西諸營
賊衆大潰於是奔散道養收合得七千人還廣漢趙廣以別卒五
千餘人還涪城初別駕張熙說道濟令糶太倉穀賊以九月末圍
城至十二月末廩糧便盡方明將二千人出城求食爲賊所敗匹
馬獨還賊因追之衆復大集方明夜於城西縋上道濟爲設食饘
不能食唯涕泣而已道濟時有疾已篤自力慰勉之曰卿非大丈
夫小敗何苦賊勢旣衰臺兵垂至但令卿還何憂於賊卽滅左右
數十人配之賊城外云方明已死可來取喪城中大恐道濟夜列
炬火方明自出衆見之乃安道濟悉出財物於北射堂令方明募

人時城中或傳道濟已亡莫有至者梁儁之說道濟曰將軍氣息綿綿而外論互有同異今軍師屢敗妖寇未殄若一旦不虞則危禍立至宜稱小損聽左右給使豐出不然敗矣道濟從之卽喚左右三十餘人告之曰吾疾久汝等扶持疲勞今旣小損各聽歸家休息喚復還給使旣出其父兄皆問使君亡來幾日子弟皆言君漸差誰言亡者傳相告語城內乃安由是應募者一日千餘人十年正月賊衆大至攻逼成都道濟卒梁儁之與方明等及其故舊門生數人共埋尸於後齋使書與道濟相似者爲教令酬答籤疏不異常日故雖母妻不知也二月道養於毀金橋升壇郊天方就柴燎方明將三千人出擊之賊列陣營前死戰日夕乃大敗臨陣斬僞征虜將軍趙石之等八百餘級道養等退保廣漢是月平西將軍臨川王義慶以揚武將軍巴東太守周籍之卽本號督巴西

梓潼宕渠遂寧巴郡五郡諸軍事巴西梓潼二郡太守率平西參軍費淡龍驤將軍羅猛二千人援成都廣等屯據廣漢分守郫川連營百數處處屯結籍之與方明及費淡等攻郫之廣等退據郡城傍竹自固羅猛率隊主王盱等并力追討張尋自涪城率衆二萬來助廣等方明淡斬竹開逕邀之戰敗退還郫縣廣等又移營屯箭竿橋方明等破其六營乘勝追奔逕至廣漢廣等走還涪及五城四月十日發道濟喪五月方進軍向涪城張尋唐頻渡水拒戰方明擊破之生擒僞驃騎將軍雍秦二州刺史司馬龍伸斬之龍伸道助也州吏嚴道度斬嚴遐首廣等並奔散涪蜀皆平俄而張尋攻破陰平復與道養合帛氏奴攻廣漢費淡督將軍种松等與戰斬其梁州刺史杜承等百餘級九月益州刺史甄法崇至成都誅費謙之道濟喪及方明等並東反道養等領二千餘家逃

於鄴山其餘羣賊亦各擁戶藏竄出爲寇盜不絕十三年六月太祖遣寧朔將軍蕭汪之統軍討之軍次鄴口帛氏奴斬僞衛將軍司馬飛燕歸降汪之擊破道養道養還入鄴山十四年四月趙廣張尋梁顯各率部曲歸降僞輔國將軍王道恩斬道養送首餘黨悉平遷趙廣張尋等於京師十六年廣尋復與國山令司馬敬琳謀反伏誅先是道濟振武司馬蜀郡太守任薈之雖不任軍事事寧以爲正員郎裴方明虎賁中郎將仍爲義慶平西中兵參軍龍驤將軍河東太守費淡太子屯騎校尉周籍之後爲益州刺史粹族弟損字子騫衛將軍毅從父弟也父鎮之字仲德以毅貴歷顯位閑居京口未嘗應召常謂毅汝必破我家毅甚憚之每還京未嘗敢以羽儀人從入鎮之門左光祿大夫徵不就元嘉二年年九十餘卒於家損元嘉中歷官義興太守東土殘饑太祖遣揚州治

鎮之

中沈演之東入賑卹以損綏撫有功稱爲良守官至吳郡太守追贈太常

史臣曰帝王受命自非以功靜亂以德濟民則其道莫由也自三代以來醇風稍薄成功濟務尊出權道雖復負扈南面北號軒轅莫不自謝王風率由霸德高祖崛起布衣非藉民譽義無曹公英傑之響又闕晉氏輔魏之基一旦驅鳥合不崇朝而制國命功雖有餘而德未足也是故王謚以內懼流奔王綏以外侮成釁若非樹奇功於難立震大威於四海則不能成配天之業一異同之心義熙以後大功仍建自桓溫於旃所臨莫不獻珍受朔及金墉請吏元勳將舉九命之禮旣行代終之符已及方復觀兵函滑用師天險獨克之舉振古難稱若使閉門反峻兵兵散地後敗責其前功一青虧其盛業豈復得以黃屋朱戶爲衰晉之貞臣乎及其靈

用史作陳

史有寧

字

治

薄震重關莫守故知英竿所苞先勝而後戰也王鎮惡推鋒直指前無疆陳為宋方叔壯矣哉

列傳第五

南史勳記卷之五

宋書四十五

宋書卷四十五

列傳第五

終

宋書卷四十六

宋書四十六



列傳第六

趙倫之

到彦之

王懿

張劭

趙倫之字幼成下邳僮人也武穆皇后之弟幼孤貧事母以孝稱武帝起兵以軍功封闕中縣五等侯累遷雍州刺史武帝北伐倫之遣順陽太守傅弘之扶風太守沈田子出燒柳大破姚泓於藍田及武帝受命以佐命功封霄城縣侯安北將軍鎮襄陽少帝即位徵拜護軍元嘉三年拜鎮軍將軍尋遷左光祿大夫領軍將軍倫之雖外戚貴盛而以儉素自處性野拙人情世務多所不解

關陳云用兵大事北魏勳敵彦之庸將乃以為酬恩之具可乎

趙倫之傳

燒史作燒攻字韻無燒字

人情史作人問

居方伯頗覺富盛入爲護軍資力不稱以爲見貶光祿大夫范泰
好戲謂曰司徒公歟必用汝老奴我不言汝資地所在要是外戚
高秩次第所至耳倫之大喜每載酒肴詣泰五年卒伯符嗣

伯符

伯符字潤遠少妖弓馬倫之在襄陽伯符爲竟陵太守時竟陵蠻
屢爲寇伯符征討悉破之由是有將帥之稱後爲寧遠將軍總領
義徒以居宮城北每有火起及賊盜輒身冠甲冑助郡縣赴討武
帝甚嘉之文帝卽位累遷徐兗二州刺史爲政苛暴吏人畏之若
豺虎然而寇盜遠竄無敢犯境元嘉十八年徵爲領軍將軍先是
外監不隸領軍宜相統攝者自有別詔至此始統領焉二十一年
轉豫州刺史明年爲護軍將軍復爲丹陽尹在郡嚴酷吏人苦之
或至委叛被錄赴水而死典筆吏取筆不如意鞭五十子倩尚文
帝第四女海鹽公主初始與王濬以潘妃之寵故得出入後宮遂

賦文指

後史作後
此誤

與公主私通及適倩倩入宮而怒肆詈搏擊引絕帳帶事上聞有
詔離婚殺主所生蔣美人伯符慙懼發病卒謚曰肅傳國至孫勗
齊受禪國除

銘按
誤

王懿傳

王懿字仲德太原祁人自言漢司徒元弟幽州刺史懋七世孫也
祖宏事石季龍父苗事苻堅皆爲二千石仲德少沈審有意略通
陰陽解聲律苻氏之敗仲德年十七與兄叡同起義兵與慕容垂
戰敗仲德被重創走與家屬相失路經大澤不能前因臥林中忽
有青衣童兒騎牛行見仲德問曰食未仲德告饑兒去頃之復來
攜食與之仲德食畢欲行會水潦暴至莫知所如有一白狼至前
仰天而號號訖銜仲德衣因渡水仲德隨之獲濟與濬相及渡河至
滑臺復爲翟遼所留使爲將帥積年仲德欲南歸乃奔太山遼遣
騎追之急夜行忽有炬火前導仲德隨之行百許里乃免晉太元

未徙居彭城兄弟名犯晉宣元二帝諱並以字稱獻字元德北土
重同姓謂之骨肉有遠來相投者莫不竭力營贍若不至者以爲
不義不爲鄉里所容仲德聞王愉在江南是太原人乃往依之愉
禮之甚薄因至姑熟投桓玄值玄篡見輔國將軍張暢言及世事
仲德曰自古革命誠非一族然今之起者恐不足以成大事元德
果敢有智略武帝甚知之告以義舉使於都下襲玄仲德聞其謀
謂元德曰天下之事不可不密應機務速不在巧遲玄每晝夜出
入今若圖之正須一夫力耳事泄元德爲玄所誅仲德奔竄會義
軍尅建業仲德抱元德子方回出候武帝帝於馬上抱方回與仲
德相對號泣追贈元德給事中封安復縣侯以仲德爲中兵參軍
武帝伐廣固仲德爲前鋒大小二十餘戰每戰輒尅及盧循寇逼
敗劉毅於桑落帝北伐始還士卒創痍堪戰者可數千人賊衆十

萬舳舻百里奔敗而歸者咸稱其雄衆議並欲遷都仲德正色曰
今天子當陽而治明公命世作輔新建大功威震六合妖賊豕突
乘我遠徃旣聞凱入將自奔散今自投身閒則同之匹夫匹夫號
令何以威物義士英豪當自求其主爾此謀若行請自此辭矣帝
悅之以仲德屯越城及賊自蔡洲南走遣仲德追之賊留其黨范
崇民五十人高艦百餘城南陵仲德攻之大破崇民焚其舟艦收
其散卒功冠諸將封新淦縣侯義熙十二年北伐進仲德征虜將
軍加冀州刺史爲前鋒諸軍事冠軍將軍檀道濟龍驤將軍王鎮
惡向洛陽寧朔將軍劉遵考建武將軍沈林子出石門寧朔將軍
朱超石胡蕃向半城咸受統於仲德仲德率龍驤將軍朱牧寧遠
將軍竺靈秀嚴綱等開鉅野入河乃總衆軍進據潼關長安平以
仲德爲太尉諮議參軍武帝欲遷都洛陽衆議咸以爲宜仲德曰

非常之吏常人所駭今暴師日久士有歸心固當以建業爲王基
侯文軌大同然後議之可也帝深納之使衛送姚泓先還彭城武
帝受命累遷徐州刺史加都督元嘉三年進號安北將軍與到彥
之北伐大破虜軍諸軍進屯靈昌津司亮既定三軍咸喜仲德獨
有憂色曰胡虜雖仁義不足而凶狡有餘今斂戈北歸并力完聚
若河水冬合豈不能爲三軍之憂十月虜於委粟津渡河進逼金
墉虎牢洛陽諸軍相繼奔走彥之聞二城不守欲焚舟步走仲德
曰洛陽旣陷則虎牢不能獨全勢使然也今賊去我千里滑臺猶
有彊兵若便舍舟奔走士卒必散且當入濟至馬耳谷口更詳所
宜乃回軍泲濟南歷城步上焚舟棄甲還至彭城仲德與彥之並
免官尋與檀道濟救滑臺糧盡而歸九年又爲鎮北將軍徐州刺
史明年加領兗州刺史仲德三臨徐州威德著於彭城立佛寺作

而文作乃

白狼童子像於塔中以河北所遇也十三年進號征北大將軍十
五年卒謚曰桓侯亦於廟立白狼童子壇每祭必祠之子正修嗣
爲家僮所殺

鎮

張邵字茂宗會稽太守裕之弟也初爲晉琅邪內史王誕龍驤府
功曹桓玄徙誕於廣州親故咸離棄之惟邵情意彌謹流涕追送
時變亂饑饉又饋送其妻子桓玄篡位父敞先爲尚書以答事徵
謬降爲廷尉卿及武帝討玄邵曰敞表獻誠欵帝大悅命署其門
曰有犯張廷尉者以軍法論後以敞爲吳郡太守王謚爲揚州召
邵爲主簿劉毅爲亞相愛才好士當世莫不輻湊獨邵不往或問
之邵曰主公命世人傑何煩多問劉穆之聞以白帝並親之轉太
尉參軍署長流賊曹盧循寇迫京師使邵守南城時百姓臨水望
賊帝怪而問邵邵曰若節餞未反奔散之不暇亦何能觀望今當

張邵傳

白

自當在

無復恐耳。尋補州主簿。邵悉心政事，精力絕人。及誅劉藩，邵時在西州直廬。卽夜，誠衆曹曰：「大軍當大討，可各修舟船倉庫。」及曉，取辦。旦日，帝求諸簿，署應時卽至。怪問其速，諸曹答曰：「昨夜受張主簿處分。」帝曰：「張邵可謂同我憂慮矣。」九年，世子始開征虜府，補邵錄事參軍，轉號中軍，遷咨議參軍，領記室。十二年，武帝北伐，邵請見曰：「人生危脆，必當遠慮。穆之若邂逅不幸，誰可代之？專業如此，苟有不諱，事將如何？」帝曰：「此自委穆之。」及卿耳，青州刺史檀祗鎮廣陵。時滁州結聚亡命，祗率衆掩之。劉穆之恐以爲變，將發軍。邵曰：「檀詔據中流，道濟爲軍首，若疑狀發，露恐生大變。宜且遣慰勞，以觀其意。旣而祗果不動，及穆之卒，朝廷恆懼，便欲發詔以司馬徐羨之代之。」邵對曰：「今誠急病，任終在徐。且世子無專命，宜須北咨信，反方使世子出命。」曰：「朝廷及大府事，悉咨司馬，其餘啟還。」

武帝重其臨事不撓，有大臣體。十四年，以世子鎮荊州，邵諫曰：「儲貳之重，四海所繫，不宜處外。敢以死請。」從之。文帝爲中郎將，荊州刺史以邵爲司馬，領南郡。相衆事，悉決於邵。武帝受命以佐命功，封臨沮伯，分荊州立湘州，以邵爲刺史，將署府。邵以爲長沙內地，非用武之國，置署防人，乖爲政要。帝從之。謝晦反，遺書要邵。邵不發函，馳使呈帝。元嘉五年，轉征虜將軍，領寧蠻校尉，羅州刺史。加都督，初王華與邵有隙。及華參要親舊爲之危心，邵曰：「子陵方弘至公，必不以私讎害正義。是任也。」華實舉之。及至襄陽，築長圍，修立堤堰，開田數千頃。郡人賴之富贍。丹浙二州蠻屢爲寇，邵誘其帥，因大會誅之，悉掩其徒黨。旣失信羣蠻，所在並起。水陸斷絕，子敷至襄陽，定省。當還都，羣蠻伺欲取之。會蠕蠕國遣使朝貢，賊以爲敷，遂執之。邵坐降號，揚烈將軍。江夏王義恭鎮江陵，以邵爲撫

修設當作
條史作條
倉庫及舟
船人領

軍長史持節南蠻校尉坐在羅州營私蓄取贓貨二百四十五萬
 下廷尉免官削爵土後為吳興太守卒追復爵邑謚曰簡伯邵臨
 終遺命祭以菜果葦席為輜車諸子從焉子敷演敬有名於世敷
 字景胤生而母亡年數歲問知之雖童蒙便有感慕之色至十歲
 許求母遺物而散施已盡唯得一扇乃緘錄之每至感思輒開筍
 流涕見從母悲感嗚咽性整貴風韻端雅好玄言善屬文初父邵
 使與南陽宗少文談繫象往復數番少文每欲屈握麈尾歎曰吾
 道東矣於是名價日重武帝聞其美召見奇之曰真千里駒也以
 為世子中軍參軍敷見接引累遷江夏王義恭撫軍記室參軍義
 恭就文帝求一學義沙門會敷赴假江陵入辭文帝令以後車載
 沙門往謂曰道中可得言晤敷不奉詔上甚不說遷正員中書郎
 敷小名查父邵小名梨文帝戲之曰查何如梨敷曰梨為百果之

張敷

宗查何可比中書舍人秋當周起並管要務以敷同省各家欲請
 之起曰彼恐不相容接不如勿往當曰吾等並已員外郎矣何憂
 不得共坐敷先設二牀去壁三四尺二客就席敷呼左右曰移我
 遠客起等失色而去其自標遇如此善持音儀盡詳緩之致與人
 別執手曰念相聞餘響久之不絕張氏後進皆慕之其源起自敷
 也遷黃門侍郎始興王濬後將軍司徒左長史未拜父在吳興亡
 成服凡十餘日方進水漿塋畢不進鹽菜遂毀瘠成疾伯父茂度
 每譬止之敷益更感慟絕而復續茂度曰我比止汝而乃益甚自
 是不復往來暮年而卒孝武即位旌其孝道追贈侍中改其所居
 為孝張里敷弟東襲父封位通直郎東有勇力手格猛獸元凶以
 為輔國將軍孝武至新亭東出奔墜淮死子式嗣
 暢字少微邵兄禕之子也禕少有操行為晉郎邪王國郎中令從

張暢傳
別見五十五

王至洛還京都武帝封藥酒一甕付棹令密加鳩毒受命於道自
飲而卒暢少與從兄敷演敬齊各爲後進之秀起家爲太守徐佩
之主簿佩之被誅暢馳出奔赴制服盡哀時論美之弟牧嘗爲獬
犬所傷醫者云食蝦蟇可療牧難之暢含笑先嘗牧因此乃食由
是遂愈累遷太子中庶子孝武鎮彭城暢爲安北長史沛郡太守
元嘉二十七年魏主托跋燾南征太尉江夏王義恭統諸軍出鎮
彭城虜衆近城數十里彭城衆力雖多而軍食不足義恭欲棄彭
城南歸計議彌日不定時歷城衆少食多安北中兵參軍沈慶之
議欲以車營爲函箱陳精兵爲外翼奉二王及妃媛直趨歷城分
城兵配護軍將軍蕭思話留守太尉長史何勗不同欲席卷奔鬱
州自海道還都二議未決更集羣僚議之暢曰若歷城鬱州可至
下官敢不高讚今城內乏食人無固心但以關扃嚴密不獲走耳

敬作鏡
牧作牧

若一搖動則潰然奔散雖欲至所在其可得乎今食雖寡然朝夕
未至窘乏豈可捨萬全之術而卽危亡之道此計必行下官請以
頸血汗君馬跡孝武聞暢議謂義恭曰張長史言不可違也義恭
乃止魏主旣至登城南亞父塚於戲馬臺立檀屋先是隊主蒯應
見執其日晡時遣送應至小市門致意求甘蔗及酒孝武遣送酒
二器甘蔗百挺求駱駝明日魏主又自上戲馬臺復遣使至小市
門求與孝武相見遣送駱駝并致雜物使於南門受之暢於城上
與魏尚書李孝伯語孝伯問君何姓答曰姓張孝伯曰張長史乎
暢曰君何得見識孝伯曰君名聲遠聞足使我知城內有具思者
嘗在魏義恭使視知是孝伯乃開門餉物魏主又求酒及柑橘孝
武又致螺盃雜物南土所珍魏主復令孝伯傳語曰魏主有詔借
博具暢曰博具當爲申致有詔之言正可施於彼國何得施之於

君作公

正文作政

此孝伯曰以隣國之臣耳孝伯又言太尉鎮軍父闕南信殊當憂
邑若遣信當為護送暢曰此中間道甚多亦不須煩魏孝伯曰亦
知有水路似為白賊所斷暢曰君著白衣故號白賊也孝伯笑曰
今之白賊亦不異黃巾赤眉但不在江南耳又求博具俄送與魏
主又遣送氊及九種鹽并胡豉云此諸鹽各有宜白鹽是魏主所
食黑者療腹脹氣滿刮取六銖以酒服之胡鹽療目痛柔鹽不用
食療馬脊瘡赤鹽駁鹽臭鹽馬齒鹽四種並不中食胡豉亦中噉
又求黃甘並云魏主致意太尉安北何不遣人來問觀我儀貌察
我為人暢又宣言答曰魏主形狀才力久為來往所見李尚書親
自銜命不忍彼此不盡故不復遣又云魏主恨向所送馬殊不稱
意安北若須大馬當送之脫須蜀馬亦有佳者暢曰安北不乏良
駟送在彼意此非所求義恭又進炬燭十挺孝武亦致錦一匹又

魏下史有主字
也史作邪
亦有下史有
暢曰黃巾赤
眉似不在江
南孝伯曰亦
不難言清
暢曰今者有
耳手也字
並作又宗
利作并

曰知更須黃甘若給彼軍即不能足若供魏主未當之絕故不復
致孝伯又曰君南土膏梁何為著屨君且如此將士云何暢曰膏
梁之言誠以為愧但以不武受命統軍戎陣之間不容緩服魏主
又遣就二王借篋篋琵琶等器及棊子孝伯足詞辯亦北土之美
暢隨宜應答甚為敏捷音韻詳雅魏人美之時魏聲云當出襄陽
故以暢為南譙王義宣司空長史南郡太守元凶弒逆義宣發哀
之日即便舉兵暢為元佐舉哀畢改服著黃袴褶出射堂簡人音
儀容止眾皆矚目見者皆為盡命事平徵為吏部尚書封夷道縣
侯及義宣有異圖蔡超等以暢人望勸義宣留之乃解南蠻校尉
以授暢加冠軍將軍領丞相長史暢遣門生荀僧寶下郡因顏竣
陳義宣釁狀僧寶有私貨止巴陵不時下會義宣起兵津路斷絕
遂不得前義宣將為逆使嬖人翟靈寶告暢暢陳必無此理請以

史有願字
都

死保之靈寶還白義宣云暢必不可回請殺以徇衆賴丞相司馬竺超之得免進號撫軍別立軍部以收人望暢雖署文檄飲酒常醉不省其事及義宣敗於梁山暢爲軍人所掠衣服都盡遇右將軍王玄謨乘輿出營暢已得敗衣遂排玄謨上輿玄謨甚不悅諸將請殺之隊主張榮救之得免執送都下付廷尉見原起爲都官尚書轉侍中孝武宴朝賢暢亦在坐何偃因醉曰張暢信奇才也與義宣作賊而卒無咎苟非奇才安能致此暢曰太初之時誰責其閤帝曰何事相苦初尚之爲元凶司空及義師至新林門人皆逃尚之父子共洗黃閣故暢以此譏之孝建二年出爲會稽太守卒謚曰宣暢愛弟輯臨終遺命與輯合墳時議非之弟悅取有美稱歷侍中臨海王子顛前將軍長史南郡太守晉安王子勛建僞號召拜爲吏部尚書與鄧琬共輔僞政及事敗悅殺琬歸降復爲太子中庶子後拜雍州刺史泰始六年明帝於巴郡置三巴校尉以悅補之加持節輔師將軍領巴郡太守未拜卒暢子浩官至義陽王昶征北諮議參軍浩弟淹黃門郎封廣晉縣子太子右衛率東陽太守逼郡吏燒臂照佛百姓有罪使禮佛贖刑動至數千拜免官禁錮起爲光祿勳與晉安王子勛同逆軍敗見殺焉

列傳第六

宋書四十六

南史勳訖六月十六日重勘改正一字

宋書卷四十六

列傳第六終

史作人當是民字

史作張世榮救得免

亦

史作左

業張暢傳已出五十九卷此又復見

臣穆等案高氏小史趙倫之傳下有到彦之傳而此書獨闕約之史法諸帝稱廟號而謂魏為虜今帝稱帝號魏稱魏主與南史體同而傳末又無史臣論疑非約書然其辭差與南史異故特存焉

朱明鑑云宗書闕到彦之傳張暢之傳則有二附張邵傳中一與殷淳同列張敷亦有二傳一附張邵傳中一與羊欣同列一書之中一人兩傳以前傳出於高氏小史也總有休文正本則前傳可刪矣高氏立趙倫之王懿張邵三人之傳補厥漏遺是為休文功臣但休文不為到彦之立傳高史亦缺焉而不載同一人也蕭綜之傳既著南史復著此史裴叔業之傳半立於南半立於此或疊見於書冊之中或埋沒之正史之筆然則人亦有幸不幸耶

宋書卷四十七

列傳第七

劉懷肅

孟懷玉

懷玉弟龍符

劉敬宣

檀祗

劉懷肅彭城人高祖從母兄也家世貧窶而躬耕好學初為劉敬宣寧朔府司馬東征孫恩有戰功又為龍驤司馬費令聞高祖起義乘縣來奔京邑平定振武將軍道規追桓玄以懷肅為司馬玄留何澹之郭銓等戍桑落洲進擊破之賴川太守劉統平除高平太守玄既死從子振大破義軍於楊林義軍退尋陽懷肅與江夏相張暢之攻澹之於西塞破之偽征東將軍馮該戍夏口東岸孟

臣沈約新撰

齊川中圖書

齊川中圖書

任東晉書

山圖據會山城桓仙客守月壘皆連壁相望懷肅與道規攻之躬
擐甲胄陷二城馮該走石城生擒仙客義熙元年正月振敗走道
規遣懷肅平石城斬馮該及其子山靖子月神振復襲江陵荊州
刺史司馬休之出奔懷肅自雲杜馳赴日夜兼行七日而至振勒
兵三萬旗幟蔽野躍馬橫矛躬自突陳流矢傷懷肅領眾懼欲奔
懷肅瞋目奮戰士氣益壯於是士卒爭先臨陣斬振首江陵既平
休之反鎮執懷肅手曰微子之力吾無所歸矣偽輔國將軍符嗣
馬孫偽龍驤將軍金符青樂志等屯結軍夏懷肅又討之梟樂志
等道規加懷肅督江夏九郡權鎮夏口除通直郎仍爲輔國將軍
淮馬歷陽二郡太守二年又領劉毅撫軍司馬軍郡如故以義功
封東興縣侯食邑千戶其冬桓石綬司馬國璠陳襲於胡桃山聚
眾爲寇懷肅率步騎討破之江淮間羣蠻及桓氏餘黨爲亂自請

南

出討旣行失旨毅上表免懷肅官三年卒時年四十一追贈左將
軍無子弟懷慎以子蔚祖嗣封官至江夏內史蔚祖卒子道存嗣
太祖元嘉末爲太尉江夏王義恭諮議參軍世祖伐元凶義軍至
新亭道存出奔元凶殺其母以徇前廢帝景和中爲義恭太宰從
事中郎義恭敗以黨與下獄此懷肅次弟懷敬澀訥無才能初高
祖產而皇妣殂孝皇帝貧薄無由得乳人議欲不舉高祖高祖從
母生懷敬未甚乃斷懷敬乳而自養高祖高祖以舊恩懷敬累見
寵授至會稽太守尚書金紫光祿大夫懷敬子真道爲錢唐令元
嘉十三年東土饑上遣揚州治中從事史沈演之巡行在所演之
上表曰宰邑敷政必以簡惠成能莅職闡治務以利民著績故王
真見紀於前升卿流稱於後竊見錢唐令劉真道餘杭令劉道錫
皆奉公卹民恪勤匪懈百姓稱詠訟訴希簡又剪蕩凶非屢能擒

真道

懷敬

獲災水之初。餘杭高堤崩潰。洪流迅激。勢不可量。道錫躬先吏民親執板築。塘既還立。縣邑獲全。經歷諸縣。訪覈名實。並爲二邦之首最。治民之良宰。上嘉之。各賜穀千斛。以真道爲步兵校尉。十四年。出爲梁南秦二州刺史。十八年。氏賊楊難當侵寇漢中。真道率軍討破之。而難當寇盜猶不已。太祖遣龍驤將軍裴方明率禁兵五千。受真道節度。十九年。方明至武興。率太子積弩將軍劉康祖。後軍參軍梁坦。陳彌。裴肅之。安西參軍段叔文。魯尚。期始興。王國常。侍劉僧秀。綏遠將軍馬洗。振武將軍王奐之等。進次潭谷。去臯蘭數里。難當追其建節將軍符弘祖。啖元等。固守臯蘭。鎮北將軍符德義於外。爲游軍。難當子撫軍大將軍和重兵繼其後。方明進擊。大破之於濁水。斬弘祖并三千餘級。遣康祖追之。過臯蘭二千餘里。和又遣德義祖戰。康祖又大破之。和退保修城。難當遣建忠

將軍楊林。振威將軍姚憲。領二千騎。就和方明。又率諸將。攻之。和敗走。追至赤亭。難當席卷奔叛。方明遣康祖直趣百頃。僞丞相楊萬壽等一時歸降。難當第三息虎先戍陰平。難當既走。虎逃竄民間。生禽之。送京都。斬於建康市。秦州刺史胡崇之。西鎮百頃。行至濁水。爲索虜所邀擊。敗沒。以真道爲建威將軍。雒州刺史方明輔國將軍。梁南秦二州刺史。方明辭不拜。詔曰。往年氏豎楊難當。造爲叛亂。俛首者衆。其長史楊萬壽。建節將軍姚憲。情不違順。屢進矢言。及凶醜宵遁。闔境崩擾。建忠將軍呂訓。衛倉儲以候王師。寧朔將軍姜檀。果烈懇到。志在宣力。濁水之捷。厥庸顯然。近者協贊義奮。乃心無替。洛陽符昭。誠係本朝。亦同斯舉。俘擒僞將。獨克武興。推鋒致效。隕命寇手。並事著屯。險感於予。懷宜蒙旌。叙榮慰存。亡可贈萬壽。龍驤將軍昭武都太守憲。補員外散騎侍郎。訓。駙馬

都尉奉朝請檀征西大將軍司馬仇池太守宜並內徙可符雖梁
二州厚加贍卹呂訓略氏人呂先子也又詔曰故晉壽太守姜道
盛前討仇池志輸誠力卽戎著效臨財能清近先登濁水殞身鋒
鏑誠節俱亮矜悼於懷可贈給事中賜錢千萬道盛注古文尚書
行於世真道方明並坐破仇池斷割金銀諸雜寶貨又藏難當善
馬下獄死劉康祖等繫免各有差方明河東人爲劉道濟振武中
兵參軍立功蜀土歷潁川南平昌太守皆坐贓私免官

孟懷玉平昌安丘人也高祖珩晉河南尹祖淵右光祿大夫父綽
義旗後爲給事中光祿勳追贈金紫光祿大夫世居京口高祖東
伐孫恩以懷玉爲建武司馬豫義旗從平京城進定京邑以功封
鄱陽縣侯食邑千戶高祖鎮京口以懷玉爲鎮軍參軍下邳太守
義熙三年出爲寧朔將軍西陽太守新蔡內史除中書侍郎轉輔

孟懷玉傳

方明道盛

國將軍領丹陽府兵戍石頭盧循逼京邑懷玉於石頭岸連戰有
功爲中軍咨議參軍賊帥徐道覆屢欲以精銳登岸畏懷玉不敢
上及循南走懷玉與衆軍追躡直至嶺表徐道覆屯結始興懷玉
攻圍之身當矢石旬月乃陷仍南追循循平又封陽豐縣男食邑
二百五十戶復爲太尉咨議參軍征虜將軍八年遷江州刺史尋
督江州豫州之西陽新蔡汝南潁川司州之松滋六郡諸軍事南
中郎將刺史如故時荊州刺史司馬休之居上流有異志故授懷
玉此任以防之十一年加持節丁父艱懷玉有孝性因抱篤疾上
表陳解不許又自陳弟仙客出繼喪主唯已乃見聽未去任其年
卒於官時年三十一追贈平南將軍子元卒無子國除懷玉別封
陽豐男子慧熙嗣坐廢祭祀奪爵慧熙已宗嗣竟陵太守中大夫
龍符懷玉弟也驍果有膽氣幹力絕人少好游俠結客於閭里早

孟龍符

爲高祖所知既克京城以龍符爲建武參軍江乘羅落覆舟三戰並有功參鎮軍軍事封平昌縣五等子加寧遠將軍淮陵太守與劉藩向彌征桓歆桓石康破斬之除建威將軍東海太守索虜斛蘭索度真侵邊彭沛騷擾高祖遣龍符建威將軍道憐北討一戰破之追斛蘭至光水溝邊被創奔走高祖伐廣固以龍符爲車騎將軍加龍驤將軍廣川太守統步騎爲前鋒軍達臨朐與賊爭水龍符單騎衝突應手破散卽據水源賊遂退走龍符乘勝奔逐後騎不及賊數千騎圍繞攻之龍符奮稍接戰每一合輒殺數人衆寡不敵遂見害時年三十三高祖深加痛悼追贈青州刺史又表曰故龍驤將軍廣川太守孟龍符忠勇果毅隕身王事宜蒙甄表以顯貞節聖恩嘉悼寵贈方州龍符投袂義初前驅效命推鋒三捷每爲衆先及西剽桓歆北殄索虜朝議爵賞未及施行會今北

伐復統前旅臨朐之戰氣冠三軍於時逆徒實繁控弦掩澤龍符匹馬電躍所向摧靡奮戈深入知死弗吝賊超奔遁依險鳥聚大軍因勢方軌長驅考其庸績豫參濟不竊謂宜班爵土以褒勲烈乃追封臨沅縣男食邑五百戶無子弟仙客以子徵生嗣封太祖元嘉中有臯奪爵徙廣州以徵生弟彥祖子佛護襲爵齊受禪國除孝武大明初諸流徙者悉聽還本徵生已死子係祖歸京都有筋幹異力能僭負數人入隸羽林爲殿中將軍二年索虜寇青冀世祖遣軍援之係祖自占求行戰於杜梁挺身入陳所殺狼藉遂見殺詔書追贈潁川郡太守

劉敬宣字萬壽彭城人漢楚元王交後也祖建征虜將軍父牢之鎮北將軍敬宣八歲喪母晝夜號泣中表異之輔國將軍桓序鎮蕪胡牢之參序軍事四月八日敬宣見衆人灌佛乃下頭上金鏡

以爲母灌因悲泣不自勝序歎息謂牢之曰卿此兒旣爲家之孝子必爲國之忠臣起家爲王恭前軍參軍又參會稽世子元顯征虜軍事隆安三年王恭起兵於京口以誅司馬尚之兄弟爲名牢之時爲恭前軍司馬輔國將軍晉陵太守置佐領軍而恭以豪戚自居甚相陵忽牢之心不能平及恭此舉使牢之爲前鋒太傅會稽王道子與牢之書備言禍福使以兵反恭牢之呼敬宣謂曰王恭昔蒙先帝殊恩今居伯舅之重義心未彰唯兵是縱吾不能審恭事捷之日必能奉戴天子緝穆宰相與不今欲奉國威靈以明逆順汝以爲何如敬宣曰朝廷雖無成康之隆未有桓靈之亂而恭怙亂阻兵志陵京邑大夫與恭親無骨肉分非君臣雖共事少時意好不協今日討之於情何有牢之至竹里斬恭大將顏延遣敬宣率高雅之等還京襲恭恭方出城耀軍馳騎橫擊之一時散

潰元顯進號後將軍以敬宣爲諮議參軍加寧朔將軍三年孫恩爲亂東土騷擾牢之自表東討軍次虎嘯賊皆死戰敬宣請以騎傍南山趣其後吳賊畏馬又懼首尾受敵遂大敗進平會稽尋加臨淮太守遷後軍從事中郎五年孫恩又入浹口高祖戍句章賊頻攻不能拔敬宣請往爲援賊恩於是退遠入海是時四方雲擾朝廷微弱敬宣每慮艱難未已高祖旣累破妖賊功名日盛故敬宣深相憑結情好甚隆元顯進號驃騎敬宣仍隨府轉軍郡如故元顯驕姪縱肆羣下化之敬宣每預燕會未嘗飲酒調戲之來無所酬答元顯甚不說尋進號輔國將軍餘如故元興元年牢之南討桓玄元顯爲征討大都督日夜昏酣牢之驟詣門不得相見帝出餞行方遇公坐而已桓玄旣至溧洲遣信說牢之牢之以道子昏闇元顯淫凶慮平玄之日亂政方始假手於玄誅除執政然後

乘玄之隙可以得志於天下將許玄降敬宣諫曰方今國家亂擾四海鼎沸天下之重在大人與玄藉先父之基據荆南之勢雖無姬文之德實為參分之形一朝縱之使陵朝廷威望既成則難圖也董卓之變將生於今牢之怒曰吾豈不知今日取玄如反覆手但平玄之後令我那驃騎何遣敬宣為任玄板為其府諮議參軍玄既得志害元顯廢道子以牢之為征東將軍會稽太守牢之與敬宣謀共襲玄期以明旦值余日大霧府門晚開日盱敬宣不至牢之謂所謀已泄率部曲向白洲欲奔廣陵而敬宣還京口迎家牢之尋求不得謂已為玄所擒乃自縊死敬宣奔喪哭畢即渡江就司馬休之高雅之等俱奔洛陽往來長安各以子弟為質求救於姚興與與之符信令關東募兵得數千人復還至彭城間收聚義故玄遣孫無絡討冀州刺史劉軌軌要敬宣雅之等共據山

先父行

遣

太守作
內史

今

結一作終
非是

陽破之不尅又進昌平澗戰不利眾各離散乃俱奔鮮卑慕容德敬宣數曉天文知必有興復晉室者尋夢在土服之既覺喜曰在者桓也桓既吞矣吾復本土乎乃結青州大姓諸省封并要鮮卑大帥免達謀滅德推休之為主尅日垂發時劉軌為德司空大被委任雅之又欲要軌敬宣曰此公年老吾觀其有安齊志必不動不可告也雅之以為不然遂告軌軌果不從謀頗泄相與殺軌而去至淮泗間會高祖平京口手書召敬宣左右疑其詐敬宣曰吾固知其然矣下邳不誘我也即便馳還既至京師以敬宣為輔國將軍晉陵太守襲封武岡縣男是歲安帝元興三年也桓歆率氏賊楊秋寇歷陽敬宣與建威將軍諸葛長民大破之歆單騎走渡淮斬楊秋於練固而還遷建威將軍江州刺史敬宣固辭言於高祖曰讎恥既雪四海清蕩所願反身草澤以終餘年恩遇不遣遂

素

復僂俛卽目所忝已爲優渥且盤龍無忌猶未遇寵賢二弟位任尚卑一朝先之必貽朝野之責不許敬宣旣至江州譟集軍糧搜召舟乘軍戎要用常有儲擬故缺征諸軍雖失利退據因之每卽振復其年桓玄兄子亮自號江州刺史寇豫章亮又遣符宏寇廬陵敬宣並討破之初劉毅之少也爲敬宣寧朔參軍時人或以雄傑許之敬宣曰夫非常之才當別有調度豈得便謂此君爲人豪邪其性外寬而內忌自伐而尚人若一旦遭逢亦當以陵上取禍耳毅聞之深以爲恨及在江陵知敬宣還乃使人言於高祖曰劉敬宣父子忠國旣昧今又不豫義始猛將勞臣方須叙報如敬宣之比宜令在後若使君不忘平生欲相申起者論資語事正可爲員外常侍耳聞已授其郡實爲過優尋知復爲江州尤所駭惋敬宣愈不自安安帝反正自表解職於是散徹賜給宅宇月給錢三

十萬高祖數引與遊宴恩款周洽所賜錢帛車馬及器服玩好莫與比焉尋除冠軍將軍宣城內史襄城太守宣城多山縣郡舊立屯以供府郡費用前人多發調工巧造作器物敬宣到郡悉罷私屯唯伐竹木治府舍而已亡叛多首出遂得三千餘戶高祖方大相寵任欲先令立功義熙三年表遣敬宣率衆五千伐蜀國子博士周祇書諫高祖曰自義旗之建所征無不必克此可謂天人交助信順之徵也今大難已夷君臣俱泰頃五穀轉豐民無饑苦劫盜之患亦爲弭息此誠漸足無事宜大寧治本蜀賊宜平六合宜一非爲不爾也古人有言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今往伐蜀萬有餘里沂流天險動經時歲若此軍直指成都徑禽譙氏者復是將帥奮威一快之舉耳然益土荒殘野無青艸成都之內殆無孑遺計得彼利與今行軍之費不足相補也而今往艱險雨雪

方降。驅三州三吳之人。投之三巴三蜀之士。其中疾病死亡。豈可稱計。此一疑也。賊必不守窮城。將決力戰。今我往勞困。彼來甚逸。若忽使師行不利。人情波駭。大勢挫衄。此二疑也。且千里饋糧。士有饑色。況今沂險萬里。所在無儲。若兵不解。運漕不繼。雖韓白之將。何以成功。此三疑也。今云可征者。云彼親離眾叛。愚謂不然。彼以一匹夫而能致今日之事。若眾力離散。亦何以至此。官所遣兵。皆烏合受募之人。亦必無千人一心。有前無退矣。爲治者固先定其內而理其外。先安其近而懷其遠。自頃狂狡不息。誅戮相繼。未可謂人和也。天險如彼。未可謂地利也。毛修之家。讎不雪。不應以得死爲限。劉敬宣蒙生存之恩。亦宜性命仰報。今將軍欲驅二死之甘心。而忘國家之重計。愚情竊所未安。闕門之外。非所宜豫。苟其有心不覺披盡。不從假敬宣節監征蜀諸軍事。郡如故。旣入陝。

映

分遣振武將軍巴東太守溫祚以二千人揚聲外水。自率益州刺史鮑陋輔國將軍文處茂龍驤將軍時延祖由墊江而進。敬宣率先士卒轉戰而前。達遂寧郡之黃虎。去成都五百里。僞輔國將軍譙道福等悉眾距險相持六十餘日。大小十餘戰。賊固守不敢出。敬宣不得進。食糧盡。軍中多疾疫死者。大半引軍還。譙縱送毛瓚一門諸喪。其妻女文處茂母何并諸士人喪柩浮之中流。敬宣皆拯接致歸。爲有司所奏。免官削封三分之一。五年高祖伐鮮卑。除中軍諮議參軍。加冠軍將軍。從至臨朐。慕容超出軍距戰。敬宣與兗州刺史劉藩等奮擊大破之。龍驤將軍孟龍符戰沒。敬宣并領其眾圍廣固。屢獻規略。盧循逼京師。敬宣分領鮮卑虎班突騎置陣。甚整。循等望而畏之。遷使持節督馬頭淮西諸軍。郡事鎮蠻護軍淮南安豐二郡太守。梁國內史。將軍如故。循旣走。仍從高祖南。

史作通之
禮和傳
作通

太

討轉左衛將軍加散騎常侍敬宣寬厚善待士多伎藝弓馬音律無事不善時尚書僕射謝混自負才地少所交納與敬宣相遇便盡禮著歡或問混曰卿未嘗輕交於人而傾蓋於萬壽何也混曰人之相知豈可以一塗限孔文舉禮太史子義夫豈有非之者耶初敬宣回師於蜀劉毅欲以重法繩之高祖既相任待又何無忌明言於毅謂不宜以私憾傷至公若必文致爲戮已當入朝以廷議決之毅雖止猶謂高祖曰夫生平之舊豈可孤信光武悔之於龐萌曹公失之於孟卓公宜深慮之毅出爲荊州謂敬宣曰吾忝西任欲屈卿爲長史南蠻豈有見輔意乎敬宣懼禍及以告高祖高祖笑曰但令老兄平安必無過慮出爲使持節督北青州軍郡事征虜將軍北青州刺史領河河太守尋領冀州刺史時高祖西討劉毅豫州刺史諸葛長民監太尉軍事貽敬宣書曰盤龍狼戾

專恣自取夷滅異端將盡世路方夷富貴之事相與共之敬宣報曰下官自義熙以來首尾十載遂忝三州七郡今此杖節常懼福過禍生實思避盈居損富貴之旨非所敢當遣使呈長民書高祖謂丑誕曰阿壽故爲不負我也十一年正月進號右將軍司馬道賜者晉宗室之賤屬也爲敬宣參軍至高祖西征司馬休之道賜乃陰結同府辟閭道秀及左右小將王猛子等謀反道賜自號齊王以道秀爲青州刺史規據廣固舉兵應休之敬宣召道秀有所論因屏人左右悉出戶猛子逡巡在後取敬宣備身刀殺敬宣時年四十五文武佐吏卽討道賜猛子等皆斬之先是敬宣未死嘗夜與僚佐宴集空中有放一隻芒屬於坐中墜敬宣食盤上長三尺五寸已經人著耳鼻間並欲壞項之而敗喪至高祖臨哭甚哀子祖嗣宋受禪國除

檀祗字恭叔高平金鄉人左將軍讓第二弟也少爲孫無終輔國參軍隨無終東征孫恩屢有戰功復爲王誕龍驤參軍從高祖克京城參建武軍事至羅落檀馮之戰沒之後仍以馮之所領兵配祗京邑既平參鎮軍事加振武將軍隸振武大將軍道規追討桓玄每戰克捷江陵平定道規遣祗征潰沔亡命桓道兒張靖符嗣等皆悉平之除龍驤將軍秦郡太守北陳留內史又爲寧朔將軍竟陵太守不拜破桓亮於長沙稱宏於湘東武陵內史庾悅疾病道規以祗代悅加寧朔將軍封西昌縣侯食邑千戶五年入爲中書侍郎盧循逼京邑加輔國將軍領兵屯西明門外循退走祗率所領步道援江陵未發遇疾停八年遷右衛將軍出爲輔國將軍宣城內史卽本號督江北淮南軍郡事青州刺史廣陵相進號征虜將軍加節十年亡命司馬國璠兄弟自北徐州界聚衆數百潛

得過淮因天夜陰闇率百許人緣廣陵城得入叫喚直上廳事祗驚起出門將處分賊射之傷敗乃入祗語左右賊乘闇得入欲掩我不備但打五鼓懼曉必走矣賊聞鼓鳴謂爲曉於是奔散追討殺百餘人祗降號建武將軍十一年進號右衛將軍十二年高祖北伐而亡命司馬缺寇涂淝或淝中秦郡太守劉基求救分軍掩討卽破軌之十四年宋國初建天子詔曰宋國始立內外創禁旅王要總司須才右將軍祗可爲宋領軍將軍加散騎常侍祗性矜豪樂在外放恣不願內遷甚不得志發疾不自治其年卒廣陵時年五十一贈散騎常侍撫軍將軍謚曰威侯子獻嗣元熙中卒無子祗次子朗紹封朗卒子宣明嗣宣明卒子逸嗣齊受禪國除史臣曰劉敬宣與高祖恩結龍潛義分早合雖典復之始事隔逢迎而深期久要未之或爽隆赫之任義止於人存飾終之數無聞

於身後恩禮之有厚薄者將有以乎

列傳第七

勳號六月以重慶府知府兼領夔州府

朱齡石字伯兒沛郡沛人也家世將帥祖騰建威將軍吳國內史伯父憲及斌並為西中郎表真將佐憲為梁國內史斌為汝南內史大司馬桓溫伐真於壽陽真以憲兄弟與溫潛通並殺之齡石父綽逃走歸溫攻戰常居先不避矢石壽陽平真已死綽輒發棺戮尸溫怒將斬之溫弟沖苦請得免綽為人忠烈受沖更生之恩事沖如父參沖車騎軍事西陽廣平太守及沖薨綽歐血死沖諸子遇齡石如兄弟齡石少好武事頗輕佻不治崖檢舅淮南蔣氏

列傳第七

終

宋書卷四十八

列傳第八

列傳第八

朱齡石

齡石弟超石

毛脩之

傅弘之

朱齡石字伯兒沛郡沛人也家世將帥祖騰建威將軍吳國內史

伯父憲及斌並為西中郎表真將佐憲為梁國內史斌為汝南內

史大司馬桓溫伐真於壽陽真以憲兄弟與溫潛通並殺之齡石

父綽逃走歸溫攻戰常居先不避矢石壽陽平真已死綽輒發棺

戮尸溫怒將斬之溫弟沖苦請得免綽為人忠烈受沖更生之恩

事沖如父參沖車騎軍事西陽廣平太守及沖薨綽歐血死沖諸

子遇齡石如兄弟齡石少好武事頗輕佻不治崖檢舅淮南蔣氏

魏川中鳳圖

魏川中鳳圖

人才俾劣齡石使舅臥於廳事一頭剪紙方一寸帖著舅枕自以
刀子懸擲之相去八九尺百擲百中舅雖危懼戰慄為畏齡石終
不敢動舅頭有大瘤齡石伺舅眠密往割之舅即死初為殿中將
軍常追隨桓脩兄弟為脩撫軍參軍在京口高祖克京城以為建
武參軍從至江乘戰齡石言於高祖曰世受桓氏厚恩不容以兵
刃相向乞在軍後高祖義而許之事定以鎮軍參軍遷武康令加
寧遠將軍喪亂之後武康人姚係祖招聚亡命專為劫盜所居險
阻郡縣畏憚不敢討齡石至縣偽與係祖親厚召為參軍係祖恃
其兄弟徒黨彊盛謂齡石必不敢圖已乃出應召齡石潛結腹心
知其居北塗徑乃要係祖宴會叱左右斬之乃率吏人馳至其家
掩其不備莫有得舉手者悉斬係祖兄弟殺數十人自是一郡得
清高祖又召為參軍補徐州主簿遷尚書都官郎尋復為參軍從

郡在部

能

既平京邑
王誦推高
相為鎮軍

定西高祖
故官

聽

征鮮卑坐事免官廣固平復為參軍盧循至石頭領中軍循選敢
死之士數千人上南岸高祖遣齡石領鮮卑步稍過淮擊之率屬
將士皆殊死戰殺數百人賊乃退齡石既有武幹又練吏職高祖
甚親委之盧循平以為寧遠將軍寧蠻護軍西陽太守義熙八年
高祖西伐劉毅齡石從至江陵九年遣諸軍伐蜀令齡石為元帥
以為建威將軍益州刺史率寧朔將軍臧熹河間太守蒯恩下邳
太守劉鐘龍驤將軍朱林等凡二萬人發自江陵尋加節益州諸
軍事初高祖與齡石密謀進取曰劉敬宣往年出黃虎無功而退
賊謂我今應從外水往而料我當出其不意猶從內水來也如此
必以重兵守涪城以備內道若向黃虎正隆其計今以大衆自外
水取成都疑兵出內水此制敵之奇也而慮此聲先馳賊審虛實
別有函書全封齡石署函邊曰至白帝乃開諸軍雖進未知處分

九年、越非
九年、越非
九年、越非

史文作陸

史文作陸

所由至白帝發書曰衆軍悉從外水取成都臧熹朱林於中水取
廣漢使羸弱乘高艦十餘由內水向黃虎衆軍乃倍道兼行譙縱
果備內水使其大將譙道福以重兵戍涪城兼其前將軍秦州刺
史侯輝尚書僕射蜀郡太守譙詵等率衆萬餘屯彭模夾水爲城
十年六月齡石至彭模諸將以賊水北城險阻衆多咸欲先攻其
南齡石曰不然雖寇在北今屠南城不足以破北若盡銳以拔北
壘南城不麾而自散也七月齡石率劉鍾蒯恩等攻城詰朝戰至
日晏焚其樓櫓四面並登斬侯輝譙詵仍回軍以麾南城卽時散
潰凡斬大將十五級諸營守以次土崩衆軍乃舍船步進龍驤將
軍臧熹至廣漢病卒朱林至廣漢復破譙道福別軍乘船陷牛脾
城斬其大將譙撫譙縱聞諸處盡敗奔於涪城巴西人王志斬送
僞尚書令馬耽封府庫以待王師道福聞彭模不守率精銳五千

林作數

通史記城

年武紀及

兼行來赴聞縱已走道福衆亦散乃逃於獠中巴西民杜瑤縛送
之斬於軍門桓謙弟恬隨謙入蜀爲寧蜀太守至是亦斬焉高祖
之伐蜀也將謀元帥而難其人乃舉齡石衆咸謂自古平蜀皆雄
傑重將齡石資名尚輕慮不辦克諫者甚衆高祖不從乃分大軍
之半猛將勁卒悉以配之臧熹敬皇后弟咸服高祖之知人又美
齡石之善於其事齡石遣司馬沈叔任戍涪蜀人侯產德作亂攻
涪城叔任擊破之斬產德初齡石平蜀所戮止縱一祖之後產德
事起多所連結乃窮加誅剪死者甚衆進號輔國將軍尋進監益
州巴西梓潼宕渠南漢中秦州之安固懷寧六郡諸軍事以平蜀
功封豐城縣侯食邑千戶十一年徵爲太尉諮議參軍加冠軍將
軍十二年北伐遷左將軍本號如故配以兵力守衛殿省劉穆之
甚加信仗內外諸事皆與謀焉高祖還彭城以齡石爲相國右司

于

于

于

于

馬十四年安西將軍桂陽公義真被徵以齡石持節督關中諸軍
事右將軍雍州刺史救齡石若關右必不可守可與義真俱歸齡
石亦舉城奔走龍驤將軍王敬先戍曹公壘齡石自潼關率餘衆
就敬先虜斷其水道衆渴不能戰城陷虜執齡石及敬先還長安
見殺時年四十子景符嗣景符卒子祖宣嗣坐輒之封八年不反
及不分姑國秩奪爵更以祖宣弟隆紹封齊受禪國除齡石弟超
石亦果銳善騎乘雖自出將家兄弟並閑尺牘桓謙爲將軍以
補行參軍又參何無忌輔國右軍軍事徐道覆破無忌得超石以
爲參軍至石頭超石說其同舟人乘單舸走歸高祖高祖甚喜之
以爲徐州主簿超石收迎桓謙身首躬營殯塋遷車騎參軍事尚
書都官郎尋復補中兵參軍寧朔將軍沛郡太守西伐劉毅使超
石率步騎出江陵未至而毅平及討司馬休之遣冠軍將軍檀道

超石

濟及超石步軍出大簿魯宗之聞超石且至自率軍逆之未戰而
江陵平從至襄陽領新野太守追宗之至南陽而還義熙十二年
北伐超石前鋒入河索虜托跋嗣姚興之婿也遣弟黃門郎鵝青
冀州刺史安平公乙旃眷襄州刺史托跋道生青州刺史阿薄干
步騎十萬屯河北常有數千騎緣河隨大軍進止時軍人緣河南
岸牽百丈河流迅急有漂渡北岸者輒爲虜所殺略遣軍裁過岸
虜便退走軍還卽復東來高祖乃遣白直隊主丁旡率七百人及
車百乘於河北岸上去水百餘步爲却月陣兩頭抱河車置七仗
士事畢使豎一白毳虜見數百人步牽車上不解其意並未動高
祖先命超石馳往赴之并齎大弩百張一車益二十人設彭排於
轅上虜見營陣旣立乃進圍營超石先以軟弓小箭射虜虜以衆
少兵弱四面俱至嗣又遣南平公托跋嵩三萬騎至遂內薄攻營

史有云
起石或疑
于千人自
漢舉十三
據通鑑增

於是百弩俱發又選善射者叢箭射之虜衆既多不能制超石初行別齋大鎚并千餘張稍乃斷稍長三四尺以鎚鎚之一稍輒洞貫三四虜虜衆不能當一時奔潰臨陣斬阿薄干首虜退還平城超石率胡蕃劉榮祖等追之復爲虜所圍奮擊盡日殺虜千計虜乃退走高祖又遣振武將軍徐猗之五千人向越騎城虜圍猗之以長戟結陣超石赴之未至悉奔走大軍進克蒲坂以超石爲河東太守戍守之賊以超石衆少復還攻城超石戰敗退走數日乃及大軍高祖自長安東還超石常令人水道至彭城除中書侍郎封興平縣五等侯關中擾亂高祖遣超石慰勞河洛始至蒲坂值齡石自長安東走至曹公壘超石濟河就之與齡石俱沒爲佛佛所殺時年三十七

毛脩之字敬文滎陽武人也祖虎生伯父璩並益州刺史父瑾

毛脩傳

梁秦二州刺史脩之有大志頗讀史籍荆州刺史殷仲堪以爲寧遠參軍桓玄克荆州仍爲玄佐歷後軍太尉相國參軍解音律能騎射玄甚遇之及篡位以爲屯騎校尉隨玄西奔玄敗於崢嶸洲復還江陵人情離散議欲西奔漢川脩之誘令入蜀馮遷斬玄於枚回洲脩之力也晉安帝反正於江陵除驍騎將軍下至京師高祖以爲鎮軍諮議參軍加寧朔將軍旬月遷右將軍既有斬玄之謀又伯父並有蜀土高祖欲引爲外助故頻加策爵及父瑾爲譙縱所殺高祖表爲龍驤將軍配給兵力遣令奔赴又遣益州刺史司馬榮期及文處茂時延祖等西討脩之至宕渠榮期爲參軍楊承祖所殺承祖自稱鎮軍將軍巴州刺史脩之退還白帝承祖自下攻之不拔脩之使參軍嚴綱等收兵衆漢嘉太守馮遷率兵來會討承祖斬之時文處茂猶在巴郡修之遣振武將軍張季仁五

文有衛字
下之復者
右衛將軍
此脫衛字
無是
父伯此箇
文下亦作
父伯

平當作半

文有弩
字

百兵處茂等荊州刺史道規又遣奮武將軍原導之領千人受脩之節度脩之遣原導之與季仁俱進時益州刺史鮑陋不肯進討脩之下都上表曰臣聞在生所以重生實有生理可保臣之情地生途已竭所以未淪於泉壤借命於朝露者以日月貞照有兼映之輝庶憑天威誅夷讎逆自提戈西赴備嘗時難遂使齊斧停柯狡豎假息誠由經路有暨亦緣制不自己撫影窮號泣望西路益州刺史陋始以四月二十九日達巴東頓白帝以俟廟略可乘之機宜踐投袂之會屢愆臣雖效死寇庭而理絕救援是以束骸載馳訴冤象魏昔宋害申舟楚莊有遺履之憤况忘家殉國豈有臣門節冠風霜人所矜悼伍員不虧君義而申包不忘國艱俟會佇鋒因時乃發今臣庸踰在昔未蒙宵邁之旗是以仰辰極以希照眷西土以灑淚也公私懷取仰望洪恩豈宜遂享名器此肩人

比

舟

伍求情既所不容卽實又非所繼但以方仗威靈要須綜攝乞解金紫寵私之榮賜以鷹揚折衝之號臣之於國理無虛請自臣涉道情慮荒越疹毒交纏常慮性命隕越要當躬先士平身馳賊庭手斬凶醜以攄莫大之釁然後就死之日卽化如歸闔門靈爽豈不謝先帝於玄宮高祖哀其情事乃命冠軍將軍劉敬宣率文處茂時延祖諸軍伐蜀軍次黃虎無功而退譙縱由此送脩之父伯及中表喪口累並得俱還盧循逼京邑脩之服未除起爲輔國將軍尋加宣城內史戍姑孰爲循黨阮賜所攻擊破之循走劉毅還姑孰修之領毅後軍司馬坐長置吏僮免將軍內史官毅西鎮江陵以爲衛軍司馬輔國將軍南郡太守脩之雖爲毅將佐而深自結高祖高祖討毅先遣王鎮惡襲江陵脩之與諮議參軍任集之等並力戰高祖宥之時遣朱齡石伐蜀脩之固求行高祖慮脩之

至蜀必多所誅殘土人既與毛氏有嫌亦當以死自固故不許還都除黃門侍郎復為右衛將軍脩之不信鬼神所至必焚除房廟時蔣山廟中有佳牛好馬脩之並奪取之高祖討司馬休之以為諮議參軍冠軍將軍領南郡相高祖將伐羌先遣修之復於岐起田數千頃及至彭城又使營立府舍轉相國右司馬將軍如故時洛陽已平即本號為河南河內二郡太守行西州事戍洛陽修治城壘高祖既至案行善之賜衣服玩好當時計值二十萬先是劉敬宣女嫁高祖賜錢三百萬雜絲千匹時人並以為厚賜王鎮惡死脩之代為安西司馬將軍如故值桂陽公義真已發長安為佛佛虜所邀軍敗脩之與義真相失走將免矣始登一坂坂甚高峻右衛軍人叛走已上坂嘗為脩之所罰者以戟擲之傷額因墜坂遂為佛佛所禽佛佛死其子赫連昌為索虜托跋燾所獲脩之并

史作司

史作許

訪焉

沒初脩之在洛敬事嵩高山寇道士道士為燾所信敬營護之故得不死遷於平城脩之嘗為羊羹以薦虜尚書尚書以為絕味獻之於燾燾大喜以脩之為太官令稍被親寵遂為尚書光祿大夫南郡公太官令尚書如故其後朱脩之沒虜亦為燾所寵脩之相得甚歡脩之問南國當權者為誰朱脩之答云殷景仁脩之笑曰吾昔在南殷尚幼少我得歸罪之日便應巾韞到門邪經年不忍問家消息久之乃詭訪修之具答并云賢子元矯甚能自處為時人所稱脩之悲不得言直視良久乃長歎曰嗚呼自此亦不復反初荒人去來言脩之勸誘燾侵邊并教燾以中國禮制太祖甚疑責之脩之後得還具相申理上意乃釋脩之在虜中多畜妻妾男女甚多元嘉二十三年死於虜中時年七十二元矯歷宛陵江乘溧陽令傳弘之字仲度北地泥陽人傳氏舊屬靈州漢末郡境為虜所侵

尚書二字史作常字

訊

亦史作一反史作及

傳弘之

失土寄寓馮翊置泥陽富平二縣靈州廢不立故傅氏悉屬泥陽
晉武帝太康三年復立靈州縣傅氏悉屬靈州弘之高祖晉司徒
祗後封靈州公不欲封本縣故祗一門還復泥陽曾祖暢祕書丞
沒胡生子洪晉穆帝永和中胡亂得還洪生詔梁州刺史散騎常
侍詔生弘之少儻有大志爲本州主簿舉秀才不行桓玄將篡
新野人庾仄起兵於南陽襲雍州刺史馮該該走弘之時在江陵
與仄兒子彬謀殺荊州刺史桓石康以荊州刺史應仄彬從弟宏
知其謀以告石康石康收彬殺之繫弘之於獄桓玄以弘之非造
謀又白衣無兵衆原不罪義旗建輔國將軍道規以爲參軍寧遠
將軍魏興太守盧循作亂桓石綏自洛甲口自號荊州刺史徵陽
令王天恩自號梁州刺史襲西城時詔爲梁州遣弘之討石綏等
並斬之除太尉行參軍從征司馬休之署後部賊曹仍爲建威將

史作屬

軍順陽太守高祖北伐弘之與扶風太守沈田子等七軍自武關
入僞上洛太守缺脫奔走進據藍田招懷戎晉晉人龐斌之戴蒼
胡人康橫等各率部落歸化弘之素善騎乘高祖至長安弘之於
姚弘馳道內緩服戲馬或馳或驟往反二十里中甚有姿制羌胡
聚觀者數千人並驚惋歎息初上馬以馬鞭柄策挽致兩股內及
下馬柄孔猶存進爲桂陽公義真雍州治中從事史除西戎司馬
寧朔將軍略陽太守徐師高反叛弘之討平之高祖歸後佛佛爲
太子赫連瓌率衆三萬襲長安弘之又領步騎五千於池陽更破
之殺傷甚衆瓌又抄掠渭南弘之又於寡婦人渡破瓌獲賊三百
掠七千餘口又義真東歸佛佛傾國追躡於青泥大戰弘之身貫
甲冑氣冠三軍軍敗陷沒佛佛逼令降弘之不爲屈時天寒裸弘
之弘之叫罵見殺時年四十二

弘

大

史作及

史有六字

史臣曰三代之隆畿服有品東漸西被無遺遐荒及漢氏闢土通
譯四方風教淺深優劣已遠晉室播遷來宅揚越關朔遙阻隴汧
遐荒區甸分其內外山河判其表裏而羌戎雜合久絕聲教固宜
待以荒服羈縻而已也若其懷道畏威奉王受職則通以書軌班
以王規若負其阻遠屈疆邊垂則距險閉關禦其寇暴桓温一世
英人志移晉鼎自非兵屈西湖戰舳舫頭則光宅之運中季允集
高祖無周世累仁之基欲力征以君四海實須外積武功以收天
下人望止欲挂旆龍門折衝冀趙跨功桓氏取高昔人地未闢於
東晉威獨振於江南然後可以變國情慝民志撫歸運而膺寶策
豈不知秦川不足供養百二難以傳後哉至舉咸陽而棄之非失
筭也此四將藉歸衆難固之情已至於俱陷爲不幸矣

宋書卷四十八

列傳第八

終

二月十日覆勅
凡史有五異已悉

宋書卷四十八

西川中鳳圖
氏書同用

